

因果報應之理論與事實彙集

(第二冊)



# 目錄

肆、淫亂之因果報應：

- 一、帝紂荒淫兵敗自焚（感）—— 1
- 二、中國古代晉獻公的女禍（今）—— 2
- 三、貪財貪色同遭失敗（菩）—— 10
- 四、荒淫雖各別殺身卻相同（菩）—— 20
- 五、蒸母奪媳家破人亡（菩）—— 32
- 六、荒淫惡報難獲幸免（菩）—— 42
- 七、好色荒政自取滅亡（報）—— 52
- 八、屠戶淫婦邪行惡報（正）—— 57
- 九、荒淫昏蔽卒召勒死（報）—— 62

- 十、唐代皇后淫亂之果報（報）—— 67
- 十一、淫殺為樂罪惡貫盈畏罪自殺（報）—— 70
- 十二、晉孝武帝耽於酒色為寵妃張貴人所弑（史）—— 78
- 十三、皇后淫悍竟以亡國（報）—— 78
- 十四、昏淫好殺乃被其親子所弑（感）—— 80
- 十五、咸陽王荒淫貪財招賜死（正）—— 81
- 十六、淫亂失德為子所弑（感）—— 83
- 十七、以邪道奪人婢女宜不得其死（感）—— 85
- 十八、悖逆淫亂卒召滅族（感）—— 86
- 十九、南朝陳後主荒淫亡國（報）—— 87
- 二十、北齊高氏兄弟淫亂殘殺報應迅速（感）—— 90
- 二十一、隋朝楊堅以詐得國煬帝復恣意酒色國祚以亡（報）—— 92

- 二二、唐高祖以玩弄女色被脅迫而幸獲政權其後亦因女色而  
貽害（史）—— 95
- 二三、淫蕩成性卒被賜死（報）—— 97
- 二四、唐明皇溺愛荒政唐室漸衰（報）—— 102
- 二五、有賢妻之佐而成功惑於媚姬而失敗（報）—— 106
- 二六、惑於美色亦為美色所誤（報）—— 108
- 二七、淫亂被弑（報）—— 111
- 二八、敗德亂倫同斃沙漠（報）—— 114
- 二九、五代時南漢後主荒淫失國（報）—— 118
- 三十、淫念陰謀惡報（正）—— 119
- 三一、美色敗官守（色）—— 122
- 三二、溺於色慾及苟安多召身敗名裂（史）—— 128

- 三三、因色奪婦殺身（報）——129
- 三四、劫財劫色之惡報（報）——135
- 三五、張志成負心果報（報）——136
- 三六、淫僧獲痛懲（報）——139
- 三七、搶人妻殺其夫卒召正法（報）——144
- 三八、淫人之妻被刺慘死（報）——150
- 三九、狎妓受辱（夜）——155
- 四十、同命異祿之報應（如）——160
- 四一、粵劇名伶新馬祥所唱戒淫曲（報）——162
- 四二、因享齊人之福製造亂源（報）——164
- 四三、少年宿娼吃醋俱遭慘死（正）——168
- 四四、蕩婦情夫謀殺案終因情書獲罪（報）——172

## 伍、軍事上殘暴嗜殺之因果報應：

- 一、坑降卒遂召自殺（感）—— 175
- 二、坑降卒召失敗之原因（史）—— 176
- 三、坑殺俘虜功不封侯自慚無功引刀自刎（史）—— 177
- 四、貪功黷武卒召夷三族（感）—— 179
- 五、攻城誅及嬰孩他人亦殺其子嗣（感）—— 181
- 六、專造惡因而憚收惡果其殘忍可恨其愚可憐（感）—— 182
- 七、剋扣而貪財濫殺闔門受戮（感）—— 184
- 八、殺百萬人之黃巢不得其死（史）—— 185
- 九、五代濫刑之果報（趙）—— 189
- 十、殺降者必不令終（感）—— 193
- 十一、縱兵殃民子孫淪為乞丐（感）—— 194

- 十二、坑殺降卒後竟無子（感）——194
- 十三、恣情殺降卒召橫死（感）——196
- 十四、嗜殺受報惡果無窮（感）——198
- 十五、嗜殺者亡國亡身各有因果（感）——199
- 十六、錢文敏公殘殺報（報）——201
- 十七、肆意濫殺疽發背死（如）——202
- 十八、殘殺成性卒召橫死（報）——203
- 十九、清朝年羹堯殺降滅族之報（報）——206

## 肆、淫亂之因果報應：

### 一、帝紂荒淫兵敗自焚（感）

殷朝帝紂，資辨捷疾<sup>1</sup>，材力<sup>2</sup>過人，知<sup>3</sup>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，惟妲己<sup>4</sup>之言是聽，厚賦稅，以實「鹿臺」之錢，而盈「鉅橋」之粟，慢<sup>5</sup>於鬼神。以酒為池，懸肉為林，使男女僕<sup>6</sup>，相逐<sup>7</sup>其間。百姓怨望<sup>8</sup>，紂乃重辟刑<sup>9</sup>，有炮烙之法。比干強諫，怒剖其心，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。紂兵敗，走入「鹿臺」，衣<sup>10</sup>寶玉衣，赴火而死。武王斬紂頭，懸之白旗。

#### 【註解】

1 天資善辯且反應過人。辨，音義同「辯」  
2 材幹和力氣。材，才幹，或指身材。又  
3 疾，音義同「急」，迅速。  
參本書〈暴虐無道國破身亡〉。

3 知，音義同「智」，對應下文「言」字

，皆為名詞，作「足以」的主詞。

4 音達己。人名。姓己，字妲，得紂王寵愛，助紂為虐，周武王滅紂被殺。

5 輕慢、怠慢的慢。慢於鬼神，謂輕視鬼神，不信鬼神，不重祭祀。

6 裸，音義同「裸」。

7 追逐的逐。

8 怨望，同義複詞，怨恨，不滿。

9 辟音譬。辟刑，同義複詞，指刑法、刑罰。

10 走，逃走。衣音義，動詞，穿著（衣服）。

## 二、中國古代晉獻公的女禍（今）

在春秋時代（公元前七二二—四八一年），晉國能成為五霸之一，雖然是晉文公的努力，但是，晉國富強的基礎，卻是由他的父親晉獻公建立的。晉獻公是一代英主，但是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他的晚年，因女人問題而造成了悲劇——他的妻妾很雜，先以賈國國君之女為夫人，後又以庶母齊姜為妻，

再納戎妾，又納驪（音離）戎之女為妻，晉宮的悲劇，就因驪姬而發生，人們稱之為晉獻公的女禍。其詳細情形，略敘如下：

（一）驪姬姊妹得寵：晉獻公倮諸<sup>1</sup>，於公元前六七年嗣位為晉君，他是使晉國走上強盛之路的一位君主，在嗣位之後，首先敕平了晉國內部的叛亂勢力，使國家統一，然後定都絳邑，與民生息<sup>2</sup>，漸漸地翦除國內群公子的獨立勢力，使晉國全境，由一個中央政府統治，之後，他對外用兵，滅了一些小國家如耿（今山西河津）、霍（山西霍縣）、魏（山西芮城）；這三個小國歸併之後，晉國勢力更大了，進而攻下狄人的稷桑（山西垣曲）。接著，滅了虞（音魚）國和虢（音國）國——假途滅虢的故事，就是晉獻公時代所發生的。<sup>3</sup>

後來，晉獻公出征驪戎，在獲勝之後，收納了驪戎之君的二女為妾。據說，她們姊妹都很美麗，也都獲得晉獻公的寵愛——其時，晉獻公已經年老，雄心壯志消磨，在宮中與驪戎二女飲宴為最大樂事。

她們是能善侍獻公而獲得歡心的，史書上稱姊妹為驪姬，後來立為晉國的君夫人。她們通曉音律、舞蹈；亦以此娛樂晉獻公。在後宮中，她們逐漸地成為主體了。

她們各生了一個兒子，姊妹的兒子名奚齊，妹妹的兒子名叫卓子。晉獻公原長子名申生，齊妾所生；另外兩個兒子名夷吾、重耳，是兩名戎妾所生。

(二) 奪取嗣位：晉獻公老了，驪姬想到自己的未來，便圖謀著自己所生的兒子得以為太子。她利用自己專寵的地位，

勾結了晉獻公的兩名寵臣梁五、東關五，陰謀殺害申生。

一次，驪姬命申生去祭亡母之墓。申生去了，回來時，將祭肉呈獻給君父。其時，晉獻公正出獵，驪姬留著祭肉，悄悄地放入毒藥，等到獻公出獵回來，進食祭肉，驪姬請他先行試驗，發現肉中有毒。於是，驪姬誣攀<sup>4</sup>申生有意要謀弑父親，並且用言詞激怒獻公。

晉獻公並未深思事件的真相，他寵愛驪姬，相信驪姬的話，便把太子申生逼死。驪姬完成奪取嗣位的第一步，接著，再向獻公進言，力稱夷吾與重耳兩人，與申生同謀弑父，現在申生已死，這兩人必會繼續行動。晉獻公又聽信了她的話，派人去殺這兩位公子，夷吾和重耳先得了訊息，就逃走了。歷史上著名的重耳之亡<sup>5</sup>，就是指這件事；重耳，就是後來使晉國稱霸

的晉文公。

於是，驪姬的計劃完成了，她再把其他幾位本已無勢力的公子驅逐，這樣，奚齊就自然而然地被立為晉國的太子，晉獻公並以名臣荀息為太子傅，輔佐奚齊。

(三) 喪次<sup>6</sup>生變：這一項大變動，晉國的貴族們多數不服，但是晉獻公是一位有權力的君主，貴族們雖然不服，卻不敢生事。何況，驪姬也聯絡了一些外臣，自為一黨，聲勢亦自不小，貴族們即使要反抗，力量也不及。因此，奚齊為太子之後，晉國在表面上尚稱平靜。

可是，晉獻公病故了，奚齊在喪次嗣位為晉國的國君；而晉國貴族們，由大夫里克等率領，在喪次發動突襲，將新君奚齊殺死。荀息也是晉國有勢力的貴族，但是，變起突然，他無

法保護新君，不過，他還是竭盡自己的職責，混亂中，再立驪姬之妹所生的兒子卓子為君。卓子年稚，這樣，政權仍然操縱在驪姬之手。

可是，里克等一夥人不甘心，他們弑奚齊的目的，就是要剷除驪姬一系的勢力，自然不能容卓子繼位為君。因此，又一次混亂在故君喪事未了時展開。

他們把第二位新君弑了，荀息已經有防備，他以私人的武裝（家甲）和里克他們作戰，結果，荀息失敗，他本人也隨著他的兩位幼君於地下。驪姬的計劃，非但沒有成功，徒然使兩個兒子死於非命，而且，也使她們自己慘死。

四 國君被俘：晉國陷於無君主的混亂狀態中，逃亡在外的公子夷吾，其時在梁國，他看到國內的形勢，有機可乘，便

派人去秦國求助，請秦穆公助自己復國，並且預約，於事成之後割晉國河<sup>7</sup>外之地給秦國，作為酬勞。

於是秦穆公允承<sup>8</sup>了，聯合齊國，並且用周王室之命，派了兵車送夷吾返晉為君。這便是晉惠公。

晉惠公返國之後，利用秦國的兵力，先殺里克等人，加上他們以弑君的罪名，實際上，是由於里克領這夥人勢力大，不易控制，因此，要將他們剪除。

之後，晉惠公又賴<sup>9</sup>掉了給秦國的酬報，同時，晉國荒年時，秦國借米給晉國，到了秦國遇荒年，晉惠公却不肯借糧；這樣，激怒了秦人，秦穆公派兵伐晉，晉惠公親自出師抵抗，在韓原（今山西河津與萬泉之間）一戰，晉軍大敗，晉惠公被秦國俘虜去了。

晉惠公的姊姊，是秦穆公的夫人，她聞知弟弟被俘，便在居處滿置柴薪，引火待發，以死來要脅丈夫釋放晉惠公，秦穆公終於允承了。於取得晉國的割地之後，把惠公放回。可是，經過這些變亂，晉國的國勢就衰落下去，後傳至文公重耳中興，為諸侯盟主。

【註解】

- 1 俛諸，音鬼豬，晉獻公名諱；「獻公」是他的廟號。
- 2 生息，生殖蕃息，積蓄發展。生息，同義複詞。息，生長，繁衍。
- 3 假，借。其事可詳本書〈貪財貪色同遭失敗〉。
- 4 誣攀，誣賴攀附，招供的時候憑空牽扯別人。栽贓，嫁禍，誣告。
- 5 亡，逃亡、流亡的亡。
- 6 次，席次、客次、舟次的次，指停駐之地。喪次，即治喪停放靈柩之地。
- 7 河，黃河。古時單用「河」字指名者，均專指黃河，以其在中原境內最巨也。
- 8 允承，應允、承諾，答應。
- 9 賴，耍賴，不認帳。

### 三、貪財貪色同遭失敗（菩）

虢、虞二公，都是姬姓的公爵國家，同為皇室的苗裔；兩國的國土毗鄰，一向結為兄弟之邦，關係密切得好像唇齒相依；到了虢公醜，他的個性喜歡女色，更愛窮兵黷武；這時的虞公個性愚昧，又喜歡寶貝；兩國都和晉國為鄰，晉獻公也是一個戰爭販子；因此虢、晉兩國常常在南鄙（晉邑）和北鄙（虢邑）一帶發生軍事衝突，晉獻公就想滅掉虢國以去後患；於是就向大夫荀息說：「我想把虢國消滅，息止南鄙的邊患，賢卿，你看怎樣？」荀息說：「我們可用美人計來做滲透政策；等他耽溺在聲色的陷坑裏，就必疏遠大臣，失掉民心；那時再以重金勾結犬戎，使他侵擾虢國邊境，等他兩國起了戰爭相持不下的當兒，我們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爭，一鼓可下虢京上

陽（今河南陝縣東南），這樣必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」獻公大喜說：「賢卿的謀略戰，真是妙得很啊！但不知這個美色滲透政策怎樣輸送到敵國裏面呢？」荀息說：「虢公剛愎好勝，我以鄙詞阿諛要求訂立互不侵犯條約，並贈送『睦鄰歌舞團』敦睦邦交，希望兩國永修舊好，不再有邊疆的爭執；我想虢公一定會接受的。」獻公一聽連稱讚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於是就以重金選拔國內妙齡少女，施以歌舞訓練，不久的工夫，個個能歌善舞，因此就把這「睦鄰歌舞團」組織起來，遣使獻給虢公，並說明來意。虢公一看這美女如雲的歌舞團，稱讚不已！於是就厚賞歌女，並設宴款待來使，訂立兩國互不侵犯條約，永不再有邊疆的爭執。晉使去後，大夫舟之僑諫道：「這是晉國的美人計，也可說是糖衣毒藥丸，主公怎麼不加考慮，就這

樣吞下去呢？」虢公說：「寡人是皇室的宗親，上爵的國家，又和虞國是兄弟之邦，攻守相助，天下的諸侯誰奈我何？晉國的確是怕我，所以才贈送『睦鄰歌舞團』，仰求修好；這也是寡人修來的艷福，怎麼可以不享受呢？」讀者諸君！你別看他的名字叫醜，他的艷福可真不醜呀！從此虢公醜天天耽溺在聲色裏面，一切的內政外交都鬆弛啦！這時舟之僑又諫諍他，他卻面紅耳赤大發脾氣說：「現在國外無事，國內平安，還有什麼事情呢？國家在太平的時候，你們做臣子的不能籌備歌舞俱樂部君臣聯歡，寡人自己的威德感召，不要籌辦經費，鄰國贈送的東西，你們要囉囉嗦嗦的教訓我嗎？不要多費唇舌，趕快帶兵去把守下陽關。」舟之僑不敢再諫，就領兵到下陽關去了。這時晉國感覺機會成熟了，就以重金買通了犬戎，戎兵果然就

進犯虢國的邊境，虢公就親率大兵拒守，起初勝敗不分，雙方都起全國之兵，在桑田那地方相持不下。晉獻公問荀息說：「現在我們可以出兵伐虢了吧？」荀息說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因為虞、虢兩國還沒脫離關係，我們當設法使它兩國分離，然後再各個擊破。」獻公說：「當用什麼計策呢？」荀息說：「虞公最貪愛的就是珠寶一類的東西，我們可用珠寶賄賂虞公，使它和虢國脫離關係；然後由虞假道<sup>1</sup>伐虢，滅虢後回兵伐虞，這樣我們就可以一箭雙鵰。」獻公說：「我和虢國初訂新約，出師無名，虞國怎能相信呢？」荀息說：「我們可以派遣地下工作人員潛赴北鄙，煽動當地的老百姓天天鬧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潮，這樣邊疆有了軍事上的衝突，我們以此做口實，就向虞國假道進兵。」獻公現得意的微笑說：「賢卿的神機妙計，真

是鬼神難測。」於是就派遣一些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，潛赴北鄙，唆使人民向南鄙進襲，雙方的邊疆大吏互相責難。這樣兩國邊防上又起了衝突，獻公說：「現在我們出師有名了！當用什麼東西賄賂虞國呢？」荀息說：「虞公的個性雖貪，可是非有上品的珍寶，是不能打動他的心坎；以臣判斷非有兩種東西不能達到目的，主公您能捨得嗎？」獻公說：「賢卿！你先說說看，是用那兩種東西？」荀息說：「虞公最愛良馬和璧玉，主公不是有屈（今山西石樓縣）地所產的良馬和垂棘所出之良璧嗎？請用這兩種東西做代價，必可達到目的。」獻公說：「這兩樣東西是我國內稀有的寶貝！寡人實難割捨。」荀息說：「主公錯了！我們不過用這兩種東西做媒介向虞國假道就是了，您想它們兩國是唇齒相依的，虢亡則虞國還能單獨的存

在嗎？那時他的國運存亡尚且掌握在我們手裡，璧玉良馬他又  
能單獨的保留嗎？這不過借給他看看玩玩就是了。」大夫里克  
說：「虞有兩個賢臣。一個叫做宮之奇，一個叫做百里奚；這  
兩人料事如神，虞公是不成問題，他們兩人是瞞不過的，彼若  
諫阻，我將怎樣呢？」荀息說：「虞公的個性愚昧不達事理，  
慳貪不明是非；並且剛愎自用，雖有賢臣也不能用；百里奚早  
就同床異夢，必不進諫；宮之奇個性懦弱不敢強諫，雖諫也必  
不從。」獻公聽說<sup>2</sup>心花怒放，就將璧玉和良馬交給荀息，派  
遣他出使虞國進獻璧、馬，假道伐虢。

荀息到了虞國，虞公聽說晉國前來假道伐虢，就怒氣沖沖  
的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虞、虢是兄弟之國，一向是攻守同盟，  
豈能假道外邦，豆萁相煎<sup>3</sup>呢？」正在這時，晉使荀息，先獻

上璧玉和良馬；虞公一見不覺就回瞋作喜，手弄玉璧眼看寶馬，面現笑容問荀息道：「這兩件東西，是天下馳名的寶物，為什麼要惠賜給寡人呢？」荀息說：「寡君仰慕君的賢能，畏懼貴國的強盛，雖然國有稀世之寶，也不敢自私，特遣臣奉獻給君以供珍玩。」虞公說：「雖然這樣說，貴國將有求於寡人嗎？」荀息說：「往年冀國侵略虞國的時候，從顛軫（軫音玲，今山西平陸縣東北）那裏打進虞國的邊境，攻打邯鄲（邯音貝，亦在平陸縣境）的三門；幸君英武，領導有方，全國人民奮起抗戰，到底<sup>4</sup>將敵人打回去，收復失地，這就是君您有報復的力量，手能雪恥救國。」荀息這頂高帽子給他戴上，虞公喜得笑逐顏開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荀息又道：「現在虢國無道，屢次侵我南鄙；寡君為息事寧人計，特送『睦鄰

歌舞團』遣使求和，不料言猶在耳，彼又食言，邊境衝突又起；寡君固知虞、虢兩國是兄弟之邦，又知君的性格素以正義為念，必要時，卻能有大義滅親的氣概！敢請假道貴國，入虢問罪。」虞公大悅說：「貴君真是我的知己，寡人的確是如此。」荀息又進一步說：「倘若攻破虢國的話，則一切的鹵獲<sup>5</sup>，完全報答貴國假道之恩，敝國只求邊疆無事就可以了。」虞公很痛快的說：「好的！好的！一切都不成問題。」正在這時，宮之奇頻頻示給眼色，虞公好像沒有看見一樣。退朝後，宮之奇進諫說：「虞、虢兩國，互為表裡，虢亡虞亦不保，主公怎可允許假道，引狼入室呢？」虞公說：「晉是我同姓的國家，不會害我啊！」宮之奇說：「晉獻是桓叔的曾孫、莊伯的孫子，獻公尚滅其族；主公比較桓、莊，誰為親疏呢？」虞公說：「我

祭祀神明，有豐富的祭品、莊嚴的祭壇，這樣神必佑我，不會受害的。」宮之奇說：「語云：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』豈可不盡人事、專媚鬼神以求趨福避禍呢？」虞公說：「那麼人家不惜以天下馳名的寶物，贈給我們，難道我們連尺寸的途徑都不給人家假道嗎？」<sup>6</sup>同時，虞公設宴招待晉國君臣，席散的時候，獻公約虞公郊外遊獵。虞公想誇耀他的堅甲利兵，就將全城的兵甲隨兩個國君出城，這時虞京空虛，不多一會兒，晉兵一哄而入，沒流一滴血，就把虞京拿下。虞公聽說，惶忙趕到城邊，城上亂箭射下，進退無路的時候，想起宮之奇來了，就長嘆一聲說道：「天呀！吾悔不聽宮之奇的諫諍啊！」正在這時，獻公趕到，手拍虞公的肩膀笑著說：「請您不要驚惶，寡人此來特取璧玉良馬，並謝謝您的保管。」話未說完，荀息

一手持璧，一手牽馬，對獻公說：「現在已經完成使命。今請原璧歸府，原馬歸廄。」獻公大悅！就擄虞公歸國，想殺掉他。荀息說：「這是個駮<sup>7</sup>豎子啊！還能有什麼作用呢？留他一條活命吧！」以後就把他做秦穆姬陪嫁的奴僕，亦云慘矣。

【註解】

1 假，借；假道，借路，借過。

2 聽說，聽荀息這麼一說。

3 苺音其，豆莖。豆苺相煎指燃燒豆莖來

煎煮豆子。語本三國魏·曹植〈七步〉

詩：「煮豆持作羹，漉豉以為汁。苺在

釜下然，豆在釜中泣，本自同根生，相

煎何太急。」比喻骨肉相殘，兄弟鬥爭。

4 到底，終究，終於，終是。

5 鹵獲，音義同「擄獲」。

6 次此處似有遺漏的段落，使上下文義懸

隔不密。

7 駮，音捱，呆也。

#### 四、荒淫雖各別殺身卻相同（菩）

齊襄公，是齊僖公的兒子，叫做諸兒。僖公並生了兩個女兒，長女叫做宣姜，次女叫做文姜；兩個女兒長得花容月貌，嬌娜多姿；諸兒也是粉面大耳，唇紅齒白，不愧為當代的美男子。諸兒和文姜雖然同父，卻是異母；諸兒長於文姜兩歲，兒童時代，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。可是到了年齡成熟，一個身材魁偉，一個如花似玉；這一對忽視倫常的兒女，情竇初開，就眉目傳情，接著就是閨巷穢褻<sup>1</sup>，並肩攜手，儼若夫婦。以後文姜適魯桓公，在臨嫁的前夕，兩人互相以詩致意，戀戀不捨。僖公薨，諸兒即位，號齊襄公，遂遣使到周朝求婚，周王當即允許，並下詔使魯侯主婚；因為王姬下嫁諸侯，魯侯必須親到齊國主持婚禮。這時襄公又想起他那骨肉同源的情人，正

好藉這機會邀請魯侯夫婦同來，可與文姜久別重會，文姜當然也有這個感想，她見齊使來迎，就以歸寧做藉口，要求與桓公同行。桓公溺愛文姜，那敢不從！如是桓公夫婦就同車赴齊。車到灤水（今山東歷城縣西北）這時襄公早到，國賓貴戚，自當殷勤招待一番。先設大宴於行宮招待魯侯夫婦，然後設私宴於內宮，和文姜懽<sup>2</sup>敘舊情，酒至半酣，兩人久別重會，目光相覷，於是乾柴烈火，一觸即燃。這時酒慾相資，好像風助火勢，火仗風威，直到次晨日上三竿，尚未下榻<sup>3</sup>，人倫道德燒了個一塌糊塗，也可以說打破以往的新紀錄。這時的魯桓公在行邸獨伴孤燈，冷冷清清等了一夜，無人照顧，情知不妙，恨不得一步跨進齊宮看個究竟。正在這時，侍者報道：「啊！國母出來了！」文姜一見桓公，就神態忸怩<sup>4</sup>，面帶羞容。桓公

反覆詰問，文姜心愧，末了被桓公一口道破隱情！文姜含糊抵賴，哭哭啼啼。這般光景，卻被襄公的倖臣<sup>5</sup>石之紛如聽到了，馬上如此這般的報給襄公，襄公大驚。不多一會兒，桓公來辭，襄公情知不妙，就婉言勸請桓公少<sup>6</sup>留一夜，到牛山一遊，以作餞別。桓公不從，齊遣侍者連逼數次，桓公無奈，只得勉強應允，就吩咐御者駕車從襄公出郊。襄公邊行邊想：一來捨不得文姜回去，二來又怕桓公惱恨成仇，乾脆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於是密囑公子彭生，以待席散的時候，送魯侯回邸，乘其酒醉，在車中加害。彭生為了表示忠於襄公，也就欣然領命。這天晚上牛山大宴賓客，襄公殷勤招待，桓公醋火未息，鬱鬱不樂，不覺就酩酊大醉，臨別的時候不能成禮。襄公叫道：「彭生！魯侯酒醉，需有人服侍，你可送他回邸安歇。」彭生說：

「是！」車到中途，桓公已經熟睡如泥，彭生就挺臂以拉其脅<sup>7</sup>，彭生力大，臂力如鐵，手無搏雞之力的魯桓公，怎能經得起這一考驗？桓公被拉，哎喲一聲，脅骨都被折斷了，登時氣絕身死。彭生叫道：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魯侯因酒醉暴斃了！快快驅車進城，報告主公。」這時襄公見已達目的，就佯為哭泣，厚殮桓公。桓公的隨員回到魯國，報告桓公車中被害的前因後果。公子慶父，聽說父喪，就攘臂大呼叫道：「齊國這樣的亂倫無禮，尚且禍延先君，願給我兵車三百乘，伐齊問罪。」大夫施伯嘆息著說：「我乃是禮義之邦，這種曖昧的事情，怎可聞於鄰國呢？何況齊強魯弱，伐它不能取勝，更是分外出醜，我看不如暫且忍耐，遣使赴齊，追究車中原委，並請殺彭生以正罪，齊國必從。」諸大夫齊聲讚曰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

於是魯乃修國書，遣使赴齊請求追究車中事件，並要求以彭生正罪。襄公覽罷，馬上遣使召彭生入朝，彭生以為殺魯侯有功，此番召入，可能是論功行賞，就昂首挺胸濶步而入。不料襄公一見，在魯使面前就厲聲罵道：「你這混蛋的東西，寡人因為魯侯酒醉，吩咐你隨車照顧，你為什麼不小心從事，使魯侯車中暴斃，這樣的不忠君命，理當處死。」喝令武士推出斬之，彭生見狀大叫說：「你兄妹戀姦情熱而殺魯侯，我一時糊塗，做了你亂倫的工具；今卻委罪於我，我死後有知當為鬼來取你命。」彭生臨死道破襄公的隱情，總算他還有點天良。當時襄公面紅耳赤，無地自容，左右都笑在心裡，苦在面上，不敢暴露聲色。於是襄公就遣使送魯侯靈柩回國，並覆魯書略稱：「已將彭生正罪」。這時文姜卻仍留齊不歸，名雖寡而實不寡。

且說襄公自擊敗王師子突之兵，放逐了衛國黔牟之後，又恐周王興兵來討，就派遣大夫連稱為將，管至父為副將，駐紮葵邱（今山東臨淄縣西），阻遏西南之路。二將臨行的時候，請問襄公換防的期限；那時襄公正在食瓜，就隨口答應他說：「明年瓜熟的時候。」於是連、管二將就領命前往，不覺就是  
一年光景。有一天戍卒進瓜嚐新，二將忽然想起瓜熟之約，遂遣心腹回國打聽消息，使者回報說：「王姬已經死了，主公正在穀城（今山東東阿縣東北）與文姜淫樂，聽說一個多月沒有回朝。」連稱一聽大罵道：「王姬歿後，我妹當為繼室，無道昏君，敗壞倫常，不知羞恥，我誓殺之！」管至父說：「瓜期換防，是主公親自許可的，恐怕他是忘了，我們不如遣使回朝，請求換防，請求不准，士兵必怨，到那時候，才是可用的機

會。」連稱連連點頭說道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於是遣使回朝獻瓜，襄公見瓜大喜，一會兒瓜吃完了，連連稱讚道：「這瓜名不虛傳，很好！很好！」使者一見，「瓜」是吃了，這「瓜期」的諾言，卻如石沉大海，不見動靜；於是就委曲婉轉提起瓜期之約。襄公一聽，無明火起，吹鬍子瞪眼厲聲罵道：「混蛋！一切軍政措施出自寡人，你們做臣子的只有服從命令，怎敢向我請求？再等瓜熟一期好了！」使者回去，就如此這般的報告連稱，二將聽了，都恨恨不平，於是就商量舉事計劃。管至父說：「主公性喜用兵，又好畋獵，最好是伺其用兵或畋獵的當兒！那時如虎離山，才容易被我們制服；但是朝中必須有人為我們做情報工作，才能不失機會。」連稱說：「我妹在宮中久已失寵，時懷幽怨；我今遣使與她聯絡，若能得她在宮中做

我們的情報工作，必不誤事。」於是他就遣人和連妃勾結；這時連妃正在妒火中燒的時候，有夫若無夫，一年到頭受活寡，就欣然從命。是年十月下旬，襄公預備到姑棼（音焚，今山果博興縣）貝邱山打獵，就預告徒人費，準備車輛，定於十一月初旬，到那裡去遊獵。連妃得到這消息，就馬上派人報給連稱。連、管二將獲得情報，計劃停當。就下令往貝邱山移防。兵士久居在外，個個歡喜。卻說襄公車馬預備停當，就於十一月一日出發；隨從人員，只有石之紛如、徒人費，和孟陽等一班。先到姑棼，在原有的離宮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早餐完了，就往貝邱山進發。一路上都是深山叢林，襄公駐車高埠，傳令放火燒山，然後縱放鷹犬，令隨從人員合圍校射<sup>10</sup>。不多一會兒，風助火勢，烈焰熊熊，林中禽獸四面奔馳；忽有大豬一隻，從

火光中奔出，直到襄公車前，那時眾人都去馳射狐兔，惟有孟陽一人伴隨襄公。襄公說：「孟陽！你為我射此豕。」孟陽瞪目一看，大驚失色說：「打鬼！打鬼！這不是豬，乃是公子彭生啊！」襄公驚懼之下大怒說：「彭生怎敢犯我？」遂奪孟陽之箭，親自射之，連發三箭都不能中。這時那大豬直立起來，雙拱前蹄，如人步行一般，對著襄公目光直射，放聲大號，哀慘難聞，做索命狀！嚇得襄公毛骨悚然，暈倒車下，跌傷左腳，脫落絲文履<sup>11</sup>一隻，那大豕銜之而去，倏忽之間就不見了！如是徒人費等，扶起襄公臥於車中，就傳令罷獵，返回姑棼離宮休息。到了晚間二更的時分，襄公心神不安，精神恍惚，左腳疼痛難忍。對孟陽說：「你可扶我活動幾步」，這時才發現丟了一隻絲文履，就問徒人費，費說：「當主公暈倒車下的當兒，

就被那隻大豕銜去了。」襄公疑忌這話，就怒罵說：「奴才！爾為我的隨從，不為我照顧衣履，要你做什麼？」自執皮鞭，喝令：「跪下！」痛鞭費背，直至血流滿地才住了手。費被鞭後，就含淚外出，當面撞見連稱正在探聽動靜，一把揪住徒人費問道：「無道的昏君那裡去了？」費說：「在寢室」。連稱舉刀就要殺費，費說：「不要殺我，我當做你們的先導啊！」連稱不信，費乃脫衣示之，並敘被鞭之事；連稱即信其說：「放他進去，好做內應。」費剛入門，即遇石之紛如，備說連稱叛變之事，於是兩人慌忙走進寢室告知襄公。襄公一聽，驚惶失措，費說：「這事急不容緩，不能再猶豫了，今可使一人偽裝主公，臥於寢室，主公潛伏戶外，夜間倉卒或可避免。」孟陽說：「臣受恩寵，願以此身報效主公」，於是孟陽臥於床

上，以面向裡，襄公即解錦袍披其身上，自己伏身戶外。費令石之紛如拒守中門，自己提刀詐為迎敵，欲刺連稱，卻被連稱一劍劈死。這時石之紛如獨戰連稱不能抵擋，亦被殺死。連稱直入寢室，見床上臥一人，身披錦袍，連稱手刀落，轂轆<sup>12</sup>一聲，頭離枕邊。連稱舉起火把，定睛一看，頭在床上亂蹦，切齒作聲，嘴巴上卻沒有鬍子。隨口說道：「喔！原來不是那個昏君啊！」於是就遍搜房中，發現戶欄下面有絲文履一隻，乃知戶外藏躲有人。推開後門一看，正是諸兒！平日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，堂堂的國君，這時連驚帶怕，縮成一團，蹲在牆角。那一隻絲文履，仍在腳上，連稱所發現的乃是被大豕銜去的那一隻，特為連稱做線索呢！連稱把他一把抓出，好像一個燒雞一般，厲聲罵道：「無道的昏君！你的威風那裡去了？你成年

累月的窮兵黷武，這是不仁；違背先君的遺命，就是不孝；你兄妹戀姦，敗壞倫常，就是無禮；瓜期失約，就是無信；你把四德都丟光了，怎麼能做國家的元首！我現在要為全國人民除害，為魯桓公報仇。」說罷，就手起刀落，連肩帶腦，劈下一塊，接連又是幾刀把屍體分成數段。<sup>13</sup>

【註解】

- 1 閭巷穢褻，音驢象慧謝。閭巷，指民間社會的下層或邊緣。穢褻，汗穢猥褻之事。此謂其不顧貴族君王形象，行小人猥鄙之事。
- 2 懂，音義同「歡」。
- 3 下榻，此謂下床，起床。榻音踏，床榻。
- 4 忸怩，音扭泥，慚愧難為情的樣子。
- 5 倖臣，音幸臣，為君王寵愛親信的臣子。
- 6 少，讀如「多少」的少，即「少頃」的少，稍微。
- 7 脅音協，胸部兩側，由腋下至肋骨盡處的部位。亦指肋骨。
- 8 畋獵，音田裂，打獵。主要用在君王率眾去圍獵禽獸。
- 9 停當，音婷盪，就緒，妥當。
- 10 校射，音較設，射獵，獵殺。較，音義同「較」，有較量、競技的意思。

11 絲文履，用絲製成有花紋鞋子。

12 鞞鞞，音ㄍㄨㄞˋㄨㄞˋㄩㄞˋㄩㄞˋ，狀聲詞，也形容迅速的樣子。

13 此則故事亦略見《東周列國志》第十三、十四回。

## 五、蒸母奪媳家破人亡（菩）

衛宣公，他的名字叫做晉，是衛莊公的兒子。當他做公子的時候，就和他的庶母夷姜勾搭成姦<sup>1</sup>，生了個兒子叫做伋（音及）子；礙於名分上的關係，不能公開，就把伋子寄養在民間。到了他即位以後，他的元妃邢氏失寵，就和夷姜由祕密轉到公開，成了正式的夫婦，於是就把伋子立為世子。不幾年的工夫，伋子已經長大成人了，就聘齊僖公的女兒宣姜做世子妃。使者回國，聽說宣姜長得眉清目秀，是一個絕世佳人，宣公一

聽就起了非非之想。這時夷姜已經徐娘半老，不像往年那樣的嬌艷可愛，就轉回頭來在他未婚的兒媳婦身上打主意。於是就先打發伋子出使宋國，避卻他的耳目。然後在淇河的上面建築一所豪華的宮室，叫做「新臺」，使公子洩到齊國去迎娶宣姜，直接娶到新臺納為小星<sup>2</sup>。伋子從宋國回來，到新臺去回復使命，宣公就吩咐伋子以庶母的禮節謁見宣姜；伋子天性純孝，沒有一點怨尤的心情。宣公金屋藏嬌，新臺一住就是三年；小星連生兩個兒子，一個叫壽，一個做朔。宣公偏愛宣姜母子，早把夷姜撇在一邊不加理會，把往年愛憐伋子的心情，也全部轉移到壽和朔的身上，反把伋子看成眼中釘一樣。惟有公子壽還算不錯，也許他和伋子宿有善緣，他倆愛如一母同胞，時常在他爸媽跟前委曲婉轉的協調伋子和他爸媽的感情。可是那公

子朔就不是這樣了，你看他年紀雖小，卻生就一副壞心肝，說話做事陰險毒辣得很，仗著他母親得寵，就私自畜養<sup>3</sup>。一些太保做刺客。他不惟憎恨伋子，就是連他的胞兄壽子也好像贅疣一般，一心除掉，只是早晚的問題。於是他就時常在他爸媽跟前火上加油說伋子的壞話。有一天，是伋子的生日，壽子設宴為伋子慶賀，朔也列席作陪；席間壽子和伋子兩人談話非常投機，有道是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」朔這小傢伙，一看插不上嘴，就妬火中燒，說他感冒先行辭別，一回到他媽的眼前，流著眼淚扯了個謊，說道：「孩兒好意和我哥哥給伋子賀壽，想不到他以酒遮臉，把我叫做兒子，孩兒心中不服，說了他幾句，他說：『你媽原是我的老婆，你就應當叫我爸爸。』孩兒再要開口爭辯時，他就站起來說：『他媽的！

不服氣揍你這小雜種。」幸虧我哥哥把他拉住，孩兒這才逃席回來。媽！望您告訴爸爸給孩兒作主呀！」宣姜就信以為真。不多一會兒，宣公回來，宣姜兩眼含淚，宣公問道：「愛卿，妳有什麼委曲的事呀！」這時宣姜一頭碰在宣公的懷裡嗚嗚的哭起來了。宣公撫摩著她的秀髮安慰她說：「妳有天大的事，寡人都可替妳作主；妳何必這樣的傷心呢？」宣姜這才拿手帕擦擦眼淚，如此這般的告訴出來；另外又加油添醋的說道：「他還要玷污我呀！他對朔子說：『我的母親夷姜，原是爸爸的庶母，他不是照樣的收下做妻子嗎？何況你媽原是我的老婆，不要臉的老東西，給我霸佔去了，少不得和衛國的江山一同還給我，你老早就叫我爸爸還有什麼虧吃？』您聽這簡直不成話啦！」宣公聽說，氣沖牛斗，急喚壽子來問，壽子答道：

「沒有這回事。」宣公知道伋子和壽子是很要好的，又因為自己的良心有虧，就半信半疑的好像白天見鬼，於是就吩咐侍者傳諭夷姜，責備她不好好的管教她的兒子。夷姜這時怨氣填胸沒處申訴，就投繯<sup>4</sup>自殺了。伋子懷念他的媽媽，又怕他父親責怪他，只得暗中流淚。朔和宣姜又對宣公道：「伋子因為他媽媽自殺了，常常說要給他媽報仇。」本來伋子是很賢孝的，明眼人看來，誰都不會相信這些鬼話；可是宣公心懷鬼胎，鬼眼看到的都是鬼事，再加上枕邊讒語，甜蜜蜜，苦辣辣，日夜攛掇<sup>5</sup>，定要宣公殺死伋子，去掉後患。這樣宣公也就接受了他們的意見，只是沒有藉口的地方，不能下手，又沒機會可以暗殺。恰好齊國遣使約衛出兵伐紀，宣公就和朔商量說：「朔！現在齊國約我們出兵伐紀，在原則上我已經答應了，只

是出兵日期尚未確定；你看我們怎樣藉機會把世子伋除掉？」朔沈思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爸！有了，我們可以打發伋去齊國訂定出師的日期，臨行的時候，給他白旄做標記，我再派遣我的十虎弟兄埋伏在莘野<sup>6</sup>的要路，看見白旄就出來殺掉他算了。爸！這事不用您老人家操心，完全由我來作好了。」於是就吩咐他私蓄的太保，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，這些太保就領命而去。不料這消息被壽子知道了，就急忙告訴伋說：「哥哥，不好了！朔和爸爸定的計策如此這般，你趕快逃命吧！」伋說：「唉！我逃到那裡去呢？我若是亡命國外，聲明父親殺我的罪名，就是不孝；不然的話，又沒理由可說。違背君父的命令就是不忠不孝。唉！不管父親是怎樣啦！我們做兒子的，就盡我們的孝道好了。」壽見伋子天性仁慈，更加感動，

心中想道：「這都是自己的媽媽和弟弟撥弄的是非，怎能對得起忠孝善良的哥哥，不如我去替他一死，一來可以救出哥哥，做將來勤政愛民的國君，二來可以感悟爸媽回心轉意；我雖然死了，也可以落一個忠孝兩全的美名。」主意打定了，就另外預備一艘船隻，假借給伋子送行的名義，和伋子的船隻揚帆並行；船離碼頭，壽子吩咐侍者攜帶美酒佳肴，躍登伋子的船隻，斟滿了金盞，兩手捧送伋子；沒等說出話來，壽子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落在杯裏，伋子連忙接過；壽子說：「這酒已經汙了，另換一杯好了。」伋子說：「美酒千樽，不若我弟眼淚一滴。」說罷，就舉杯一飲而盡；壽子揮淚說道：「今天是我兄弟永別的酒了，哥哥看在小弟面上多飲幾杯吧！」伋子說：「壽弟，你是我唯一的知心人呀！我雖死了也沒有怨望，望你

善侍爸媽，諫諍他勤政愛民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安心瞑目了。」壽子說道：「這些不要哥哥掛心，來！再乾一杯吧！」這時伋子不覺酩酊大醉。壽子對隨從人員說：「世子喝醉了，君命是不可違背的，我當替他一行。」吩咐伋子的隨從說：「你們好好照顧世子」，袖中拿出一封密簡，交給他們說道：「世子醒後呈給他看。」說罷，馬上就把白旄取到手裏，插在自己的船頭，順風揚帆，疾馳而去。將到莘野的時候，那些埋伏的刺客，望見白旄，呼嘯一聲，一哄而出。公子壽大聲喝道：「我是衛侯長子，奉命使齊，你們是什麼人？敢來劫我？」眾賊齊聲說道：「我們是奉衛侯的密令，特來取你頭顱。」說罷，挺刀便砍，壽子引頸受刀慷慨就義。賊黨割下壽子的頭顱，盛於木匣，連同白旄，就乘壽子船隻回去領獎。

再說伋子，原來沒有多大的酒量，不多一會兒就清醒了，瞪眼一看，不見壽子，就驚惶問道：「公子壽那裏去了？」使者連忙呈上密簡，伋子拆開一看，只有簡單的八個字：「弟已代行，兄宜速避。」伋子看罷，聲淚俱下，捶胸說道：「壽弟為我犯難，我心何忍？」就催舟速行，追趕壽子。是夜月色皎潔，碧空如洗，遠遠望見壽子的船隻，心中大喜。俄爾，從者說：「這是對面來的船，不知是往那裡去？」說話之間，兩船已近，正是壽子的船隻，只見船中一千賊黨，不見壽子。伋子情急，以實告賊，眾賊又將伋子殺了，割下頭顱，回去以實告朔，呈上雙頭，一只白旂，等待領獎。朔見一箭雙鷗，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，心中大喜，就厚賞眾賊，然後告知宣姜，宣姜又悲又喜。一會兒朔將兩顆血淋淋的頭顱獻給宣公，宣公一看

這對頭顱鮮血淋漓，目瞪口呆，打了一個冷戰<sup>7</sup>，說道：「宣姜害了我！宣姜害了我！」從此就憂鬱成病，開眼閉眼總是看到夷姜、伋子、壽子在他跟前，哭哭啼啼。祈禱不效，不到半個月的工夫，就一命嗚呼！

【註解】

- 1 這種男子對其長輩婦女通姦的行為就叫做「蒸」，也作「烝」。
- 2 小星，妾的別稱。
- 3 畜養，音緒仰，原指飼養牲畜，此特指包養匪類，以供差遣。
- 4 纆，音環，繩索結成的環套。
- 5 擻掇，音ㄉㄨㄛˋ ㄉㄨㄛˋ。ㄉㄨㄛˋ ㄉㄨㄛˋ (cuān duō)，慙慙，從旁勸唆人去做某事。
- 6 莘野，音伸也，地名，今山東省莘縣。
- 7 戰音• 出弓 (zhàn)，冷戰，因寒冷或緊張而發抖。

## 六、荒淫惡報難獲幸免（菩）

蔡哀侯與息媯（音習歸）：蔡國哀侯的名字叫做獻舞，個性淫蕩輕浮，更好戲謔女性。只要在他眼中看得上的婦女，不管她是什麼地位和什麼關係，他都要用不同的手段來戲弄一番。息媯是陳侯的次女，息侯的夫人，也就是蔡哀的小姨。她生就一副窈窕的身段，紅潤的臉兒，雪亮的眸子，好像秋水揚波，姍姍麗影，恰似清風拂柳，獻舞早就垂涎三尺。到了她嫁給息侯以後，歸寧的時候，道經蔡國，在親情和禮貌上說，當然也要順便看看姊姊和姊夫。獻舞聽到了這消息，歡喜雀躍，就在宮中擺設豐富的宴席，準備為媯氏洗塵。不多時息媯的車駕已到，蔡哀夫婦趨前迎接，果然面似桃花，目如秋水，再配合上適時的艷裝，看是如花似玉。輕移蓮步走上前來，蔡哀一

看，就怪模怪樣的迎接上去，但被他夫人瞅了一眼，又羞怯的退了回來。到宮中又免不了嬉皮笑臉的招待一番，席間戲言戲語真是醜態百出；息媯一看他這般行徑真有點黃鼠狼給雞拜年，沒安好心腸，就很不愉快的拜辭她姊姊回到陳國去了；以後從陳國回來，也沒去探望蔡哀夫婦。

媯氏回國後，為了表示她的愛情專一，就把蔡哀侯的輕佻舉動，告訴了息侯；新婚的息侯，為了愛他的妻子，豈容連襟割愛<sup>1</sup>？也就忍不住醋火中燒，恨恨不平，於是他就晝夜思惟報復的手段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心生一計跳起來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我請楚王偽來伐我，我以親戚關係求救於蔡，蔡君義不容辭，必來援我，等他領兵到此，再和楚兵裏應外合，內外夾擊，則蔡哀可俘，以報我辱妻之恨。」

於是他就打發一個心腹之士，往告楚文王，道：「貴國乃是當今大國，國強民富，兵精糧足，漢<sub>2</sub>東諸國，那個不向上國伏首稱臣，惟有蔡國仗恃它和齊國有婚姻關係，不肯服楚，大王若能興兵偽來伐我，寡君亦偽求援於蔡，待蔡楚交兵，我軍裏應外合，則蔡君即成甕中之蔡，那時生、殺、予、奪之權，悉由大王，那怕他不臣服上國？」楚王聽罷，心中大悅，謂是：「寡人福厚，天賜良機，豈可坐失？」於是他就告訴息使說：「你先回去，寡人即時興兵，決不有誤。」息使回報，息侯急急求援於蔡，蔡哀欣然應諾，親率大兵前來救息；到了息國邊境，沒等紮住營寨，楚國大兵即迎面而殺來，蔡軍倉卒迎敵，不能抵擋楚軍，蔡哀急走息城，息侯緊閉城門不納蔡軍；楚軍乘勢追殺，直到莘野（今山東省莘縣），楚兵活捉蔡哀侯，繩

捆鎖綁回到息國，息侯出城向被俘的蔡哀示以獐笑，然後拜謝楚文王，亦向楚王道賀，並大犒楚軍；蔡哀這才知道中了息侯的詭計，就咬牙切齒說道：「不報此仇，不為丈夫。」楚文王就把蔡哀打入囚車解回楚國，回國後因為蔡國過去不肯服楚，就想把蔡哀宰殺用油鼎烹之以饗太廟。大夫鬻拳諫阻他說：「不可！不可！大王你要想稱雄中原，不可殘殺俘虜，否則諸侯皆懼，必結聯合陣線以抗楚，再由抗楚、仇楚而伐楚，那時楚國就危險了！」這時楚文王瞋火正在怒燒的時候，那裏肯聽；鬻拳見他苦諫不聽，憤氣勃發，就一手執劍，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胳膊，厲聲道：「大王若不聽從，臣當與王同死，亦不忍見楚國滅亡。」楚王大驚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寡人聽你！寡人聽你！」鬻拳鬆手，楚王釋放蔡哀。鬻拳道：「大王幸納臣言，

這是楚國朝野之福；然臣以兵諫，罪該萬死，請大王治以應得之罪。」楚王道：「卿為寡人，忠心貫日，孤不罪你。」鬻拳道：「王雖赦臣無罪，臣怎敢自赦呢？」說罷，拔出佩劍自斷雙足，大呼道：「人臣無禮於君前者，當以此為戒。」楚王傷感鬻拳的忠義，就把他的雙足收藏於大府<sup>3</sup>，以做自己違諫的座右銘，又使國醫治療他的傷勢；以後鬻拳好了，不能行動，就使他做把守城門的官吏，更尊封他做太伯。

接著楚王就要釋放蔡哀歸國，於是就大排筵席為他餞別，席間盛張女樂以助酒興，見有個彈箏的女郎，姿容秀麗，楚王對蔡哀道：「這女子是個色絕技優的佳人，可以敬你一杯。」說著即命該女以大觥<sup>4</sup>斟酒送給蔡哀，蔡哀受寵若驚，雙手接過大觥，一飲而盡；馬上還斟大觥，親為楚王壽。楚王道：「君

生平所視有絕色佳人否？」蔡哀聽罷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何不把息媯獻上，一來可以得楚王歡心，二來又可藉這機會報仇；他用這把刀殺我，我也用這刀回敬他。」於是他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大王！以現在來說，天下女子恐怕沒有比息侯夫人息媯再漂亮的，那簡直就是天女下凡，無論在身段、臉蛋、容顏、眸子、語言、聲調、動態，只要您見色聞聲，就會打動您的心弦。」楚王聽罷，嘆口氣道：「真能像你說的那樣漂亮，則寡人早晨看到她，晚上死了也甘心呀！」蔡哀又慫恿他道：「大王現在威臨天下，就是齊姬、宋子，也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何況息國一婦人耶？」

楚王聽罷這一席話，心花怒放，自此以後，夢寐之中即見息媯姍姍麗影。於是他即帶領親信數百人，個個堅甲利兵，以

巡方<sup>5</sup>為名，來到息國；息侯聽說楚王駕到，慌忙率領百官迎於城郊，行禮的時候，幾乎臂高於頂，復親自闢除<sup>6</sup>館舍作楚王的行宮；又設大宴於朝堂，為楚王洗塵，席間息侯滿斟玉盞為楚王壽，楚王按盞在手微笑著說：「往者，寡人曾敬微勞於君夫人，今寡人到此，君夫人不來敬一杯嗎？」息侯那敢違抗，連聲唯唯，馬上傳語宮中：「楚王駕到，請夫人朝堂<sup>7</sup>敬酒。」不多一會兒，但聽環佩之聲叮叮噹噹，隨著輕移的腳步，走出了媯氏夫人，楚王一看，驚為天人。這時侍者，別設紅毡<sup>8</sup>，夫人再拜稱謝，楚王慌忙答禮，因為心慌意亂，把息侯心愛的一對玉盞，袍袖拖倒一個，墜到地上打了個粉碎！媯氏取過息侯的玉盞，滿斟以進楚王，楚王便欲親手來接，那媯氏夫人不慌不忙把玉盞遞與宮人，轉敬楚王，楚王接過，一飲而盡，媯

氏夫人請辭，楚王以注目禮送她回宮。少頃席散，楚王到行宮，慾火中燒，輾轉不寐。

到了第二天，楚王假<sup>9</sup>行宮設宴，名為答禮，卻在行宮左右暗伏甲士，酒至半酣，楚王佯醉，以酒遮住臉皮，暴露他窮凶極惡的醜態，對息侯道：「喂！朋友！往者寡人勞師動眾，有大功於君夫人，難道她今天不來為寡人慰勞將士嗎？」息侯辭道：「敝邑褊小不足以優禮大王從者，容我與寡小君<sup>10</sup>商量好嗎？」楚王見他推辭，吹鬚子瞪眼，拍案罵道：「你這忘恩負義的匹夫，竟敢巧言推諉。」喝令：「左右給我拏下」，一聲令下，伏兵齊出，把息侯擒住在行宮裏面拘禁起來。楚王親率甲士到息侯宮中搜索息媯，息媯聞變，驚惶失措，嘆息著說：「唉！玩火燒身，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！」遂急奔後

園，竟欲投井自殺，這時被武士搶前一步，一把將她扯住，對她道：「夫人！妳不想成全息侯的生命嗎？」息媯稍為鎮靜，若有所思，武士引見楚王，楚王親自撫慰，允許她不殺息侯，不絕息國宗祀，即在軍中立息媯做夫人。因為她面色紅潤，猶如桃花，叫她做「桃花夫人」，隨著楚王回國，寵幸無比，三年的工夫，連生兩個兒子，長男叫做熊羆（音義同「艱」），次男叫做熊暉（音運）。可是在這三年之中，息媯好像褒姒一樣，對楚王不發一言，也未有一次笑容，楚王百般慫恿，仍然看她那個冷冰冰的臉兒，楚王很奇怪，難道她是個木頭人嗎？就逼問她道：「夫人！寡人待你不薄，無論在精神或物質兩方面都足以安慰妳的，妳為什麼在這三年之中我們已經有了愛的結晶，對寡人還是冷冰冰的不見一點笑容呢？」息媯道：「我

是一個婦人呀，卻侍奉了兩個丈夫！即便不能死節，也是活得沒有意思，還有什麼臉兒和你去談情說愛呢？」楚王道：「這都是妳姊夫蔡哀侯來捉弄妳呀！妳不必難過，寡人起兵為妳報仇。」到了第二天，楚王下令出兵伐蔡，不久楚兵到了蔡境，蔡哀那敢抵抗，聽說楚王兵到，就率領百官，袒露著肩膀，跪著出來請罪求降，又把他的府庫寶藏全部搬出賄賂楚將，楚國這才退兵。

從此以後，楚王自以為天下無敵，就越發的荒淫暴虐，經年累月的窮兵黷武，無非是想著吞人肥己，爭霸天下，搜攬天下的財寶以供揮霍，劫掠四方的美女以供淫樂，終為巴國（今四川巴縣）軍隊所敗，面頰中了一箭。

【註解】

- 1 連襟，稱謂。姊妹的丈夫彼此互稱。割愛，分愛。割，分割，瓜分。
- 2 漢，指漢水，河川名，是長江最長的支流，也稱漢江。
- 3 大府，國家的府庫。
- 4 觥，音工，用兕牛角製成的飲酒器物。
- 5 巡方，出巡四方，巡察各方。方，地方。
- 6 闢除，開闢掃除。指設置打掃好館舍，以作為楚王行宮之用。
- 7 朝堂，上朝朝拜的廳堂、大堂。
- 8 毡，音沾，同「氈」。用獸毛加膠汁壓製成的織物，可做墊褥或鞋帽等。紅毡，猶紅毯。
- 9 假，假藉，借用。
- 10 寡小君，古代臣民對他國謙稱本國國君的夫人。

## 七、好色荒政自取滅亡（報）

李煜以天賦才華，千年來執詞壇牛耳，後人對之，無一異言，如書家之於王右軍，固皆低首稱臣也。然就李煜居國時之任情敗禮、縱欲無度言，其人實具多重人格，自有取死之道，

後世但稱其文藝而不及其他，非有所避忌，實不忍譴責也。

煜在國時，極端佞佛，且近於愚妄。其初以宮中錢募民為僧，命官給食，僧人犯法，不施國典，但令禮佛誦經後即釋之，一時金陵僧人，數逾萬計（北宋全盛時，天下僧人，不過六萬餘名）。故民有捨其正常生業，爭謀剃度者，利其不耕而食、不線而衣也。迨金陵為曹彬所圍，煜猶與釋、道輩日在後苑禮佛、演易<sup>1</sup>不輟，達半年以上始驚覺，雖云為左右所蔽，亦可見其平日不恤國政之狀。語云「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」，故其臣下希旨望寵之輩，皆迎合煜意，亦多蔬食持戒，佯作信奉，而江南文士張洎（音記），心險行詖<sup>2</sup>，更恃其強記博識，居中書舍人時，窺李煜之短，即靜誦內典，至於精熟，炫於煜前，因而驟獲寵信。大臣中如會稽二徐（徐鉉、徐鉉兄弟，會稽音

貴積，鉉、錯音炫、楷）、北海韓熙載等雖不好佛，但徐鉉喜談鬼，韓好女伎，能為諫阻者，僅潘佑一人，但以無助而失敗，尋且讒死<sup>3</sup>。宋太祖聞李煜之惑，復遣年少有口辯者數輩，渡江見煜，相與論性命之說，又謬稱宋祖亦虔佛甚誠，不好殺生，煜果受欺，認為「一佛出世」，可無北顧之憂，由是江防弛懈，不復懼宋見侵。

但煜佞佛而未淨六根，不能斷聲色之娛。其后周氏昭惠，小字娥皇，美貌多才，長於歌舞，披箋綴譜，筆無停思，名傾江南。昭惠有妹亦具姿容，自幼即入居宮中，耳濡目染，習於浮華，未屆荳蔻<sup>4</sup>之年，便識風情，私通於煜。李煜有〈菩薩蠻〉詞一闋，即寫兩人幽會事，其詞曰：

「花明月暗飛輕霧，今宵好向郎邊去。羅襪<sup>5</sup>步香階，手

提金縷鞋。畫屏南畔見，一向偎人顫；奴為出來難，教君恣意憐！」

刻畫兩人日間密約，半夜幽會，作賊心虛，提鞋藉襪而行，以防人覺；復因年事過幼，初受攀折，所以亦喜亦驚，故當投入李煜懷中時，仍不能止其顫慄也。而李煜即把捉當時情狀，盡入筆底，寥寥四十四字，便意完詞足，耐人玩味不盡，此其所以為詞聖歟！另一首則自寫其偷香行徑，驚醒后妹午睡時之情態，尤為傳神之筆。詞云：

「蓬萊院閉天臺女，畫堂晝寢人無語，拋枕翠雲光<sup>6</sup>，繡衣聞異香。潛來珠鎖<sup>7</sup>動，驚覺銀屏夢，臉慢笑盈盈，相看無限情。」

未幾昭惠殂<sup>8</sup>，煜即納之為后，國人稱為小周后。大婚之

夕，普宴群臣，極盡鋪張，韓熙載賦詩諷譏，煜但一笑置之，此外更因留情樂府，寵幸歌兒，至欲以侍郎官邸賜教坊袁承進，為群臣反對而罷。其平居荒唐，大率類此，故終不能守其宗廟社稷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演易，原指周文王困於羑里時推演《易》。《八卦為六十四卦之事》，《易》為道家玄談者宗，故此以演易為暢演道家之術之意；對前「禮佛」二字。
- 2 心險行詖，用心陰險，行為邪惡。詖音必，偏頗、不正當。
- 3 尋，不久，隨即。讒音纏；讒死，因人讒言誹謗誣害而死。
- 4 荳蔻，音豆寇，比喻十三、四歲的年輕美少女。也作「豆蔻」。

- 5 羅，綾羅綢緞的羅。羅襪，絲織的襪子。
- 6 翠雲光，古詩詞常以「雲」比喻美女頭髮。翠形容其顏色，光幕狀其光澤。

- 7 鎖，門鎖，或門禁，門環，門鈴。珠，形容其美飾名貴，如玉階、玉笛之玉，不必真有珍珠鑲嵌其上。下文「銀屏」，前文「羅襪」「繡衣」等均同；皆是以名貴美好的東西來形容所指喻的東西名貴、美好。是比喻用法，不必真有其材質也。
- 8 殂，死。

## 八、屠戶淫婦邪行惡報（正）

平陽卞瑞經商有年，境遇小康，年逾不惑，繼室常氏，年方及笄<sup>1</sup>，姿態秀麗。卞椿萱<sup>2</sup>繼謝，遺弟卞璞，甫十歲，丰采翩翩。卞貿易又將遠行，束裝既竟，囑妻常氏曰：「我去，爾當善視弱弟，一如往昔，無懈。」妻頷之<sup>3</sup>。常氏默體乃夫之囑<sup>4</sup>，遇弟親睦，更加恆昔<sup>5</sup>。歲月蹉跎，裘葛數易<sup>6</sup>，而璞已成童<sup>7</sup>，秀外慧中，美逾子都<sup>8</sup>，與嫂年貌，儼若伉儷；以叔嫂親愛異常，村人咸疑其有瓜李之嫌<sup>9</sup>，爭相誹詆。卞久客忽言旋<sup>10</sup>，及抵鄉里，以家況陰詢比鄰，鄰以情對，辭涉訛諛<sup>11</sup>。瑞疑信半焉。既趨起<sup>12</sup>入室，卸裝俄頃，妻即以佳食食弟，進己以藜藿<sup>13</sup>。陰<sup>14</sup>念作客千里，跋涉歸梓，進餐草草乃爾<sup>15</sup>，為疑有乖倫事<sup>16</sup>，隱忍而已。旬日，又佯言出貨殖<sup>17</sup>，囑妻如前狀，實

潛跡於鄰村，以圖捉姦也。卞去後，常氏即歸寧，璞親送之，獨返中道<sup>18</sup>，雷雨淋漓，暫避廢廟，既霽，復行，抵河邊，洪水盪漾，非復<sup>19</sup>去時清淺，乃呆坐石上，意待水落而渡。須臾，金烏西墜，大塊渺茫，方疑念間，驀<sup>20</sup>睹一物漂泊，略似人形，惻隱心動，授之以手，及察視之，果人也。急使俯其胸首，以洩積水，稍頃竟甦，詢之，乃處子也；許其姓，小字月娥，年十七，因偶不慎，險遭滅頂，幸蒙援救，誓許終身。璞曰：「夤夜<sup>22</sup>昏暗，不辨途徑，寒舍在邇，偕歸暫宿，明晨相送可乎？」月娥感甚。乃渡河，片刻至家，熱火薰衣，以祛寒露。娥感璞浩德，願當夜合歡，且終身侍以中節<sup>23</sup>。璞正色曰：「爾有父母，我有兄嫂，私相結合，有乖正道；況經玷污，既損女節，且壞吾德。果有斯志，異日歸家，陳情遣媒，當無不合」。於是令

之獨宿，已竟攜折被<sup>24</sup>，赴比鄰屠肆。屠見璞忽爾外宿，疑之，堅詢，洞悉顛末，淫慾大熾，姦意大萌。先是<sup>26</sup>村有婦，淫甚，睹璞美，垂涎久之，無機可乘，是夜知其嫂歸寧，遂效毛遂自薦，華服盛裝以赴。月娥衣巾甫卸，聞院中履聲鏘然，悸甚，陰念璞已他宿，必不返，此非姦即盜也，乃急著衣，驚伏暗隅。淫婦入室，見衾裯已展<sup>28</sup>，疑璞入廁，片刻當返，竟解裙褲，入衾靜待。屠者既萌惡念，俟璞熟睡，竟往卞家，入則解衣就寢；淫婦以為璞歸，默成宿願<sup>29</sup>。俄頃卞瑞由鄰村歸，盛氣蟄伏窗下，聞淫聲穢褻，瞪目切齒，急入，摸頸力切<sup>30</sup>，應手而落，而頭已雙斷矣。裹首昏夜<sup>31</sup>詣岳家，欲責其家訓之疏。比至<sup>32</sup>叩扉，內聞剝啄<sup>33</sup>，常氏應聲外出，卞瑞審音類妻，大詫，及啟扉，妻果無訛，驚極，備述始末，婦夫偕返。常氏且行且哭，蒞村，

聲達屠肆，璞聞哀啼類嫂，急著衣拔關<sup>34</sup>而出，相見面均失色，情節支離，莫測端倪，相偕入室，始察出所殺者一屠戶、一淫婦也。瑞攜首自投，官審原委，斷以屠戶姦邪，淫婦私奔，所行不法；瑞以誤殺，惡出無心，令瘞<sup>35</sup>之免罪。及璞與月娥良匹佳偶，殊屬天成，當堂合卺<sup>36</sup>。於是卞氏昆仲雍穆<sup>37</sup>如初焉。觀此卞璞正心無邪，故免險難而獲佳偶，後福當然無量。屠戶、淫婦一意淫邪，終獲此報，正是冥冥中以懲惡人也，世人可不悚然也哉？

【註解】

1 不惑，四十歲。及笄，音及機，古代女

子年滿十五歲束髮加笄，表示已到成年

適婚。

2 椿萱，音春宣，父母。椿萱繼謝，形容

父母相繼過世。

3 頷之，音漢芝，點頭答應這事。

4 默體，謂不出聲只是默默地照做。體，

體諒、身體力行的體，動詞。乃夫，她

的丈夫。

5 更，更是。加，加倍。恆，常，平常。昔，往昔。

6 裘葛，音求隔，裘，冬天的皮衣；葛，夏天的布衣。裘葛，指冬至到夏天，即經過一年。易，貿易、交易、易容術的易，改變。裘葛數易，指數次改變冬夏的服裝，即經過了數年。

7 成童，前云「甫十歲」（才十歲），此云成童，可知為十五歲以上而尚未成年的青少年。

8 子都，音紫督，古時對美男子的通稱。

9 瓜李之嫌，比喻處在被懷疑的境地。所謂瓜田中不繫鞋，李樹下不撫帽。此指孤男寡女共居一室又親愛逾常，難免有所嫌疑。

10 忽言旋，即忽旋，忽然歸來。言，語助詞，無義。

11 言辭帶著譏笑暗諷。訕諛，音扇魚。涉

，涉及、牽涉的涉，牽扯的意思。  
12 趲音資居，形容想前進卻又不敢的樣子。

13 藜藿音離或，粗茶淡飯。

14 陰，陰謀的陰，前後文之「陰」字皆有私底下、暗自，不為人知的意思。

15 乃，竟然。爾，如此。

16 乖倫，逆倫，違背倫常。乖，乖謬、乖戾的乖。倫，倫常。

17 貨殖，音禍植，同前文之「貿易」。貨，財貨的貨。殖，繁殖的殖。

18 謂獨自返回的路上。中道，中途，途中。

19 非復，不再是。

20 大塊，大地，天地。

21 驀，音漠，忽然。

22 夤夜，音銀頁，深夜。

23 中節，謂中饋之禮節。中，家中的中。中饋，執婦人禮，為主婦。

24 被，棉被的被。

25 忽爾，忽然，突然。

26 先是，此前，之前，日前。先，早先、先前的先。是，此（時）也。

27 甫，才，方才，剛剛；與前文「甫十歲」同。

28 衾，音親愁，被子。衾，厚被；裯，單薄的被。已展，已展開鋪好。

29 默成，猶前文「默體」，默默做，不出聲。成宿願，之前想做的今得完成。

30 謂摸到那兩人的脖子就用力切下。

31 裏首，包裹了二顆頭；昏夜，黑夜，指摸黑而行。

32 比至，待到岳家的時候。比，等到，到了。

33 剝啄，音波卓，狀聲詞，形容輕輕敲打門戶的聲音。

34 拔關，拔，拔開；關，門栓。拔關指開門。

35 瘞，音易，掩埋。

36 合卺，音何緊，新郎新娘兩人交杯共飲。此指成婚。

37 昆仲，兄弟。雍穆，音擁木，和好，和諧、和睦。

## 九、荒淫昏蔽卒召勒死（報）

《諡法》：荒淫昏蔽，亂逆無道曰「煬」，歷史帝王獲此惡諡者，唯隋之煬帝楊廣及金海陵煬王完顏亮。亮為遼王宗幹

之第二子，字元功，本名迪古乃，金熙宗亶末年為后費摩氏所挾制，酗酒荒政，殺戮大臣，亮遂覬覦帝位，陰布勢力，又與費摩氏私通，於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日，即金熙宗皇統九年，亮與徒單貞、秉德、唐古辨、烏達、李老僧、阿里出虎、僕散忽圖等夜入宮，親弑熙宗，自立為帝，大殺金之宗室數百人。以燕京宮殿簡陋，大興土木，倣汴京形式，奢侈華麗，則又過之，而其淫亂又較楊廣為尤甚，凡宗室大臣妻妾，不問尊卑上下，但聞有姿色，即強召入宮，列為妃嬪，撤幃奏樂，白晝宣淫，毫無顧忌，真禽獸之不若也。

然亮雖淫暴，尚能下詔求賢，以千金懸賞招諫書，又好中國文學，讀柳永《望海潮》詞「錢塘自古繁華」，至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，不覺心羨，令人圖畫臨安西湖山水作畫屏，並圖

亮之像，策馬於吳山絕頂上，自題詩云：「萬里車書盡會同，江南豈有寸疆封；提兵十萬西湖上，立馬吳山第一峰。」可謂意態驕縱之極矣。後有人進言，宋高宗有愛妃劉氏，色藝無雙，寵冠六宮，亮於是欲掠為己有，遂率眾六十萬，號稱百萬，分途南下，進攻宋土，以徒單合喜攻大散關及黃牛堡，為宋將吳璘等所大敗，宋豪傑王友直起兵克復大名，魏勝克復海州，人心由危而安；宋將李寶更大破完顏壽、鄭家奴於海上。亮聞數路失利，既羞且忿，自領大軍犯淮西，廬州、和州相繼被陷落。宋高宗聞警，驚惶失措至下詔散百官，欲航溫州、處州避寇，幸詔書為陳康伯所焚，力勸親征，以虞允文為軍事參贊。時亮因瓜州大勝，即築臺江上，刑馬禱天<sup>1</sup>，投一羊一豕於水，以祭江神，下令全軍渡江，橫渡采石磯，聲勢浩大，宋將戰慄，

惟虞允文奮然指揮軍事，分戈船<sup>2</sup>為五隊，以兩隊分列東西岸，一隊駐中流為中軍，另兩隊潛伏小港為游擊，兩軍交綏<sup>3</sup>，亮軍氣甚盛，允文撫統制時俊<sup>4</sup>背曰：「將軍素有膽畧，何以大敵當前，反立陣後如小兒女，不畏英名掃地？」俊聞言大慚，立手揮雙刀，向金將力搏，軍士亦努力死戰，允文復以海鱗船<sup>5</sup>猛衝敵艦。金兵既進攻不利，亮復見山後宋軍旗幟飄揚，疑為伏兵，麾軍急退，遂大敗不可收拾，遷怒諸將，捶殺數人。越數日復進兵，又為宋將盛新<sup>6</sup>受虞允文計，敗之楊林口，而完顏烏祿已即位於東京，改元大定，亮聞之嘆曰：「朕本欲平定江南，改元大定，不料烏祿先已如此！」因出篋中擬詔，以示左右，有「一戎衣天下大定」之語。至是金之將帥，益生變志，耶律元宜、納合幹魯補等遂合謀作變，亮駐龜山寺聞變，

初以為宋猝至，方命迎敵，而一矢射入，亮接視，驚曰：「若輩<sup>7</sup>乃謀反耶？」其近侍大慶山勸速走，亮曰：「走將何往？」迴身取弓弩，而變兵已擁入，一矢貫項<sup>8</sup>，身復中數刀，納合幹魯補遂以帶勒之死<sup>9</sup>，然後焚骨揚灰。一代淫凶之主，終於受報。烏祿改名為雍，是為金世宗，詔廢亮為海陵煬王，後又貶為庶人。亮死後子孫妻妾無噍類<sup>10</sup>。舊小說中采石戰死<sup>11</sup>一書，雖盛稱虞允文戰功，然多記亮之穢亂，不啻海陵外史耳。

【註解】

- 1 刑馬作誓以向天祈禱。刑馬，宰殺馬。
- 2 盟誓時殺馬見血，表守信不悔。
- 3 戈船，一種戰艦。
- 4 交綏，音交雖，即交戰。
- 5 海縮船，音海秋船，一種小型戰艦。
- 6 盛新，人名。
- 7 若輩，爾曹，你們。若，你也。
- 8 一矢貫項，一支箭貫穿脖子。
- 9 遂以帶勒之死，就用繩索勒死他。

10 無噍類，音無叫類，即無遺類，指沒有存活的人。噍類，活著嚼食的人。  
11 采石戰死，疑為《采石戰史》之音訛。

## 十、唐代皇后淫亂之果報（報）

唐代皇后淫亂以武則天為始作俑者，繼之則為韋后。武后臨朝稱制，諸武用事，大殺李氏宗室，復嬖<sup>1</sup>張易之、張昌宗多人，淫亂已極！迨<sup>2</sup>神龍元年宰相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，張易之、張昌宗等均伏誅。此為淫亂之第一幕果報。

韋后本為中宗妃子，以武后曾廢中宗為廬陵王，韋氏隨中宗患難相從。武氏之亂既平，中宗復位，乃冊韋氏為皇后。韋后在幕後掌握大權後，第一件醜事便和武則天的侄兒武三思私通，繼又與光祿寺少卿楊均、太醫院御醫馬秦客、散騎常侍葉

靜能、鴻臚寺卿史崇玄私通，繼續各為其面首<sup>3</sup>。後竟忍心把自己親夫中宗鳩殺<sup>4</sup>，而韋后則被中宗之姪隆基（即玄宗）勒兵<sup>5</sup>斬首，此為淫亂第二幕之果報。

武則天淫亂便生了一位女兒太平公主，模仿之韋后亦生了一位女兒安樂公主，效顰真是無獨有偶，循環因果，報應絲毫不爽。緣<sup>6</sup>安樂公主早歲為武則天留養宮中，因耳濡目染宮中之淫亂，她十五、六歲時便與武三思之兒子崇訓有私了。武后因被謠介入，遂把安樂嫁給崇訓，迨皇太子重俊襲殺武三思，崇訓父子俱死，安樂再與崇訓弟弟武延秀勾搭，叔嫂通婚。安樂公主其後竟與母韋后合謀，毒殺中宗親父，連父親也不惜遽下毒手，但不旋踵卒被玄宗勒兵斬殺。此為淫亂第三幕之果報。

太平公主初亦與其母武則天面首史崇玄有私，母女淫行，穢亂宮門，結果亦為玄宗賜死，並將武、韋餘黨肅清。此為淫亂第四幕之果報。

綜觀武后、韋后之淫亂，是由初有淫亂之祖母武則天，繼有淫亂之媳婦、母親、伯母——韋后，再造就成淫亂之姑姊——太平公主、安樂公主等；雖其後卒被斬殺或賜死不等，然推源禍始，能不謂為淫亂之祖母武則天所遺留之因果報應乎？

【註解】

- 1 嬖，音必，寵愛。
- 2 迨，音待，等到。
- 3 面首，專供貴婦玩弄的美男子。
- 4 鳩殺音震沙，以毒藥殺害。
- 5 勒兵，勒，勒令。兵，兵士。
- 6 緣，因。

## 十一、淫殺為樂罪惡貫盈畏罪自殺（報）

劉建，他是漢朝江都易王的兒子，孝景皇帝的孫兒。易王的名字叫做非，他和魯恭王劉餘是同母兄弟，同為孝景帝妃程姬所生。在孝文帝二十一年，立劉非為汝南王。到了孝景即位三年，吳、楚叛漢，那時劉非年甫十五，少年英俊，頗有骨氣，上書孝景皇帝，請纓殺敵；孝景嘉其志，賜與將軍印，率領所部討伐叛軍；吳、楚兵破，易王遷徙江都，號為江都易王，江都即今江蘇省江都縣，當時為吳王劉濞（音譬）故都。吳、楚亂平，景帝賜劉非以天子旗，獎勵他伐吳軍功。

到了孝武元光中葉，匈奴寇邊，易王又上書請纓殺敵，武帝不許；劉非以為他是先帝的寵兒，曾蒙父皇賜天子旗，父皇眼中的他，猶如千里駒，當今皇帝竟然如此瞧不起他，心中氣

憤，就在江都城中修建了幾座豪華宮殿，招集四方豪傑飲酒作樂；自古以來，酒色不能分家，淫殺連在一起，易王無所用武，心中沉悶。正在易王心緒不寧，精神需要調劑的當兒，有趙國人，名字叫做梁蚡（音焚）者，帶了一位邯鄲小姐獻給易王，做進見禮；那小姐姿態嬌娜，楚楚動人，易王愛甚，就金屋藏嬌，寵幸無比。時王太子劉建年已長成，見他爸爸妻妾盈庭，猶納小星與己相若（謂年紀相若），這小傢伙見景生情，想入非非，就窺伺機會，想入內室分一杯羹！有一天，易王遠遊，建得其便，入父金殼，探驪得珠。盤桓室內，久留不出。一時宮庭內外，穢聲四溢！梁蚡歎曰：「噫！悲乎！如是兒子，偷爸爸嘴！」劉建聞悉，憤梁蚡洩露他的機密，使人殺了梁蚡；梁蚡家人上書廷尉（京都治獄官），告了他一狀，因為他是皇

子皇孫，結果還是不了了之。

易王二十七年薨，還未等待殯葬，建在他父親停靈的側室，就把他父親所愛的美人淖姬（音鬧基）等十餘人，輪流姦污！這還不算，正在這時，他已出嫁的妹妹叫做徵臣，回家奔喪，也併在一起下鍋！建有個異母弟，叫做定國，為易王最小的兒子，為淮陽侯，見太子建這種瘋狂的獸行，就使茶恬上書廷尉又告了他一狀，說建淫亂，蒸母姦妹，敗壞倫常，不堪為王，廷尉反治茶恬罪，說他是受人買弄接受金鈔代人告狀，判為死刑，如是劉建依然故我，逍遙法外。但是他對伊妹偷心不息，屢次打發使者到長安迎接徵臣回江都；魯恭王的太后也就是劉建的祖母，聽到這消息，就遣使告訴她孫女說：「徵兒！國中朝野，口語籍籍，人言可畏！慎勿復至江都。」後建又打發使

者到長安給太婆<sup>1</sup>請安，藉機觀察太婆的態度。太后泣對使者道：「你回去以我的話告訴你們國王，過去已經過去，未來應當好好做人，獨不聞燕王和齊王的事嗎？與昆弟姦，其下場竟自殺耶！你說我老身正在為他哭泣呀！」使者回到江都，致太后意，建大怒，賞了使者一記耳光。

有一天，建遊章臺宮，心中想個奇巧玩藝看看，想了半天，口中說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吩咐侍者，給我找四個妙齡少女。」侍者那敢怠慢，不多一會兒，侍者帶領四女交差；建又吩咐備小船一隻，與四女乘舟游潭，游至潭心水深處，有一小島，建棄舟登陸，以足蹈覆其舟，四人皆落水，二人死後魂游雷陂<sup>2</sup>，建感覺還不夠味，還得給她兩人找個伴兒，又使郎（官名）二人，乘小船入陂中，天大風，舟覆，兩人皆落水，以手攀舟，

隨波逐浪，乍現乍沒，建在島上看這光景，呵呵大笑。二人筋疲力盡，溺死潭中，建才乘興而歸。官中姬妾，稍拂其意<sup>3</sup>，就給她脫得精光，在那裏站著擊鼓，或赤裸裸的置於樹上，和晒臘肉那樣的吊著。日子久的，有三十天才能得到衣服；或者給她剃光頭髮，用鐵製的刑具掛在脖子上；或用錫杵春擊，或縱狼齧殺，或打入禁閉室活活餓死。以此種種非人道的刑罰，殘殺無辜三十五人。

他又異想天開，想使人和畜生混血兒，強令宮女裸體與羊狗交，建則鼓掌大笑。他這般行動，自我國有史以來，空前未有。他自嗣父位以來，專事淫虐，不做一點人事，更談不到政治上的好壞問題。可是一個窮凶惡極的人，有時候他的良心也會像閃電般的透露一下，這作惡多端的劉建，自知罪多，恐被

上<sup>4</sup>誅，心內不安！一般說來這是改惡向善的轉捩，此時不轉，雖觀音菩薩也是愛莫能助！果然這惡王惡業障重，不知回轉，與其后成光祭牛鬼蛇神，咒詛天子和郎中令，並揚言：「即便天子下詔拏我，我決不獨死」，<sup>5</sup>遂趕製兵器，積極備戰，反抗朝廷，以成光后的父親胡應為將軍，又以中大夫名疾者，有材力，善騎射，號為靈武君，造天子輦，刻皇帝璽，以金銀鑄將軍、都尉印，又作漢朝使節（以金製，各有類別，即卿大夫應聘於天子諸侯，行路所持之證件。）二十組共一千餘具；置軍官品員，及拜爵封侯之賞；又繪了一個全國性的軍事地圖，以備與皇軍作戰。遣使勾結越繇王閩侯，贈以錦帛奇珍古玩等物。繇王也以細葛布、珠璣、犀革、甲翠、鳥羽、蜃<sup>6</sup>熊、奇獸等物回敬劉建，雙方互通往來，結為軍事聯盟。

從是以來，劉建以為有恃無恐，時常佩其父所賜將軍印，載天子旗，坐天子輦，耀武揚威，儼然大漢天子，如是者數年之久，被朝廷發覺，派遣丞相及長史（丞相屬吏）會同江都相，搜索王府，得兵器和天子璽、將軍印、使節、皇輦等等造反的證據，丞相奏建造反，請誅之！武帝批與列侯、博士共議，議決：「劉建倒行逆施，蒸母姦妹，殘殺無辜，虐待臣民宮眷，又預謀造反，失臣子道，所積罪惡，雖桀紂猶不及，當以謀反罪誅。」這時的劉建，猶如醉象醒酒<sup>7</sup>，狂猿入籠，然已闖下殺身大禍，無可挽救，遂畏罪自殺！他的王后成光腰斬於市。

【註解】

1 太婆，祖母。

2 雷陂，地名。陂音皮，池塘、湖泊。按《前漢紀·卷第十三孝武帝四·元狩二年》：「建蹈覆其船，四人皆溺，二人死。復遊雷陂，天大風，建使郎二人乘小船，入波中，船覆，郎溺投水，乍見乍沒，建臨視之，大笑以為樂。卒皆死。」《太平御覽·卷四百九十二人事部一百三十三·虐》：「以足蹈覆舡，四人溺，三人死。後遊雷陂，大風，建使郎二人乘小舡入陂，舡覆，兩郎溺，舡乍見乍沒，建臨觀大笑。」二書記劉建此事，並無「魂」字。

3 拂其意，違逆他的意思。拂音符，違逆。4 上，皇上。

5 點校本《漢書》記此事云：「專為淫虐

，自知罪多，國中多欲告言者，建恐誅，心內不安，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，祝詛上。與郎中令等語怨望：『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，我決不獨死！』」然郎中令乃中央官名，應讀作「祝詛上與郎中令等，語怨望」才是。

6 猿，音義同猴、猿。

7 醉象醒酒，《涅槃經》曰：「譬如醉象狂騷暴惡，多欲殺害。有調象師以大鐵鉤鈎斷其項，即時調順，惡心都盡。一切眾生，亦復如是。貪慾瞋恚愚癡，醉故欲多造惡孽；諸菩薩等以聞法鈎斷之令住，更不得起造諸惡心。」下文「狂猿入籠」類似；又如孫悟空偷蟠桃為狂猿也。

## 十二、晉孝武帝耽於酒色為寵妃張貴人所弑

（史）

東晉時孝武帝耽於酒色，更嗜酒，流連內殿，醒時既少。張貴人寵冠後宮，時貴人年近三十，帝戲之曰：「汝年當廢，吾意更屬少者」，貴人怒，使婢以被蒙帝而弑之。

## 十三、皇后淫悍竟以亡國（報）

賈充次女，醜而淫悍。（晉）武帝既崩，太子衷即位，是謂惠帝。賈之次女，久貴為皇后，惠帝愚鈍，事事受教宮闈，惟后命是從。會值年年水災，四方飢饉，惠帝聞報，隨口曰：「何不食肉糜<sup>1</sup>？」左右竊笑。所以權操賈后之手。后性淫，

太醫令程據，后以診病為名，令值宿宮中，供其淫樂。又令心腹，招尋美少年入宮交歡，既而厭之，輒殺以滅口，都<sub>2</sub>下少壯者失蹤，時有所聞。惠帝對此，不聞不問。后復性悍，倒行逆施無所不為，中外怨恨，致釀成八王之亂，為西晉覆亡主因。從來悍后，莫若呂、武<sub>3</sub>，呂有相夫開國之才，武有惑主之色，故漸得弄權。賈后無才無色，竟以亡國，亦云異矣<sub>4</sub>！

【註解】

1 糜，音迷，濃稠的稀飯。

2 都，國都、首都的都。

3 漢呂后，唐武則天。

4 亦云異矣，也算是異數（怪事）了。

## 十四、昏淫好殺乃被其親子所弑（感）

北魏清河王紹，凶狠險悖，太祖道武帝珪以義方<sup>1</sup>責之。紹母賀氏有譴<sup>2</sup>，太祖將殺之，賀氏密告紹，紹乃夜與帳下踰宮犯禁，太祖遂暴崩。太子嗣<sup>3</sup>，討殺紹及賀氏。初紹之母，獻明皇后妹也，美而麗，太祖見而悅之，告獻明后，請納焉，后曰：「不可，過美，不善，且已有夫。」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，生紹，終致大逆焉。按太祖珪好殺，其將死也，殘殺無道，所以速其亡也；不死於他人，而死於其子，正以彰其殘殺之惡；不死於他子，而獨死於殺夫奪婦之子之手，更以申其淫昏果報之誅也。

【註解】

1 義方，合乎正義的道理。

2 譴，音淺，過錯。

3 嗣，指繼位。

## 十五、咸陽王荒淫貪財招賜死（正）

北魏咸陽王禧，貪淫財色，姬妾數十，猶遠有簡娉<sup>1</sup>，由是昧求貨賄，世宗惡之。後謀反，事敗被擒，與諸妹公主等訣，猶言及一二愛妾，公主哭且罵曰：「坐多取此婢輩，貪逐財物，畏罪作反，致今日之事，何復囑問。」禧愧無言，遂賜死。其宮人歌曰：「可憐咸陽王，奈何作事誤，金床玉几不能眠，夜蹋霜與露。洛水湛湛彌岸長<sup>2</sup>，行人那得渡。」

禧一生因果，公主數語道盡，而臨死不悟，癡人可憐，然

荒淫貪財為殺因，謀反伏誅為殺果，世之犯淫、貪二字殺因者，縱不謀反，亦必另招殺果，此定律無可逃也；宮人之歌，實足警醒癡迷。《日明菩薩經》云：「女色者世間之枷鎖，凡夫戀者，不能自拔；女色者世間之重患，凡夫困乏，至死不免；女色者世間之衰禍，凡夫遭之，無厄不至；凡夫重色，甘為之僕，終身辛苦，雖復寸斬，不以為患。狂人樂狂，不是過也。」<sup>3</sup>《智度論》云：「菩薩觀欲，種種不淨，火力、霹靂、怨家、毒蛇之屬，猶可暫近，女人、瞋妒、妖穢、鬥諍、貪嫉，不可親近。」讀此傳，足證菩薩誨人，慈因<sup>4</sup>罔極。

【註解】

1 簡，揀選；娉，音義同「聘」。謂到處  
2 湛湛，音戰戰，水深廣貌。彌，滿。彌  
求取美女，無所不至。  
、長湛湛皆狀洛水之深廣。

3 《菩薩訶色欲法經》云：「凡夫重色，甘為之僕，終身馳驟，為之辛苦。雖復鈇質寸斬，鋒鏑交至，甘心受之，不以為患。狂人樂狂，不是過也。」謂即使

身被刀斧一寸寸斬斷，劍鋒利箭加諸其身，亦不以為懼，甘心沉淪。  
4 慈因，未詳；或為「慈恩」之訛，或義通「慈恩」。

## 十六、淫亂失德為子所弑（感）

五代後梁太祖朱溫以諸子在鎮，皆邀其婦入侍，友文妻王氏有色，尤寵之；與友珪妻張氏，皆專房<sup>1</sup>。謂王氏：「吾病終不起，汝召友文來，欲以後事屬之。」又謂：「友珪可與一郡，以為萊州刺史。」友珪大懼<sup>2</sup>，乃易服<sup>2</sup>，率衛士，夜三鼓斬關入，太祖惶駭曰：「逆賊忍殺父乎？」馮廷諤以劍中之，洞其腹<sup>3</sup>，腸胃皆流。

史臣曰：「後梁起自盜賊，毒流天下，天下孰不欲戡刃<sup>4</sup>

其胸，然卒不能得，可謂虎狼之強矣！及其敗，困於一二女子。至於洞胸流腸，剖<sup>5</sup>若羊豕，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！」<sup>6</sup>朱溫是盜賊、是禽獸，故其死，受屠宰亦如禽獸，且死於禽獸之手，誠不足汗天下人之刀也。史官以太祖稱之，辱殺書冊<sup>7</sup>。

【註解】

- 1 專房，猶專寵，獨占寵幸眷愛。
- 2 易服，換服裝。易，改，換。
- 3 中，音眾，擊中、刺中。洞，洞穿、貫穿、刺穿。皆動詞。
- 4 戮刃，猶云手刃。
- 5 剖，音虧，刺割、宰殺。謂如對羊豬般
- 6 語見《新五代史·卷十三·梁家人傳第一》。
- 7 殺，音義同煞，甚也，極也。辱殺即甚辱、極辱、太辱。

的宰殺。

## 十七、以邪道奪人婢女宜不得其死（感）

郭璞，晉人，博學有高才，妙於陰陽算曆。有郭公者，精於卜筮，璞從之受業，遂洞<sup>1</sup>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術，禳災轉禍，通致無方。避地東南，至廬江，愛主人婢，無由而得，乃取小豆三斗，繞主人宅散之，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，就視則滅<sup>2</sup>，請璞為卦，璞曰：「君家不宜畜此婢，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，慎勿爭價，則此妖可除也。」主人從之，璞陰令人賤買此婢而去，後為王敦所殺。

以璞之才學，而以邪道奪人婢女，宜不得其死矣。

### 【註解】

1 洞，洞悉的洞，猶「通」也，精也。

2 謂就近觀視便消失不見了。

## 十八、悖逆淫亂卒召滅族（感）

五代後梁朱全昱，朱溫之兄；溫篡唐稱帝，與宗戚飲博宮中，全昱謂曰：「朱三，汝本碭（音蕩）山一民，從黃巢為盜，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，奈何一旦滅李唐三百年社稷，他日得無滅吾族乎？」

《通鑑大感應錄》曰：朱溫以黃巢遺孽，弑昭宗，並昭宗之子九人，避暑張宗奭家，淫其婦女殆徧，子婦俱徵入侍，不異禽獸，死無葬地；乃不在世仇之李氏，而在悖逆之友珪。友珪弑父及兄友文；至友貞兵入宮，乃令馮廷諤先殺其妻，繼殺其身，嗟乎！父子兄弟互相殘殺，更不假手他人，非不忠不孝淫亂殘殺之報乎？唐兵入梁，友貞死，遂屠其家，全昱滅族之言畢驗矣。

## 十九、南朝陳後主荒淫亡國（報）

南朝陳後主，驕奢淫逸，不理政事，寵張麗華，冊封為貴妃。至德二年，於「光照殿」前，大興土木，築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，皆高數十丈，凡窗牖、懸楣、楹欄，悉以沈檀香木製成，炫飾金玉，雜嵌珠翠，外施珠簾，內設寶帳，每遇微風吹送，香聞數里，旭日映照，光徹後庭。閣下砌石為山，引水為池，奇花異卉，點綴其間。叔寶自居臨春閣，張貴妃居結綺閣，孔貴嬪居望仙閣，三閣並有複道相連，互便來往。僕射江總，都管尚書孔範，散騎常侍王瑳（音搓）諸人，入閣侍宴，稱為狎客；宮人袁大捨等，頗通文翰，能撰歌詞，命為女學士，每一宴會，妃嬪雲集，女學士與諸狎客，兩旁列坐，飛觴醉月，即夕聯吟，曼詞艷語，按歌度曲，歌女迭為傳唱；「玉樹後庭

花」及「臨春樂」，尤為傳誦一時。

叔寶大興土木，國用日繁，宵小柄權，聚斂無厭，而朝政日非矣。忠臣諫之，非謫即殺。凡為君者，寵艷妃、嬖狎客、殺諫臣，有一於此，未有不亡，況併三者而具備乎？其不亡者幾希耳。其尤甚者，隋兵窺境，倚蕭摩訶以禦敵，宣摩訶妻入宮，候加封號，然後出發。摩訶繼室，妙年色艷，叔寶禍在眉睫，竟見色心動，留之在宮，調情縱樂，故先囑摩訶出宮，嚴裝待發。婦人水性楊花，況摩訶老邁，當不及叔寶風流，一時情志昏迷，竟為叔寶引入龍床，作長夜之歡，置軍事緊急於腦後。

陳亡之日，任忠潛往石子岡，出迎韓擒虎，直入朱雀門，叔寶倉皇欲避，尚書僕射袁憲勸之曰：「事至如今，無可遁，

曷若正衣冠，御正殿，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，料北軍亦不敢加害。」詎<sup>1</sup>叔寶不聽憲言，趨入引張貴妃、孔貴嬪，三人並作一束，同至景陽宮後投井。向使畢命<sup>2</sup>井中，即未足與殉社稷者比，而井底鴛鴦，塚成連理，未始非江東佳話。然天不從願，水淺不死，出井見敵，再拜隋將，徒自貽羞。迹陳亡之情事，頗類蜀後主：劉禪樂不思蜀，叔寶全無心肝，其類也一；劉禪乞降，猶有北地王諶，叔寶被擄，猶有岳陽王叔真，其類也二；王諶死而蜀始亡，叔真死而陳始滅，其類也三。獨劉禪之敗，實非荒淫縱慾，而陳叔寶之惡，尤甚於劉禪，事至兵臨城下，猶姦通蕭摩訶之繼室，誠荒謬之極！如此淫肆，則劉禪勝之多矣。

【註解】

1 詎音巨，豈料，哪能想到。

2 畢命，結束生命，多指橫死。

## 二十、北齊高氏兄弟淫亂殘殺報應迅速（感）

北齊，齊主高洋，以功業自矜，遂肆行淫暴，凡諸殺害，皆令支解，或焚於火，或投於河。至於末年，自知不久，謂常山王演曰：「奪位時，慎勿殺我也。」十月殂，太子殷立，丞相演廢殷為濟南王而自立，是為孝昭，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，立世子百年為太子，後又殺殷。殷死後，孝昭不豫，三旬而崩，詔徵長廣王湛統大寶<sup>1</sup>，與湛書云：「百年無罪，可以樂處置之，勿效前人相殺也」。湛即位，是為武成，封太子為樂陵王，後以罪召至，遣左右亂捶擊之。所過處血皆遍地，氣息將盡，

曰：「乞命，願與阿叔為奴。」遂斬之。

《易》云：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高洋肆行淫暴，及其已死，且禍及子孫，此固理之當然。高氏兄弟，固皆豺虎不食<sup>2</sup>之倫，然報應如簷前水，點點不差移，可畏如此。

按：《通鑑大感應錄》曰，高洋篡魏，廢魏主弒之，並殺其三子，繼滅元氏之族，前後死者七百餘人，更自淫亂高氏婦女，以賜左右。幽其弟浚、渙於地牢，使食便溺<sup>3</sup>，復燒殺之，喪心病狂，一至於此。乃洋淫高氏婦女，湛即淫洋妻，洋殺弟姪諸王，演即殺洋太子，湛又殺洋少子，演殺洋太子，湛亦殺演太子，湛淫洋妻，湛妻胡后，多與無賴僧通，何相報之速也。

【註解】

1 大寶，帝位，國璽。

2 《詩經·小雅·巷伯》：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」謂連虎也厭惡不吃也。

3 食，吃。便溺，音便尿，大小便。

## 二一、隋朝楊堅以詐得國煬帝復恣意酒色國祚以亡（報）

相傳隋煬帝生時，獨孤后夢龍出身中，高飛十餘里，忽墮地而尾斷，因告文帝，帝沉吟默然不答，知非佳兆。三歲，戲於文帝前，抱之，玩視良久，曰：「是兒極貴，恐破吾家。」文帝雖愛之，而亦不快。文帝既有天下，原欲立太子勇位，詎煬帝與楊素密謀，於文帝病中鳩之，偽造遺詔而繼立，復蒸庶

母宣華夫人，為逆子之尤者也。故有詩云：「何物阿閭<sup>1</sup>同獸類，居然霸佔父皇妃。」或曰：「楊堅以詐術得國，卒能平齊滅陳，一若有逆取順守之才。豈知其天性雄猜，不學無術，徼倖於一時，又安能垂貽於後世哉。」煬帝即位不久，命以洛陽為東京。夫成周定鼎，增設陪都，由後追前<sup>2</sup>，非不足法，第<sup>3</sup>煬帝恣意酒色，此舉只為淫侈<sup>4</sup>計耳。故即洛陽西陲，闢地二百里，為西苑，役民力百萬。內為十六院，聚巧石為山，鑿池為五湖四海，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，驛至京師，天下共進奇珍，莫知其數。並詔定西苑十六院名，院有二十人，皆擇著有<sup>5</sup>容色之美人實之，並以帝常御幸者為之首。又鑿五湖，方四十里。煬帝恆宿十六院中，讌飲無虛夕。又開隋渠，引洪河之水，東遊維揚，即運河是也。《客中閒集》云：「煬帝開

河成，取吳、越民間女，年十五六者五百人，謂之殿腳女，置於龍舟。每綵纜一條，女十人牽之，間以羊十口。時盛暑，翰林學士盛世基獻計，請以垂柳栽於兩堤上，一則樹根可護河堤，二則牽舟羊食其葉。」荒淫奢侈若此，國祚其能久享乎。旋天下大亂，為李唐所得。

【註解】

- 1 語可見《歷史通俗演義·南北史·第八十九回》。「阿闍」，未詳，疑為阿闍之訛。「阿闍」應即「阿堵」，如謂這個、這個東西。
- 2 這字疑為「追」字之訛。
- 3 第，但，但是，然而。
- 4 淫侈，荒淫奢侈。
- 5 著有，「著有成效、著有勞績」的著有。著，顯著的著。

## 二二一、唐高祖以玩弄女色被脅迫而幸獲政權其後亦因女色而貽害（史）

報應之說，本屬渺茫，然亦有不得不信者。唐高祖初為晉陽留守時，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。後太宗起兵，使寂以此事脅高祖，謂：「二郎舉義旗，正為寂以宮人侍公，恐事發族誅耳！」高祖意乃決，是高祖之舉兵，實以女色起也。及太宗殺弟元吉，即以元吉妻為妃。盧江王瑗以反誅，而其姬又入侍左右。是兩代開創之君，皆以女色縱慾。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，其後稱制命，殺唐子孫幾盡。中菁<sup>1</sup>之醜，千載指為笑端。韋后繼之，穢聲流聞，並為其所通之武三思，榜其醜於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。尋又與安樂公主，毒弑中宗。宮闈女禍，

至此而極。及玄宗平內難，開元之始，幾於家給人足，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。雖安史之變，不盡由於女寵，然色荒<sup>2</sup>志怠，惟耽樂之徒<sup>3</sup>，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，釀成大禍而不知，以致漁陽鼙鼓<sup>4</sup>，陷沒兩京，而河朔三鎮，從此遂失，唐室因以不競，追原禍始，未始非色荒之貽害也。然則以女色起者，仍以女色敗，所謂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終者，得不謂非天道好還之昭然可見者哉？

【註解】

1 中葍，音中鈎，在屋內談論淫邪之私房話。

2 色荒，荒於色，沉迷於女色。《書經·五子之歌》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」

3 猶云正是因為是耽於淫樂之輩的關係，所以任用非人而不能覺悟……。

4 鼙鼓，音皮古，古代軍中使用的戰鼓。漁陽鼙鼓，指安史之亂。

## 二二三、淫蕩成性卒被賜死（報）

房玄齡功在唐室，為太宗所重，玄齡次子遺愛尚太宗第十八女高陽公主，玄齡病危，太宗親躬臨視，且詔太子就省，擢遺愛為右衛中郎將。玄齡去世，追贈太尉，謚文昭，陪葬昭陵。

玄齡既歿，高陽公主即唆使遺愛與玄齡嫡子遺直分居，且於太宗前譖訴遺直，經直辯明，太宗亦不直公主，竟召之入宮痛罵。公主素為太宗鍾愛，恃寵生嬌，因以怏怏不樂，遂與遺愛出獵，藉資解悶。既而入憩佛廬，僧人辯機，貌極偉皙，尤善逢迎，公主而悅之，乃留廬宿焉，暗與辯機結成歡喜之緣。另命兩侍女伴遺愛出遊，遺愛左擁右抱，樂不可支，無復顧及公主與僧人偷歡矣。

辯機擅房中祕術，令公主魄散魂消，竟以金寶神枕賜之。嗣為盜竊去，盜為官吏所執，搜出神枕，訊鞫得其情，知乃從辯機之佛廬竊來，傳問辯機，無從抵賴，招認為公主賜。事由御史糾劾，太宗自慚，不欲追問，令將辯機處斬，並斬公主近身奴婢多人，謂為導主為非，以寢其事。而公主仍不知悔改，淫蕩如故。

迨太宗駕崩，公主對太宗殺其情郎之恨仍未息，雖有臨喪送葬，然無戚容。從此且日益肆淫，無所忌憚。浮圖<sup>1</sup>智昷、惠弘、方士<sup>2</sup>李晃之輩，藉端誦經作法，出入公主宅第，暗中偷歡。又聞有高太醫者，能以藥媚婦人，託詞診脈，召入侍寢，得親薊澤<sup>3</sup>。公主面首<sup>4</sup>，不勝其數，穢名四播，宮廷<sup>5</sup>俱曉。深恐一旦獲罪，於是陰通掖廷令<sup>6</sup>陳元運偵察宮省情形，伺機

謀變；並勸遺愛聯絡薛萬徹、柴令武諸人，擬欲奉荊王元景為帝，廢除高宗。

萬徹曾尚高祖第十五女丹陽公主。令武即柴紹之子，亦尚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，兩人均拜駙馬都尉，與高宗不甚調協。荊王元景，為高祖第七子，以有帝位可登，當樂與合謀。惟遺直與公主有隙，且恐受株連，遂祕密舉報。高陽公主與宮廷多有交通<sup>7</sup>，當知消息，亦使人祕密誣遺直謀叛，蓋欲先發制人也。迨水落石出，萬徹、令武等圖異。有據，於是大獄遽興，房遺愛及公主反狀確鑿，由長孫無忌奏上高宗，高宗令捕遺愛下獄，交無忌覆訊，無枉<sup>9</sup>，房遺愛、薛萬徹、柴令武、荊王元景皆坐罪當斬。時丹陽公主已歿，至於高陽公主、巴陵公主同被賜死。

太宗病危，時高宗為太子，以待父病，與武則天相與目成<sup>10</sup>，於寢室中，作不可告人之事，結下雲雨之緣，與隋煬帝之蒸宣華夫人，同出一轍。隋亡唐興，豈料兩代皇帝後，即重演穢史。太子可蒸父妾，公主之私<sup>11</sup>僧人、方士、太醫亦何嘗不可？恣淫而仍未亂倫，較高宗為勝；高陽公主賜死，高宗豈無內慚於心者乎？若夫公主犯姦淫，太宗竟不加責罰，只殺其近身奴婢了結，其容縱子女可想見；太子、公主之為非，太宗非無失也。或曰：隋煬帝之蒸宣華夫人，煬帝為主動，然高宗之蒸武氏，則武氏主動之，武氏不先誘高宗，高宗何敢下手？高宗之過，武氏與有責焉。至於高陽公主犯姦而致夫婦伏法，房遺愛亦非無責，苟遺愛善於防閑<sup>12</sup>，公主又何敢恣意縱淫，畏罪而謀叛也？追原禍始，房遺愛難辭其咎。是以遺愛伏誅，亦

屬自取。而其後太平及安樂公主事，禍階<sup>13</sup>實啟自高陽公主者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浮圖，此指出家僧人。一作浮屠。
- 2 方士，道士。
- 3 薌澤，即香澤，猶今香水，擦、噴在身上散發出的香氣；此借指公主。
- 4 面首，指古代專供貴婦人玩弄的美男子。
- 5 內宮、外廷。廷指朝廷。
- 6 掖廷，宮中旁舍，妃嬪居住的地方。又，宮中官署名，掌後宮貴人采女事，以宦官為令丞。
- 7 交通，往來，聯繫，交情。
- 8 圖異，謀反。圖，圖謀。
- 9 無枉，沒有冤枉，即（審訊）得實，（調查）真相。
- 10 目成，用眼神傳達心意，相互看上。
- 11 私，動詞，私通。之，語助詞。
- 12 防閑，同義複詞，防範。
- 13 禍階，構成禍事的階梯。階，猶云導火線、前因、遠因、淵源。

## 二四、唐明皇溺愛荒政唐室漸衰（報）

明皇自恃昇平，以為天下無復可憂，遂鎮日<sup>1</sup>聲色自娛，與楊貴妃作樂，政事悉委之<sup>2</sup>李林甫，凡能為之聚斂者，獲重賞。會楊貴妃有一同族兄曰國忠，〈舊唐書〉謂：「無學術拘檢<sup>3</sup>，能飲酒捕博<sup>4</sup>，無行<sup>5</sup>，為宗黨所鄙。」〈新唐書〉亦云：「嗜飲博，數旬貸<sup>6</sup>於人，無行檢，不為姻族齒。」由是無立足地，遂赴蜀從軍，知貴妃得寵，乃來投靠。楊國忠以前曾與虢國夫人相姦，時虢國正寡，國忠寓其家，日夕宣淫<sup>7</sup>不止。國忠初作隨供奉官，後改金吾兵曹參軍，累遷監察御史。李林甫欲危害太子，引為私黨，使之陷害異己，連年誣讎，被誅者百餘族。

天寶十一年，李林甫死，楊國忠繼為丞相，更頤指氣使，

群臣側目。惟安祿山一人可與抗衡，國忠無時不以去之為快，迭言安祿山有叛志，使祿山不自安。天寶十四年一月，安遂起兵叛變，勢如破竹，不久，潼關失守，明皇與貴妃姊妹、皇子、妃、皇孫及楊國忠、韋見素、魏方進，與親近宦官、宮人，由龍虎大將軍陳玄禮引六軍護送奔蜀。

至馬嵬（音危）驛，即今陝西興平縣西，將士憤禍由楊國忠起，適國忠與吐蕃使者廿餘人交談，軍士藉呼國忠與胡虜謀叛，追殺之，並殺其二子，及韓國、秦國兩夫人。明皇聞變，令收隊，軍士不聽，陳玄禮請殺貴妃以息眾怒，韋諤叩請速決，高力士亦請割愛，明皇不得已，命力士縊殺貴妃於佛堂。

袁子才有詩云：「萬歲傳呼蜀道東，鬻拳兵諫太匆匆；將士手把黃金鉞，不管三軍管六宮。到底君王負舊盟，江山情

重美人輕；玉環領略夫妻味，從此人間不再生。香囊消息玉魚涼<sup>10</sup>，萬里陵園白露荒；聽說西宮恩幸少，梅花猶得落昭陽。不須鈴曲怨秋風<sup>11</sup>，何必仙山海上行？只要姚崇還作相，君王妃子共長生。」

史言貴妃於馬嵬縊亡，惟劉禹錫詩又云服金丹死，故袁子才又有《詠馬嵬》云：「莫唱當年長恨歌，人間亦自有銀河；石壕邨裏夫妻別<sup>12</sup>，淚比長生殿更多。家家逐水唱黃裙<sup>13</sup>，金屑桃丹信屢聞<sup>14</sup>；一樣邯鄲同走馬，慎夫人遇漢文君<sup>15</sup>。」袁詩蓋本劉禹錫詩也。

明皇溺其所愛，釀成此變亂後，唐室由是漸衰耳。

【註解】

1 鎮日，整日、成天。

2 悉，全，都。委，託，付，丟給。之，諸，之於。

3 拘檢，拘束檢點。

4 捕博，音僕泊，又名擣捕（音書僕），古代一種賭博的遊戲。

5 行，品行，德行。特指優良或正常的行為。

6 勾貸，借貸。勾，音義同「丐」。

7 宣淫，公然做淫亂的事。

8 迭，音跌，屢次，每每，常常。

9 鬻拳，音育全，一作粥拳、粥權。春秋時楚國大夫，曾力諫文王，王不從，因以武器脅迫。事詳見本書〈荒淫惡報難獲幸免〉。

10 《開天遺事》：「太真素有肉體，夏苦熱，常肺渴，日含玉魚涼液沃肺。」見《歲時習俗資料彙編·月令粹編·卷七

·夏總·含玉魚·注》。此句言其生前寵幸，後句明其死後淒涼。

11 《明皇雜錄·補遺·雨霖鈴曲》：「明皇既幸蜀，西南行初入斜谷，屬霖雨涉旬，於棧道雨中聞鈴，音與山相應。上既悼念貴妃，採其聲為雨霖鈴曲，以寄恨焉。」

12 此句用杜甫名作〈石壕吏〉詩事。

13 《新唐書》卷三十四〈五行志一〉：「楊貴妃常以假髻為首飾，而好服黃裙。近服妖也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『義髻拋河裡，黃裙逐水流。』」

14 迭金屑，黃金的粉末、碎屑。袁枚於詩句自注云「史傳皆言貴妃縊亡，惟劉禹錫詩稱服金屑。」桃丹，一種用銀朱和藤黃合研成粉末的顏料，色如櫻桃，又稱珊瑚粉。

15 慎夫人為漢文帝寵姬，而漢文帝能不耽情溺愛，成文景之治，全比翼之美，以對比楊玉環與唐明皇也。《史記·張釋之馮唐列傳》：「（張釋之）從行至霸陵，居北臨廂。是時慎夫人從，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，曰：『此走邯鄲道也。』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倚瑟而歌，意慘悽悲懷，顧謂羣臣曰：『嗟乎！以北山石為椁（音義同「槨」，棺材外面的套棺），用紵絮斲陳，縻漆其間，豈可動哉！』」（此皆謂其身後事，不為人盜墓；亦江山永固、國祚長傳之義）左右皆曰：『善！』釋之前曰：『使其中有可欲者，雖錮南山猶有郤（音義同「隙」

）；使其中無可欲者，雖無石椁，又何戚焉！』文帝稱善。其後拜釋之為廷尉。」《史記·袁盎鼂錯列傳》：「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從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長布席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說曰：「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、主豈可與同坐哉！適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賜之。陛下所以為慎夫人，適所以禍之。陛下獨不見『人彘』乎？」於是上乃說，召語慎夫人。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。」

## 二五、有賢妻之佐而成功惑於媚姬而失敗

（報）

元載為唐肅宗、代宗兩朝宰相，顯貴一時，妻乃王縉之女，字韞秀，嫁載於微時，時王縉鎮北京，久而為妻族所輕視，韞秀謂載曰：「何不奮學以求上進乎？」因盡出奩幌資裝<sup>1</sup>，以供膏火<sup>2</sup>筆紙之費。載至京，屢陳時務，深得上旨，肅宗擢拜中書。載貴盛時，性情日驕，客候其門，輒被拒之千里外。韞秀賢，殊不以為然，為詩一篇諫之。

《杜陽篇》言：「載有寵姬薛瑤英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質，瑤英善於巧媚，由是載惑之甚，不獨疏於國事，且瑤英之父曰崇本，兄曰從義，與其母娟，遞相出入，以搆<sup>3</sup>賄賂，謂之關節<sup>4</sup>。載後貪恣為心，竟招罪累而亡其家。韞秀少有識量<sup>5</sup>，載被戮後，令之入宮，堅不從命。」至載之成，有賢妻；載之敗，有媚姬，可謂因果顯然。

【註解】

1 奩幌資裝，音連誑資裝，嫁妝。

2 膏火，音高火，原指燃燈用的油膏，用以比喻求學的費用。

3 音義同「構」，構成，猶云亂搞。

4 關節，暗中請託、賄賂。

5 識量，謂有見識、度量。

## 二六、惑於美色亦為美色所誤（報）

朱溫篡唐，國號大梁，廢昭宣帝為濟陰王，各鎮不敢抗命，獨有晉、岐、吳、蜀四鎮不服，移檄討梁。晉即河東，為李克用據；岐即鳳翔，為李茂貞據；吳即淮南，為廬州人楊行密所據；蜀即四川，為王建所據。

王建少無賴，慣作鼠竊<sup>1</sup>，《北夢瑣言》謂：「其曾受僧處弘勸勉，而有此功業。」據載<sup>2</sup>云：「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，王建微時，販鹽於均、房<sup>3</sup>間，仍行小竊，號曰賊王八。處弘

見而勉之曰：『子他日位極人臣，何不從戎，別圖功業，而夜遊晝伏，沾賊之號乎？』建感之，投忠武軍。後建在蜀，處弘擁門徒入蜀，構精舍以安之，即弘覺禪院也。江西鍾傅微時，亦以販鹽為事，遇上藍和尚，教其作賊而剋洪井<sup>4</sup>，自是加敬，至於軍府大事，此僧皆得參之也。」

王建據蜀，旋即僭號稱尊，國號大蜀，改元武成。嗣復自上尊號，稱睿聖皇帝，用王宗佶（音吉）、韋莊為相，遂帝一方焉。其所謂反抗朱梁者，實則純盜虛聲<sup>5</sup>，非真心興復唐室也。建出身寒微，正室周氏，自屬才貌平常，且無子嗣，雖有姬媵數人，生有數子，然無麗色。後得眉州刺史徐耕二女，入侍後宮，一雙姊妹花均具絕色，彷彿與江東大喬、小喬相似，王建愛之逾珍璧。大徐女產一子，曰宗衍，小徐女生一子，曰

宗鼎，宗鼎生先，排第七，宗衍最幼。大徐女封賢妃，小徐女封淑妃，大徐女賂通宰相張格，策動百官，署名上表請立宗衍為太子，王建以宗衍幼弱，恐其少不更事，殊不同意。詎為大徐妃之色所惑，竟立宗衍為儲君。王建既歿，宗衍乃嗣位，鎮日酣歌醉舞，荒淫無度。

好景不常，樂極生悲，不久，唐主興軍攻蜀，勢如破竹，守將棄城西退，三泉一役，交鋒即潰，王衍<sup>6</sup>不得不降，遂白衣首絰<sup>7</sup>，銜璧牽羊<sup>8</sup>，蜀臣衰絰徒跣<sup>9</sup>，由王衍率群臣迎唐兵入成都。統計<sup>10</sup>王建據守兩川，一傳即亡，共三十五年而已。王建明知幼子不能守成，徒以惑於徐賢妃之色，卒立為太子，舉兩川數十載之經營，不惜為孤注之一擲。好色者必為色誤，王建其明鑑也。

【註解】

1 鼠竊，鼠輩的鼠，謂小賊。

2 事見《太平廣記·卷第二百二十四·相

四·僧處弘》。

3 均、房，二州名。

4 洪井，地名。作賊，謂起兵作亂，相對

於朝廷而言為賊；非小賊、盜匪之謂。

5 盜虛聲，猶沽名釣譽也。

6 王衍本名宗衍。

7 白衣首經，音白衣手蝶，身穿喪服，頭

戴麻布做的帶子，表示請罪降服。

8 銜璧牽羊，音賢畢千楊，表示請罪降服

。口啣璧以上貢，手牽羊以犒軍。

9 衰經，音催蝶，此作動詞，穿著麻布喪

服。徒跣，音圖顯，赤足步行。

10 統計，猶云總計。統，總。

## 二七、淫亂被弑（報）

五季之世，天下大亂，篡弑相仍<sup>1</sup>，連年兵禍，五十三載之中，君凡十三，易姓者八，此僅以汴、洛間而言；其各據一隅者，亦凡十國。其時直是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

無禮義，無廉恥，混亂情形，有甚於南北朝。首先篡唐為朱全忠，原名溫，宋州碭山午溝里人；父名誠，為村中老學究，設帳授徒；妻王氏，生三子，溫排行第三，人呼之為朱阿三。

唐僖宗乾符四年，黃巢據曹州，橫行山東一帶，至是，溫往投之，在巢部年餘，立功不鮮。已而巢稱衝天大將軍，驅眾南下，溫留守山東，巢率眾轉戰浙閩，趨入廣南。時南方癘疫甚盛，巢眾多死亡，迫得北歸，從桂川渡江，從湖南出長江，渡淮而西，復集山東留眾，拔東都，入潼關，陷長安，僖宗出奔，巢稱大齊皇帝，中原一帶，糜爛不堪。溫東馳西突，掠得美人不少，其後溫背巢降唐，於僖宗中和二年，拜溫為汴州刺史，兼宣武軍節度使。迨李克用克長安，逐黃巢，巢逃藍田，溫移節<sup>2</sup>宣武軍，留治汴州。黃巢敗亡，而溫勢日盛，卒篡唐

而自立，是謂梁太祖。

朱溫貪淫無度，溫之義子友文，頗有才幹，溫愛之勝親子。溫遷洛，留友文守汴梁，溫得與友文妻王氏幽叙偷歡，王氏亦曲意逢迎，要求溫以帝位傳於友文。溫惑於王氏之色，且愛友文之才，因而答允。詎事為文珪妻張氏所悉，張氏早與溫有染，不禁大妒，遂將傳位友文消息，告之友珪，友珪潛至溫寢室弑溫，並誅友文，矯詔託稱乃父遺制，傳位次子。而友珪在位，亦半年矣。

朱溫淫惡，竟與兩媳通奸，為千古老淫蟲。溫淫子婦，固不父，而友珪弑父，亦不子，是故五代之世，不君不臣、不父不子，非虛語也。

【註解】

1 仍，頻仍的仍；「相仍」謂連接不斷、頻頻發生。

2 事移節，猶云改官。蓋「節」度使」改任，故云移「節」；且鎮守皆持節故。

## 二八、敗德亂倫同斃沙漠（報）

後晉高祖石敬瑭（一作瑋），在位七年而歿，其子重睿，尚在沖齡<sup>1</sup>，廷臣以國家多難，宜立長君，擁其兄子重貴繼位，是為出帝。時重貴已進封為齊王，遂飛使奉迎；重貴得報，星夜赴鄴，哭臨<sup>2</sup>保昌殿，於柩前即位。重貴既為帝，首宗要事則為欲得寡居叔母為妻，以償夙願，至於軍國大事，其次焉者耳。緣重貴叔母馮氏，為鄴都副留守馮濛之女，容貌絕豔，高祖為季弟娶之為婦，不幸天妒紅顏，婚後不久，竟失所天<sup>3</sup>，

馮獨守孤幃，雙眉鎖恨。重貴久已起心，只因尊卑有別，且高祖素嚴閹範<sup>4</sup>，不敢妄為。重貴及為汴京留守，值元配魏國夫人張氏逝世，屢欲勾引馮氏，納為繼室，然轉念一旦為高祖譴責，帝座不能保。蓋重貴深知高祖，僅存幼子重睿，彼雖為猶子<sup>5</sup>，惟受寵與皇子無殊，將來帝位繼承，十居七八者也。於是暫斂一時淫心，待他日大權在握，始再圖之，亦未為晚。

是以重貴一登寶座，即欲求償夙願。其時高祖李后，其母安氏，皆來奔喪，與馮氏同在梓宮<sup>6</sup>前，素服舉哀。重貴望見馮氏縞衣素袂，尤覺苗條，千嬌百艷；重貴呆立一旁，魂飛天外，而馮氏亦頻偷眼暗窺重貴，四目相投，兩心相印者矣。

舉哀已畢，重貴即命令左右導馮氏入行宮，擇一幽雅寢所，以居之。是夕，重貴至馮氏寢所，馮氏起迎，重貴曰：「叔母

今日定覺辛苦，特來問安。」馮氏媚視重貴，嬌聲對曰：「陛下既承大統，妾當拜賀，問安何敢當也。」隨即向重貴檢衽<sup>7</sup>。已而又故意曰：「誤矣，朝賀須在大殿，不應在寢所行之。」重貴笑曰：「誠然，此處祇合行家人之禮，且坐下叙談可也。」馮氏乃與重貴對坐。重貴令侍女迴避，二人漸及調笑<sup>9</sup>，其後重貴對馮氏曰：「我已正位，萬事俱備，祇缺一皇后，殊為美中不足。」馮氏曰：「元妃雖薨，仍多嬪御，從中冊立一皇后，不難也。」重貴曰：「皆不配為皇后，奈何？」馮氏嫣然曰：「身為天子，天下美人，悉由采選，絕非難事。」重貴曰：「意僅得一人，未知其人樂允否耳？」馮氏曰：「咫尺天威，何敢不從？」重貴起立湊近馮氏身旁，低聲曰：「正是叔母。」馮氏假作推卻，重貴曰：「早先滿口依從，幸勿再卻。」

於是擁馮氏入羅幃，馮氏半推半就，相與成歡，馮氏久曠<sup>10</sup>，格外情濃，由是一連歡戀數宵，不避嫌疑，掖廷<sup>11</sup>無人不知。

未幾，重貴正式冊立馮氏為后，先尊高祖李后為皇太后，生母安氏為皇太妃，然後備六宮仗衛，太常鼓吹，與馮氏同至西御莊，在高祖靈位前，行廟見禮。群臣入賀，重貴怡然曰：「奉皇太后命，卿等不必慶賀。」群臣遂退，重貴挈馮氏回宮，張樂設飲，重貴固樂不可支，馮氏亦喜出望外，酒酣，馮氏起座歌舞，曼聲度曲，宛轉動人，重貴顧而樂之，左右亦不暇避忌，相與鬪堂，重貴竟乘勢挽馮氏手，同入寢宮，其荒唐若是。

重貴以姪繼統，無非欲立長君，以應付國家多難之秋，奈甫經蒞事，無心軍政，即納叔母馮氏為后，瀆倫傷化，敗德亂常，名為人君，行同禽獸！馮氏以叔母之尊，甘與猶子為偶，

且酒酣歌舞，形同姬妾，殊失身分，淫婦無恥，莫此為甚。厥後出帝（重貴）與皇后（馮氏）同斃沙漠，或云淫惡之報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沖齡，指幼年。
- 2 哭臨，國喪時，眾人舉哀同哭。帝后死喪，集眾定時舉哀叫哭臨。泛稱人死後集眾舉哀或至靈前弔祭。
- 3 謂喪夫。
- 4 閨範，音捆飯，婦女的德行，閨閣內的規矩。嚴，講究，重視。
- 5 猶子，姪子。
- 6 梓宮，音紫工，皇帝的棺木。以梓木做成。
- 7 檢衽，音練認，古代女子所行的拜禮。
- 8 祇，音隻，只。
- 9 調笑，音條肖，戲謔、玩笑。謂原來還莊重正經，現在變成輕薄、隨便。
- 10 久曠，這裡指馮氏喪夫守寡已久。
- 11 掖廷，音夜亭，嬪妃居住之處。

## 二九、五代時南漢後主荒淫失國（報）

南漢後主劉鋹（音敞），淫昏失德，鎮日荒耽酒色，偶得一波斯女，豐艷善淫，曲盡<sup>1</sup>房術，遂大加寵幸，賜號「媚豬」。迨宋太祖命潘美伐南漢，國遂亡。

【註解】

<sup>1</sup> 曲盡，音屈近，極盡，十分。曲，指微末處。細微處都能夠照顧到，叫曲盡。

### 三十、淫念陰謀惡報（正）

申屠氏，宋時長樂人，貌美而艷，申屠虔之女也，既長，慕孟光之為人，自名希光，十歲能作文，讀一過輒能成誦。其兄漁釣海上，作詩送之曰：「生計持竿二十年，茫茫此去水連

天。往來酒灑臨江廟，晝夜燈明過海船。霧裏鳴螺<sup>1</sup>分港釣，浪中拋纜枕霜眠。莫辭一棹風波險，平地風波更可憐。「其父常奇此女，不妄許人。年二十，侯官有董昌，以秀才異等，為虔賞識，遂以希光妻昌，希光臨行，作詩留別<sup>2</sup>，詩且不叙。入門絕不再吟，食貧作苦晏如<sup>3</sup>也，居久之。當靖康二年，郡中有大豪方六一者，虎而冠者<sup>4</sup>也，聞希光美，心悅而好之，乃使人誣昌陰謀重罪，罪至滅族。六一復佯為居間<sup>5</sup>，得輕減，獨昌報殺，妻子<sup>6</sup>幸而免死。因使侍者通殷勤，強委禽<sup>7</sup>焉。希光具知謀，謬許之，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，乃求利匕首，懷之以往，謂六一曰：「妾自分<sup>8</sup>身首異處，賴君高誼，生死而肉白骨<sup>9</sup>；妾之餘<sup>10</sup>，君之惠也，敢不奉承君命，但亡人<sup>11</sup>未歸淺土，心實傷之，惟君哀憐，既克葬，乃成禮。」六一大喜，立

使人以禮葬之，於是希光偽為色喜，遂入室。六一既至，即以匕首刺之床中，六一立死！因<sup>12</sup>復殺其侍者二人。至中夜，詐謂六一卒病委驚<sup>13</sup>，以次呼<sup>14</sup>其家人，家人皆驚惶，先後奔入，希光皆殺之，盡滅其宗，因斬六一之頭置囊中，馳至董昌葬所，以頭祭之，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：「吾以此下報董君，死不魂魄矣。」遂以衣帶自縊而死。

敬道<sup>15</sup>曰：六一用計造謀，致人夫妻死別家亡。希光一女，更能將六一全家毀滅，使出陰謀毒計者，有何益哉？

【註解】

- 1 鳴螺，吹鳴螺製的號角。此詩乃此女送兄之詩，「作詩」者，希光也。
- 2 留別，離別時留為紀念。又指請人止步別送了，就此告別。
- 3 晏如，音厭如，即晏然，安寧、平靜，悠閒安適、甘之如飴的樣子。
- 4 虎狼戴帽子，猶言衣冠禽獸、披著羊皮的狼。

5 居間，音拘肩，居間調停、從中調解。  
6 報殺，謂以死刑定讞。妻子，妻、子，妻兒。

7 委禽，下聘。古代婚禮用雁作為訂婚的聘禮，故稱下聘為「委禽」。

8 自分，音自奮，自料，自己估量、揣測。分，本分的分，動詞。

9 謂救活死者，使死者復生。生、肉，作動詞用，使生、使長肉也。

10 餘，餘生，剩餘，剩下來；言能免罪。  
11 亡人，謂其亡夫。

12 因，因而。

13 卒病，音促病，卒，同「猝」，指突然發生的急重疾病。《靈樞·歲露論》：

「然有卒病者，其何故也。」又音足病

，指新病；與舊病相對而言。《金匱要略·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》：「夫病痼

疾，加以卒病，當先治其卒病，後乃治其痼疾也。」突發的病變多為新近之病

，故二義可通。委驚，應即痿驚，類似中風癱瘓也；或即脫陽。此「病」作動

詞，謂生痿驚之病。  
14 以次，依次。即一個個叫進來，她一弱

女子才能一個個殺死復仇。

15 敬道，不詳。◎希光此事又可見《宋稗類鈔·卷三·貞烈》。

## 三一、美色敗官守（色）

宋初，陶穀使南唐，崖岸<sup>1</sup>高峻，示人以不可近。後主李煜患之。韓熙載曰：「此老一雙鬼眼，可以折也。」乃命府中歌伎秦弱蘭，偽稱驛卒女，執灑掃之役以近陶，款語<sup>2</sup>相逗，陶因與狎，始有〈春光好〉一詞之製。蘭既得志，歸報熙載，後主召宴澄心堂，陶威重如故，乃出弱蘭侍酒，歌〈春光好〉侑<sup>3</sup>之，陶知受給<sup>4</sup>，又惑弱蘭之色，迥異前日素淡<sup>5</sup>，不覺心醉，連進巨觥，是夕大醉，嘔吐狼藉，失態而歸。事聞宋廷，終太祖之世，絕不肯重用陶穀，即由此也。孔子曰：「枵（音成）也欲，焉得剛！」惟熙載能察人於微，故陶為所算<sup>6</sup>。然世事無獨有偶，陶穀之後，又有何聖從、韓璜二人，均為女色所敗，可知美人關之不易過也。

《邵氏聞見錄》曰：文潞公（彥博）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成

都，時年未四十，成都風俗喜行樂，公多燕集<sup>7</sup>，有蜚語<sup>8</sup>。至京師，御史何聖從，因謁告<sup>9</sup>歸，上遣伺察之。何將至，潞公亦為之動。幕客張少愚謂公曰：「聖從之來無足慮。」少愚與聖從同郡，因迎見於漢州，命酒設樂，有營妓善舞，聖從狎之，問其姓，曰「楊。」聖從曰：「所謂楊臺柳者。」少愚即取妓項羅帕，題詩曰：「蜀國佳人號細腰，東臺御史惜妖嬈<sup>10</sup>；從今喚作楊臺柳，舞盡東風萬萬條。」命妓作柳詞歌之，聖從極相賞洽<sup>11</sup>。後數日，聖從至成都，頗嚴重<sup>12</sup>。一日，潞公大作樂以宴聖從，迎其妓，雜府妓間，歌少愚之詞以侑觴<sup>13</sup>，聖從為之大醉。及還朝，潞公之謗遂息。又《清波雜志》亦記此事，且云妓名「王宮花」，其首句詩則作「舞徹漳州更六么<sup>14</sup>」，三句作「從今改作王宮柳」，微有不同，但要為<sup>15</sup>喧傳一時則

可想；所未聞者只真宗一人。俗云「瞞上不瞞下」殆此類也。

韓璜報王鈇（音膚）事，見《鶴林類編》云：紹興間，王鈇帥番禺（音潘隅），有狼藉聲。朝廷除<sup>16</sup>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，令往廉察<sup>17</sup>。憲治<sup>18</sup>在韶州，韓纔建臺<sup>19</sup>，即行部指番禺，王憂甚，寢食俱廢。有妾故錢塘娼，問「主公何憂？」王告之故，妾曰：「不足憂也。璜即韓九，字叔夏，舊游妾家最歡；須強邀之飲，妾當有以敗其守<sup>22</sup>。」已而韓至，王郊迎不見，入城乃見<sup>23</sup>，堂上不交一語。次日報謁<sup>24</sup>，王宿治具<sup>25</sup>於別館，茶罷，邀遊郡圃，不許，固請<sup>26</sup>乃可。至別館，水陸具陳<sup>27</sup>，伎樂大作，蹶蹶<sup>28</sup>不安。王麾去<sup>29</sup>伎樂，陰令諸娼淡妝詐作姬侍，迎入後堂劇飲；酒半，王妾於簾內歌韓昔所贈詞，韓聞之心動，狂不自制，曰：「汝乃在此耶？」即欲見之。妾隔簾故邀其滿飲，至於再三，終不

肯出，韓益心急。妾乃曰：「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，今日能為妾舞一曲，即當出也。」韓醉甚，不知所以<sup>30</sup>，即索<sup>31</sup>舞衫，塗抹粉墨，踉蹌<sup>32</sup>而起，忽仆於地。王急命索輿，諸娼扶掖而登歸船，昏然酣寢，五更酒醒，覺衣衫拘絆<sup>33</sup>，索燭照鏡，羞愧無以自容，即解舟還臺<sup>34</sup>，不敢復有問。此聲流播，旋遭彈劾，王鈇反獲善休。以上為《玉露》<sup>35</sup>之詞。按《宋史》，韓璜為諫官，以風骨著稱，迺見毀於娼女，甚矣，酒色之債事<sup>37</sup>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崖岸，比喻性行儀態兀傲巖峻，一本正
- 2 欸語，即款語，軟語，親密的說話。
- 3 侑音右，助酒興，勸人飲食。
- 4 受給，音瘦待，即受騙。
- 5 素淡，謂反應冷淡。
- 6 為，被。算，算計。
- 7 燕集，音厭急，同讌集，宴飲聚會。
- 8 蜚語音飛雨，流言蜚語，原指沒根據的謠言，此指不好的名聲傳播開來。
- 9 謁告，音頁告，告假、請假。
- 10 妖嬈，音腰饒，美麗而輕佻的樣子。

- 11 賞洽，欣賞融洽，和樂、沉醉其中的樣子。
- 12 嚴重，嚴肅莊重，莊嚴穩重，一本正經、不苟言笑的樣子。
- 13 侑觴，音又傷，勸酒。觴，酒杯。
- 14 皆歌曲名。
- 15 要為，音藥維，總是。
- 16 除，派除、除官、派任。除……為……，派為……官職。
- 17 廉察，調查、訪查、視察、偵察、考察。
- 18 憲治，提刑辦公的所在。宋代提點刑獄為地方最高司法機構。
- 19 纔建臺，才到任。纔音義同「才」。建臺指入駐辦公室，安頓好，上任。
- 20 謂往番禺地區視察。行部，指巡行所部屬、統轄的部位。指，往，向；或為「詣」之訛。
- 21 故，舊，昔時，以前。
- 22 官守的守。為官的操守、本分。
- 23 謂在城外迎接韓璜時韓不見他，入城後才肯見他。
- 24 報謁，音抱頁，回訪，回拜。來謁之後要報謁，故謂回訪為報謁，報，回報。
- 25 宿，音素，早先，事先。治具，準備好、籌備好接待時須具備的用具、事物。
- 26 固請，堅持邀請；即前文之「強邀」。
- 27 將山珍（陸）海味（水）一應陳列出來，謂佳餚豐盛。水陸謂其所產的食物。
- 28 踧踖，音促急，恭敬警扭感到不安的樣子。外表恭敬而內心局促不安。
- 29 麾去，音義同「揮去」。
- 30 不曉得如何是好。
- 31 索，求，找，要某樣東西。
- 32 踉蹌，音瞭嗶，走路歪斜不穩。
- 33 拘絆，音拘伴，拘束牽絆，不舒服。
- 34 解舟，解開舟的纜繩啟航。還臺，回到自己提刑的駐地、辦公處。

35 《玉露》，《鶴林玉露》。◎事又見《

宋人軼事彙編》卷十六。

36 迺見毀，乃（竟）被毀。

37 債事，音憤是，敗事，壞事。

### 三三一、溺於色慾及苟安多召身敗名裂（史）

中國歷朝帝王，自秦、漢迄明、清各朝代，始初三、四世之君主較英明自勵，國勢隆盛，享年亦較永。迨至後世，逐漸驕滿，耽於苟安、溺於女色，政亂民貪，國祚亦短。清朝習慣，每歲狩獵講武，以訓勤勞而杜安逸，法良意美，故清康熙、乾隆兩朝，各享祚六十餘年，為史上罕見。其後嘉慶朝代廢止狩獵，國勢頓衰，帝年亦不永。曠觀中外往史<sup>1</sup>，專制君王，其始非不欲國利民福，但或溺於女色，或貪圖逸樂，以致群小弄事，國政日非，卒召身敗名裂。推源禍始，亦由自取之咎耳<sup>2</sup>。

其他一切眾生，當亦益知自勵警惕為重要也。

【註解】

1 廣覽博覽中、外過去的歷史。曠，廣博。2 耳，音義同「爾」，罷了。  
，宏大。

### 三三三、因色奪婦殺身（報）

沈積中，北宋徽宗時江蘇常州人，賜進士出身，累官至戶部尚書。然生平無氣節才華，但事營鑽，逢迎達官，固一狡獪卑鄙之冠帶<sup>1</sup>中敗類，社會中蠱賊也。北宋之末，朝綱委靡，權臣肆橫，至為國家之痛；然正因如此，沈輩乃能安然顯位。自古國家將亡，比比如之！然人之禍福倚伏，鮮不自召，故沈之官運雖隆；德之不修，乃終不免身罹慘禍，穢流後世，適足

為士大夫警，則亦哀哉！

沈初投蔡京，後依王黼（音甫）。王黼正其品流<sup>2</sup>，以周旋勢利有譽<sup>3</sup>，乃與沈相惜相濟，沈亦藉之得意青雲，由戶部員外郎轉祕閣修撰，再為河北轉運使。及帝召入，除戶部侍郎，一時寵榮，前程燦錦也。

沈初為侍郎，富貴而歸故鄉。偶步河干，遽見一洗衣少婦，年可十六七，肌膚勝雪，姿貌絕倫，不禁神為之奪，借故扳談<sup>4</sup>，輕佻挑逗，而婦竟莊謹不答，無所動容。沈無已<sup>5</sup>，俟<sup>6</sup>洗既畢，乃目送之去而迹<sup>7</sup>其居。輾轉偵悉婦為竹器匠陸長發媳，遂委宛<sup>8</sup>使人重金購之，不獲，心殊怏怏；然志未已，嗣<sup>9</sup>囑家僕沈七謀諸地方官，地方官固樂結好而侈言効命焉<sup>10</sup>。

無何<sup>11</sup>，盜案突發，陸父子以勾通窩藏論罪處死，一家傍

惶，無所為計。忽有獄卒言於長發曰：「能有重資，不免亦減<sup>12</sup>。」並為策賣媳以婢朝廷顯宦夫人，冀全兩利。陸子悲曰：「呱呱者墮地未久，而母乃去，苟留母而父、祖同亡，變孰甚於此！」與父相抱痛哭。已而既瀕絕境，乃強忍辛酸允之。於是父子慘墮術中<sup>13</sup>，而婦亦第痛念翁婿<sup>14</sup>含冤待雪，固未悉禍伏於洗衣時也。

沈既買婦歸，佯為不知。共載至京，始召與見。詐問既畢，遂深憐其身世，恩遇無比。且忿然而慰之曰：「世間有此不白之事乎？余當立脫而翁婿罪，而但安於斯<sup>17</sup>可矣！」婦初見沈，惟俯首忸怩<sup>18</sup>，今再見之，已不復認。且誠鄉野無識，焉洞<sup>19</sup>奸計？益不意<sup>20</sup>沈無歸己夫家之心，別有詭圖，但幸翁婿脫罪而德沈為天恩之不再也。沈又俟機日以蜜語富貴誘婦，遂卒納為

妾。<sup>21</sup>婦既沐德，自盡態迎合，沈由是如身置仙境，不復知有人間。然終以卑鄙無行，中心昏瞶，縱放久之，乃萌異想，陰以財物招攬鴇妓教婦歌舞、周旋、應對等術。既嫻，唆令因機結好顯要，己則坐取利祿。時王黼為相，沈力趨承，王遂與婦愛昧<sup>22</sup>尤甚。事之惡者，不脛而走，乃不久，沈以妾侍人，穢聞都中。中書舍人程振謀劾之，沈突極諛與會<sup>23</sup>；席間，以婦相見，華裝盛飾，佞傍之下，玉顏奪仙，嬌態攝魄，中書舍人乃曳兵棄甲<sup>24</sup>，立降裙下，事遂寢止。

惟婦久習浮華，生活荒誕，亦早成淫娃，偶爾需索不足，濫及僕隸，尤與沈七私戀最嫵<sup>25</sup>。迨至春光乍洩，沈七賤，非顯達比，怒欲殺之；七乃匿居於外，俟機對婦悉吐陸家舊冤。婦聆竟<sup>26</sup>，恨沈不已，遂陰萌殺機。會沈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

赴燕山任，婦遂密與七謀，先計遭調<sup>27</sup>家人財物而私收其產。此行中途，止寓共酌，媚而醉沈，乃親揮白刃刺殺之死，偕七宵遁。事發，地方官查七不在行列，妾已去，乃以盜殺劫財虜妾按之，懸緝<sup>28</sup>連年不獲，乃已。而沈無功於國，有玷於官，佈禍奪婦，因色殺身，其報雖酷，亦云宜也。

【註解】

1 冠帶，頂冠與腰帶，官家妝束，指士族、貴人、士大夫之流。

2 正其品流，正是他那一類人。品流，指其同類。

3 因為周旋在勢利貴戚之間而獲有聲譽。

4 扳談，音義同「攀談」。

5 無已，不得已。無，不得。

6 俟音寺，待。

7 迹，謂追蹤、跟蹤，動詞。

8 委婉，委曲婉轉，曲折，私下，間接；亦大費周章之意。

9 嗣音寺，後（來）。

10 謂地方官也樂得與之交好而大言不慚、滿口答應願為他效命。

11 沒多久。

12 謂即使不能免罪也能減輕刑責。

13 謂淒慘落進他們的圈套算計之中。

14第，但，只是。

15翁婿，此指她公公（翁）和丈夫（婿）。

16而，爾，你。

17而，爾，你。但，只要。斯，此，此地

。妳只要安心待在這裡就好。

18忸怩，音紐尼，害羞、怕生、難為情的

樣子。此「初見」指其洗衣時也。

19焉，何，何以，如何能。洞，洞察、洞

悉、洞燭先機的洞。

20更不料。

21前但只作其夫人之婢而已，今則據以為

妾矣。

22曖昧同曖昧，指男女之間態度含糊、不

明朗的關係。

23謂極端奉承慫恿他參與宴會。諛，阿諛

奉承。

24曳兵棄甲，拋棄鎧甲，拖著兵器。形容

戰敗逃走的狼狽狀。此喻卸了心防，心

防崩潰。

25嫗音義同「暱」，親暱。

26竟，畢，完了，終了。畢竟的竟。

27遭調，未詳，疑為「遣調」之訛。謂派

遣、調開、調動。

28懸賞緝拿。

### 三四、劫財劫色之惡報（報）

清末湖南臬司<sup>1</sup>繼昌，滿人也，好色如命，偶公出，見一挑水夫女，驚為絕色，思納為妾，但挑水夫窮且賤，納其女恐召物議，乃轉屬當夥<sup>2</sup>吳某先收為義女，再謀藏之金屋。詎<sup>3</sup>此女性淫蕩，在吳家時，即與吳子小吳通。及歸繼，小吳仍頻往來。繼有鴉片癖，終日一榻橫陳，未能暢女慾<sup>4</sup>，乃慫恿繼招小吳入署，襄辦帳房，於是一對野鴛鴦，得暢所為。大吳知之，亦極力勾引，父子得聚而麀<sup>5</sup>之，醜聲四播，繼雖有所聞，然以年老力衰，無如之何。未幾，繼調升江寧藩司<sup>6</sup>，小吳隨任往，聲勢煊赫；繼以女故，任之<sup>7</sup>；旋繼以戒烟得痢疾，未數日，竟卒。小吳乘機搜現款八萬金，並攜繼所有細軟字畫，與女席卷而逃。繼有兩寡媳，哭訴於總督端方，端聞捲有巨款，

亦思攫之，立飭弁<sup>8</sup>緝拿，於下關<sup>9</sup>雙雙獲焉。

於是令女以細軟字畫歸還兩媳，逐之回湘，小吳所攜八萬金，則由端收入己囊，並以革命黨罪名，判小吳永遠監禁焉。

【註解】

1 臬司音鑄私，清時提刑按察使司的別稱。  
。主管一省司法。

2 當夥，猶黨夥。

3 詎，音巨，豈料，哪知，不料。

4 謂因有煙癮，不能滿足其女性慾。

5 聚麀，音巨優，父子一起褻弄一位女子。

6 藩司，布政使的別稱。清朝時負責各省  
民政和財政的官員。

7 任，任用，放任。之，代名詞，他們。

8 弁，音辨，手下。弁是古時候的一種低  
級軍官，或軍官的侍從。

9 下關，地名。在南京城外江邊。

### 三五、張志成負心果報（報）

湘有士子張生，名志成，新化花田村人也，少年英俊，倜儻不羈，從塾師就讀於邑之富室李孟陽家，李有女，名素嫻，美而慧，工詩文，一日偶步後園，與生值，四目對射，女俯首嫣然，羞慚而去，雖一面之緣，而情根遽種。某夕夜闌，生踰垣入繡闥<sup>1</sup>，曲意纏綿，遂成燕好<sup>2</sup>。生固佻撻<sup>3</sup>者，始亂終棄，負盟另娶，女羞憤自經<sup>4</sup>死。（詳見自白詩。）

光緒三十二年丁未秋，生應試入闈，正俯首沉思，操筆為文，忽見女至，生大驚，俄作女聲曰：「妾何負君，君竟負妾，已請於冥王，向汝索命矣。」

女繼續說：「並藉汝筆，公諸大眾，而為世之負心者戒。」頃刻書成十絕，擲筆於地，七竅流血而死。其詩云：

一、驀地姻緣夙世因，可憐相約在新春，今朝鬢舍<sup>5</sup>相逢

處，郎貌依稀認得真。二、君潛履跡入羅幃，妾道親言不可違，郎謂回家遣媒約<sup>6</sup>，隨行六禮娶奴歸。三、妾原不肯失其身，未識郎心假與真，郎道他時如負約，舉頭三尺有靈神。四、琴音曲操鳳求凰，顛倒情形喜若狂，此夕暫成牛女會，還期伉儷百年長。五、奴以郎心似妾心，妾心無日不思君，君歸故里纔三月，視妾如同陌路人。六、村前鼓樂鬧喧嘩，問是誰家嫁小娃，婢道花田張秀士，今朝娶得郭三家。七、可憐心割似交兵，萬種愁懷語不成，明月三更人靜候，青絲一縷赴幽冥。八、今歲巡神赫且威，五更方許入秋闈，西廂第九重相見，誓與郎君結伴歸。九、君居陽世妾居冥，人鬼途殊兩界成，道妾不當來索命，沉冤兩字向誰鳴。十、一點癡心死不灰，予原有約竟無媒，滔天罪惡由君作，孽鏡臺前訊一回。

甚矣！世風日下，其負心更有甚於張生者，不知凡幾，其亦知有果報歟！

【註解】

- 1 繡闥，音秀踏，猶朱門，富貴人家的門。  
闥，門。此專指該女闥門。
- 2 燕好，音厭好，夫妻恩愛，閨房諧樂。  
此泛指男女歡好。
- 3 佻撻，音挑踏，輕薄、不莊重，不負責任的。
- 4 自經，自縊，上吊自殺。
- 5 覺舍，音洪設，校舍、學舍。
- 6 約，疑為「妁」之訛。媒妁，婚姻介紹人。

### 三六、淫僧獲痛懲（報）

空山名剎，代有高僧，顧<sup>1</sup>以末流穢汙，增人痛憾。爰筆惡僧數則，聊以佐談，固非欲彰其惡。僧之具學問、悟禪機者不鮮，不足以例餘<sup>2</sup>也。

《耳談》所載，略言明朝正德間，有富家延<sup>3</sup>僧誦經樓上，女及笄，上樓拈香頂禮，僧忽推墮小婢，閉門淫女，聲言擊之<sup>4</sup>，必先殺女。以女故，日供飲食，繩挽自下，相持既久，有人定計，扮盜劫其家，魁為僧，僧故以其黨，招僧下樓出亡。僧從之，被縛，公私交撻<sup>5</sup>死。

廣西夙昔<sup>6</sup>永淳縣有寶蓮寺，《增補智囊》載云其寺有子孫堂，傍列淨室<sup>7</sup>，相傳祈嗣<sup>8</sup>頗驗，婦女祈嗣，止宿淨屋，或言夢佛送子，或言羅漢，或一宿而不再，或一宿屢往。淨室嚴密無隙，夫<sup>9</sup>守戶外，人皆信焉。閩人汪旦初接縣篆<sup>10</sup>，疑之，嗣乃飾<sup>11</sup>二妓以往，囑曰：「夜有至者勿拒，但以朱墨汁陰點其頂。」次日黎明，伏兵寺外，親往一視，眾僧倉皇出迎，令去帽，朱頂者凡二人，縛之，使二妓出而證其狀，曰：「夜半，

僧潛至，贈種子丸<sup>12</sup>一包，繼求歡，將曙即去。詢他<sup>3</sup>求嗣婦女，皆言無有，搜之，各得種子丸，汪亦不再究，以顧全其顏面，縱之去，而召兵入。僧懼不敢異動<sup>14</sup>，一一就縛，訊得詳情：淨室地下，暗有道可通。遂盡置於獄。住持名佛顯，語獄吏某曰：「吾掌住持有年，儲金無數，今罪非輕，自分必死，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之，願以半數為贈。」獄吏許與僧等數人潛至寺中，至則窖中黃白纍纍，恣其所取。僧等陽束臥具，隱藏寺中刀斧回獄<sup>15</sup>。一夕，汪方秉燭閱案卷，忽心有所動，念眾僧一獄，恐卒<sup>16</sup>有變，遂暗令兵持械獄外防範。翌夜，囚皆入宿，眾僧持刀斬獄卒，欲脫獄，獄外兵聞而彈壓<sup>17</sup>，僧不敵，多死，佛顯被擒，曰：「吾輩好歹固有區別，公不一一細鞫<sup>18</sup>，以此激變。今反者俱當場被刺死，餘多良善。」汪一一詳鞫，皆無可遁詞，

遂盡殲焉，獄吏某之作弊亦敗露，一併處斬，案乃結。<sup>19</sup>

《標鄉集》：「一僧鎮日坐京師門前化緣，一侍衛下馬問之，則五臺山寺壞其二，募新之<sup>20</sup>，需金三千。侍衛心動，為徧邀捐金如數付僧。去後數載，侍衛遊五臺，憶僧所住寺，單騎往觀所新寺，但見古剎頽落，荊棘徧佛殿。寺後忽有琵琶聲，群婦歌笑也。遇舊僧，堅留之，眾僧畢集，灌之酒，鎖一空房，以刀一，索一，聽其自裁。侍衛悔泣，忽見穴光射入，喜曰：『吾當從此出。』急以梯而上，甫出穴，和身墜至山腳，急走，呼從人<sup>21</sup>執械往，盡擒之，置於法。」侍衛固善飲，但佯醉，僧不以為意，故防範稍弛，而侍衛又機警，始得脫，不然，侍衛已矣。<sup>22</sup>

相傳姑蘇山塘某寺僧，積資甚豐，好漁色，婦女屢受其害。

一夕，僧月夜遇美人，心以為私奔婦，低聲曰：「且隨我影行。」婦果尾隨之，至一菴，正解衣，其夫率眾排闥入<sup>23</sup>，僧不能辯，倉皇下跪求免，一人在旁曰：「可盡汝有，得釋。」僧出積金，始罷，後知有人串同土娼<sup>24</sup>，設計謀之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顧，但，但是，然而。
- 2 例餘，其餘的比照此例。謂具學問、悟禪機者雖多，然其餘的卻也不可一概而論、比照論定。
- 3 延，延請，請來。
- 4 謂他聲稱若敢攻擊他來救此女的話。
- 5 撻，音踏，打，毆。
- 6 夙昔，音速惜，從前、往昔。
- 7 淨室，清靜乾淨的房間。多指寺廟中供人休息的地方。
- 8 祈嗣，求子。嗣音「寺」，後嗣，後代。
- 9 夫，丈夫，婦人夫婿。
- 10 縣篆，縣令官印。篆，印。
- 11 嗣，後，後來。飾，通「飭」，令也。
- 12 種子丸，音眾紫完，種，播種；子，孩子。
- 13 詢問其他。
- 14 懾，音折，害怕、恐懼。異動，亂動。
- 15 謂佯裝要打包寢具，私底下則暗藏刀斧在其中。陽通「佯」，對下文「陰」而言。

16 卒音足，終；又音促，同「猝」，倉促。

17 彈壓音談鴨，壓制、鎮壓。

18 鞠音局，審問。

19 此事亦見《醒世恒言·第三十九卷汪大

尹火焚寶蓮寺》。

20 新，動詞，翻新、翻修。謂募款要翻修

壞掉的二間寺院。

21 呼，叫，急呼，令。從人音叢人，隨從之人。

22 已矣，完了，沒戲唱了。

23 排闥入，破門而入。闥音踏。

24 土娼，當地娼家；私娼。

### 三七、搶人妻殺其夫卒召正法（報）

光緒初年，彭玉麟奉詔每歲巡視長江，鋤強抑暴，威聲遠播，閩巷婦孺傳道<sup>1</sup>數十年不衰。其事之最彰彰可考者，莫如殺譚祖綸一案，王闈運《湘綺樓日記》，嘗親從玉麟詢其詳而書之。緣湖北忠義營營官譚祖綸，湘陰人，隸統軍劉提督，劉本黃州降賊，所部仍群盜餘習，人皆呼之劉長毛，自總督以下

尊禮之曰劉軍門，譚遂亦倚勢為惡，蓋有所恃而不恐也。總督李瀚章，起州縣至臺司<sup>2</sup>，以持重鎮物<sup>3</sup>為治，然不喜清議<sup>4</sup>；聽師友僚屬之言不及屬吏，屬吏之言不及左右<sup>5</sup>。其所部統領營官，皆由私授，又非屬吏之比。自妾媵婢僕、外及巡捕材官<sup>6</sup>，無不取盈<sup>7</sup>於營官，上下相蒙，朋比濟惡，吏治敗壞，非一日矣。

祖綸與辰州張清勝俱起散丁<sup>8</sup>，洊至<sup>9</sup>副將。張軍遣散，失職閒居，時初婚劉氏<sup>10</sup>；妻室為累，旅居漢口，棲止無貲<sup>11</sup>，乃謀於譚。譚則領軍黃州，饒有妻妾館舍之奉，艷劉氏色，遂謂張清勝曰：「兄有至交，方領軍秦、隴，挾書往謁，必有所成，誠能遠游，事可圖也。」清勝曰：「奈眷口何？」祖綸曰：「日食所需鹽米之費，請竭吾力，供應無缺。」張歸告其妻，即賃

宅漢口，持譚書至秦，乃無所遇。清勝進退狼狽，留滯年餘，亦未知祖綸之誑已也。劉氏獨居漢，譚或時至，求貸之際，頗致驕難<sup>12</sup>。會劉父自蜀來，相與訴說，深以祖綸未可恃，恐生嫌釁，乃謀移居襄陽，漸近陝路，而以負祖綸舊債，畏其逼索，遂一家潛行，越日<sup>13</sup>無知聞者，以為脫於阬窞<sup>14</sup>矣，乃舟至宜城，岸上人馬噪嘶，皆獷騎<sup>15</sup>持洋槍，呵止劉船，以負債私逃當受緹縛<sup>16</sup>。舟人畏累，艤舟<sup>17</sup>待命，遂呼輿逕舁<sup>18</sup>劉氏至黃岡，悉入譚宅，即被劫脅，黽勉<sup>19</sup>求生，改事新人，此祖綸計劫友妻之大略也。

既而張清勝自秦歸，偵知其妻為譚所佔，乃往訪之，譚陽留居密室，出偽券索償債，得間遁去<sup>21</sup>，訴諸營將州縣，皆為祖綸地<sup>22</sup>，置不問。適彭玉麟循例巡江，清勝因控之於彭，彭

先聞黃州、漢陽道路藉藉<sup>23</sup>，欲治之無端，得清勝詞，為移總督，先奏劾祖綸，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。詔玉麟與李瀚章即訊，祖綸令人微伺<sup>24</sup>清勝於輪船，擠<sup>25</sup>之溺死，遂餌其妻父母、及妻劉氏反其獄<sup>26</sup>。時忠義營統將劉提督方貴重<sup>27</sup>用事，李瀚章亦昌言<sup>28</sup>誘姦無死罪，謀殺無據。玉麟揣祖綸根據<sup>29</sup>盤固不可究詰<sup>30</sup>，適瀚章監臨鄉圍，即驟至武昌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<sup>31</sup>親訊，忠義營軍傾營往觀，祖綸至，陽陽<sup>32</sup>若無事。公數<sup>33</sup>其情事支離狡詐<sup>34</sup>及謀殺蹤跡，祖綸伏罪，引令就上岸，正軍法，一軍大驚，然已無所及。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，歡叫稱快。故玉麟所至，老幼瞻迎，長江聞其名字，莫不肅然相戒。此在王闔運<sup>35</sup>彭剛直<sup>35</sup>行狀<sup>35</sup>中曾有述及。蓋玉麟巡江時，常輕舟小艫<sup>36</sup>，往來倏忽，不獨將佐畏之如神，即地方有司，亦望風震懾。民間諸

不軌之徒，作奸犯科，愍不畏法<sup>37</sup>者，輒相驚曰：「彭宮保來！」  
騷瞿奔觸<sup>38</sup>，伏不敢出。威聲震動數千里，他帥莫與比也。

【註解】

- 1 傳道，傳述、傳說，津津樂道。
- 2 謂其從知州、縣令一直做到道臺、兩司的位置。
- 3 持重，行事穩重，舉止不輕躁。此言其不輕舉妄動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鎮物，控制、安定情緒。又指使眾人鎮定。此則云其行事恆欲息事寧人，故作無事，不願張揚。
- 4 清流的議論，對時政或政治人物的批評議論。
- 5 此謂其偏好專聽左右之言，不樂願採納師友僚屬之建議。
- 6 材官，勇健的武卒。一種地方兵種。
- 7 取盈，滿足欲望，取足賦稅。此應謂其
- 假公濟私、公器私用，挪用營官公款。
- 8 散丁，音傘釘，清代軍隊編制中的一種低級兵士。
- 9 洊至，音漸至，接連升到，慢慢做到。
- 10 謂方與劉氏完婚。
- 11 謂沒錢安頓生活。
- 12 驕難，驕，驕傲，傲慢。難，刁難。
- 13 越日，明日、翌日、第二天。越，過也。
- 14 院窳，音坑井，指陷阱。
- 15 獷騎，音廣寄，強悍的騎兵。
- 16 繼縛，音屑扶，逮捕。
- 17 累，牽累。艤舟，音蟻周，停船靠岸。
- 18 舁，音娛，扛抬。謂教轎夫直接把劉氏扛至黃岡。

- 19 毘勉，音敏免，努力。
- 20 陽，音義同「佯」，假裝，表面上。
- 21 謂張清勝趁隙逃去。間隙的「間」。
- 22 為……地，謂為誰留餘地，或為誰開脫。  
。又可讀作為某人的地盤。
- 23 藉藉，音集集，眾多雜亂的樣子。謂彭玉麟在黃州、漢陽一帶早先就聽聞過譚祖綸的種種惡跡。
- 24 微伺，暗地裡窺伺、等待，伺機下手。
- 微，陰，暗中。
- 25 擠，排擠，推擠。
- 26 餌，引誘，威脅利誘。反，平反，翻案。
- 27 貴重，即前文所言之「持重」。
- 28 昌言，大言，宣言，宣聲，主張（倡）。
- 29 揣，揣測，測度，評估，琢磨。根據，猶言靠山、後臺。
- 30 不可究詰，謂想要查辦到底（究詰），必然困難重重。
- 31 檄，音習，發公文，下達命令。行轅，音形圓，大吏出行時所駐的地方。此指彭玉麟巡江之駐地官府。
- 32 陽陽，洋洋得意，毫不在意的樣子。
- 33 數，音屬，責備，宣判，「數落」的數。
- 34 情事，案情。支離，形容事情經過曲折、紛繁、複雜，以此見其狡詐陰險。
- 35 剛直，玉麟謚號。其曾得加授太子少保銜，故下文有「彭宮保」之稱。
- 36 艤，音蟻，本作動詞，此作小船。「輕舟」對「小艤」，皆指其微服出巡，出巡不張揚也。
- 37 愍，音敏，禍亂。愍而不畏法，謂不畏法律造惡作亂。
- 38 駢瞿，音魁懼，恐懼快逃。奔觸，亂跑亂撞。極言其慌張害怕也。

### 三八、淫人之妻被刺慘死（報）

清同治九年，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汶祥暗殺，實為清代封疆大吏被刺一巨案。當時傳說紛紜，有謂馬漁色負友，有謂海盜報仇，有謂事涉回亂，但據清朝史料所記，則以第一說為近是。先是，馬新貽於咸豐間，以進士分發安徽，即用知縣，適值皖北一帶粵捻交訌，馬以署合肥縣失守革職，巡撫唐某令帶罪立功，委辦廬州各鄉團練。一日與捻戰，敗而被擒，擒之者即張汶祥也。汶祥本有反正<sup>1</sup>意，優禮馬，且引其同類曹二虎、石錦標與馬深相結納，四人結為兄弟，縱之歸，約請大府<sup>2</sup>招降。馬歸，為巡撫言，允之，張、曹、石三人遂皆投誠。大府乃檄馬選降眾設山字二營，令馬統之，張、曹、石皆為營哨<sup>3</sup>官矣。同治四年喬勤愨<sup>4</sup>撫皖時，馬已洊升至安徽藩司，兼營

務處。抵任後，山字營遣散，張、曹、石則隨之藩司任，各得差委<sup>5</sup>，甚相得也。無何<sup>6</sup>，曹二虎迎春屬至，逕居藩署內，時張已微窺馬意漸薄，頗有不屑同群之意，勸曹勿接着，曹不聽。曹妻既居署中，不能不與馬相見，馬素好色，見曹妻豔，竟誘與通，而頻以短差令曹外出，以暢其慾。

久之醜聲四播，張知之以告曹，曹怒，欲殺妻，張止之曰：「殺姦須雙，若止殺妻，須抵償<sup>7</sup>，不如因而贈之，以絕後患。」曹首肯，乘間<sup>8</sup>言於馬，馬佯怒，謂其汙衊大僚<sup>9</sup>，痛加申斥。曹出語張，張曰：「禍不遠矣，不如遠引<sup>10</sup>為是。」曹不能決。忽一日馬檄曹赴壽春鎮署請領軍火，時壽春鎮總兵為徐心泉，兼任為勤懿大營總營務處。曹得檄，正擬就道，張恐其中途遭不測，邀石錦標共送之，三人同至壽州，幸無他變。及曹投文

鎮轅<sup>1</sup>謁見，忽中軍官持令箭<sup>12</sup>下，喝綁通匪賊曹二虎，曹大驚，方欲致辯，徐總兵亦戎裝出，曹大聲呼冤。徐曰：「馬大人委汝動身後，即有人告汝通捻，欲以軍火接濟捻匪，已有文來，令以軍法從事，毋多言。」遂引至刑場斬之。張頓足大慟，謂石曰：「此仇必報，我與君須任之。」石沉吟，張又曰：「汝非朋友，我一人任之可也。」曹既死，張、石收其屍，藁葬<sup>13</sup>訖，遂分道去。後石投山西臬司李慶翱部下，李方統水陸各軍防河，命石為先鋒官，且保至參將，專查沿河水師各營。張之蹤跡，則始終無人知。

至同治九年，馬升任兩江總督，因督署燬於洪、楊<sup>14</sup>，尚未重建，借首府署<sup>15</sup>駐節，署旁有箭道<sup>16</sup>，總督每月課武職於此。是年七月二十七日為課期，馬親臨校場閱射，既畢，由箭道步

行回署，忽一人伏道旁遞呈呼冤，馬方接呈，張突出刺之，刀入馬左脇，復力絞之，正喧嚷間，馬回首見張，曰：「是汝耶！」遂倒地，昇回臥室即死。張既刺馬，大呼曰：「刺馬者我也，我願已遂，我決不逃。」於是武弁<sup>17</sup>縛張，司、道、府、縣聞風皆至，藩司梅啟照命發交上元縣收禁。由縣令張開祁會同江寧縣縣令蕭某於署中鞫訊<sup>18</sup>，張遂將馬前後各情，原原本本供出，兩令相對愕然，莫敢錄供通詳<sup>19</sup>。次日商於梅啟照，梅曰：「實不便直敘，須令改供浙江海盜挾仇報復。」張不肯，後用種種酷刑，逼令改供，梅遂言於護督<sup>20</sup>以海盜入告<sup>21</sup>。朝命鄭敦謹為查辦大臣，鄭乃徇眾官之請，即以海盜挾仇定案，決張汶祥於金陵之小營，由馬新貽之弟馬四監斬，四命劊子手以鈎鈎肉而碎割之，自辰至未始割畢，復挖心而致祭焉。張始終

未一呼號也。石錦標亦革職遣戍。案雖如此結，但馬之漁色負友，仍傳於世，上海戲園且編劇演出，旋為上海道禁止。惟喬勤慤曾有詩詠其事，中有句云：「群公章奏分明在，不及歌場獨寫真。」可見張汶祥所供屬實。

【註解】

- 1 反正，反於正，不再做不正之事；歸順，投靠；即下文「投誠」。
- 2 大府，明清時稱總督、巡撫為「大府」。由下文可知此謂巡撫。
- 3 哨，古代軍事術語。泛稱戰陣的兩翼或軍隊的一支、一隊。後為軍隊編制單位；清咸豐後立勇營，其制以百人為哨，三哨為一旗，五哨為一營。
- 4 喬松年（1815-1875）謚勤恪，恪、慤通。同治二年至五年為安徽巡撫。
- 5 差委，派遣、委任。差事的差，委員的委。
- 6 無何，未久，不久。
- 7 抵償，抵罪償命。
- 8 乘間，乘空檔、乘機。間隙之間。
- 9 大僚，大官。
- 10 遠引，遠走高飛，隱遁避世。
- 11 鎮轅，音震園，即前文「壽春鎮署」。轅指官署。
- 12 令箭，舊時軍中主將發布命令時的令旗。

，因它在杆頭加箭鏃，形狀像箭，故稱為「令箭」。

13 藁葬，用草蓆裹屍隨便埋葬。此指草草埋葬，不必真用草蓆而已。

14 洪秀全、楊秀清，借指太平天國。

15 首府署，行政區域的主要城市。舊時稱省會所在地。署音署，官署。

16 箭道，以前官府所設練習射箭的地方。

17 武弁，音舞辯，武弁為武人所戴之帽，

借指武官。

18 鞫，音局，審判。

19 錄供通詳，錄完口供後把詳細情形具體通報上級。

20 護督，總督被刺後，由人暫代總督職務，名為護督，又名署督。

21 入告，上報，呈報朝廷；入宮稟告。

22 此事又可見《清稗類鈔·獄訟類·張汶祥刺馬案》。

### 三九、狎妓受辱（夜）

江南通衢，有街名曰沉香街者。詢諸土人<sup>1</sup>以命名之義，據云：先是有富家子名金不換者，蜀人，美豐姿，財雄一方。年二十，慕江南風土之美、金粉之麗，遂挾重資學賈<sup>2</sup>，偶遊

於此街，經桃花門巷，一女子憑欄顧之微笑。訪而知為倡家，乃第十三女素嬌也。釵光鬢影，魄蕩神迷，遂入院。女笑迓<sup>3</sup>之，肅入己之繡闥<sup>4</sup>，別有洞天。

由是遂假館素嬌家，不復事貿易。資耗盡，素嬌憂之。生曰：「卿勿憂，我以貿易為遊戲耳，盍暫歸，取重資，當訪天台<sup>5</sup>。」素涕泣曰：「妾已委身事郎，誓不再作章臺柳<sup>6</sup>，奈何？」生誓以天日<sup>7</sup>。素曰：「請留一信物，以當左券<sup>8</sup>。」生笑曰：「小生囊橐<sup>9</sup>，盡入卿家，更有何長物<sup>10</sup>可贈？」素曰：「請鑿一齒，以昭踐齒之約<sup>11</sup>」，生怯痛，素即嬌啼曰：「郎非真愛妾者。」生恐拂其意，即忍痛與之。素喜，藏諸<sup>12</sup>粧臺，治酒餞行，諄諄訂婚嫁。臨別啼哭，生衣袖盡為素淚濕透，始判袂<sup>13</sup>去。

歸則出資盛備青廬<sup>14</sup>洞房所費者二萬金，將買舟往迎桃葉<sup>15</sup>。友人勸誡曰：「錢樹子<sup>16</sup>多不義，所以戀戀，為有金與銀，非為潘安貌也。」生不信，卒<sup>17</sup>治裝往。甫登岸，猛憶友人言。未卜素嬌之意誠否，遂敝衣囚面<sup>18</sup>，攜筐持竿，詐為乞丐，詣素家。

素方坐大賈<sup>19</sup>懷中，持爵勸飲。驀見生，若不識。詈嫗<sup>20</sup>曰：「姆姆<sup>21</sup>病盲耶？若不驅出，便嚇狗齧脛股，無悔也。」嫗果持杖逐之，生哀呼曰：「姐姐莫打，我金不換也。」嫗與素審之確，問何一寒至此，以途中遇盜對。素問：「爾至此，尚欲何為？」曰：「來踐卿約耳。」素笑曰：「我金玉錦繡中，能為丐人婦耶？請歸休，無妄想。」生遂哀哭曰：「明知婚媾<sup>23</sup>難，但不久填溝壑<sup>24</sup>。乞卿垂憐，賜一殮具費耳。」素冷笑曰：

「幾見勾欄門，化作施棺局？」<sup>25</sup>生又蹙額曰：「小生兩日無一餐，丐卿賜一飯，俾作飽鬼瞑目耳。」素不應，嫗意若憐，以賸羹雜飯，貯破甕器，與<sup>28</sup>之食。生且食且請<sup>29</sup>，曰：「約既毀，小生一齒，須見還也。」素命嫗捧巨匣出，其中人齒列貝，若貨藥脫牙者<sup>30</sup>。生大怒，擲器拂袖去。

明日，生盡攜所帶，命人陸續扛至素家門首<sup>31</sup>。繡裳珠履不計外，中有沉香大床，費數千金，縱火焚之。烈焰沖天，沉香聞十里，故有沉香街之名。素聞之，遂自縊。嫗哀求生，生轉厚瘞<sup>32</sup>之云。

【註解】

1 土人，土著，當地人。

2 賈，音古，商賈。此指經商。

3 院，妓院。迓，音訝，迎接。

4 肅，嚴肅、整肅儀容的肅，此指正經恭

敬貌。入，邀入、請入。繡闥，音秀踏，婦女之華麗居室。

5 盃，何不，謂將要也。天台，神話中的仙境。傳說漢人劉晨、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仙女，故藉指此女住處。

6 章臺柳，指妓女。章臺的柳樹，原用以指喻唐代居住在長安章臺的妓女柳氏。語出唐·韓翃〈寄柳氏〉詩。

7 誓以天日，以天、日為誓，猶言天、日共鑑此心。日，日月的日。

8 左券，指契約，憑證。

9 囊橐，音囊陀，財物行李。

10 長物，音丈物，多餘的東西。長，多餘的。

11 齒用來說話，故「踐齒」謂實踐、踐履自己說過的話（約定）。

12 藏諸，藏之於、把它（齒）藏在。諸，「之於」二字之合音。

13 判袂，音叛妹，分手告別。判，分；袂

，袖，袖借指手。

14 青廬，舊時舉行婚禮的地方。

15 桃葉，晉朝王獻之愛妾名桃葉，後借指愛人、戀人或愛妾。

16 錢樹子，子音・ㄑ（ㄑ），猶前「章臺柳」，稱妓女，因為妓院或鴉母，可以憑恃妓女賺錢而得名。

17 卒，終究，最後，到底；此謂仍舊。

18 囚面，如囚犯一樣的灰頭土臉。

19 大賈，音大古，大商人。

20 詈，音力，責罵。嫗，音玉，老婦，此蓋為其僕役，或其鴉母或義母。

21 姆姆，音母母，即媽媽，嬾嬾。妓女對鴉母的稱呼。

22 啖狗齧脛股，音叟狗合境古，放狗咬你的小腿、大腿。無悔，到時不要後悔。

23 婚媾，音昏構，結婚，完婚。男女交合曰媾。

24 填溝壑，音甜勾禍，謂死亡。原指人死

後無人將其屍體埋葬，而扔在山溝裡。  
後用來稱自己死亡的客氣話。

25 幾，幾時，何曾。勾欄，此指妓院。二句謂在哪兒看過妓院在為人作慈善、資助喪葬費的。

26 蹙額，音促鵝，皺著眉頭。

27 丐，乞，求，請。俾音必，使。

28 贖音義同「剩」。與，「給與」的與。

29 且：且；，邊：邊；。且食且請，邊吃著邊請求道。

30 一作「其中人齒列貝，若貨假藥者。」見《夜雨秋燈錄·沉香街》。列貝，如貝殼一樣地排列、陳列。貨，動詞，貨殖，作買賣。脫牙，應指為人看牙拔牙的牙醫。

31 門首，門前、門口。

32 轉，轉而，反而。厚瘞，音後易，厚葬。

## 四十、同命異祿之報應（如）

豫章高孝標、孝積兄弟二人，其母坐蓐<sup>1</sup>時，駢肩而下，相貌舉止如一，莫辨兄弟。甫弱冠，同入泮<sup>2</sup>，學使者以府、縣庠分兄弟。既完娶，踰年同月生子，再試，又同補廩。壯歲

同赴省試。寓鄰有孀婦，挑其兄，兄正色拒之，復戒弟勿為損德事。弟佯諾，私與婦通，婦不知其為弟也。及放榜，兄入彀，弟下第矣，復誑婦曰：「我已中，待發甲後娶汝。」因以資斧為言，婦傾囊與之。及春，兄又登第，婦朝夕望娶，竟無音信，鬱鬱成疾，陰以書貽之，遂殂。書誤入兄手，兄詰弟，弟俛首輸情<sup>3</sup>；次年，弟所舉子暴殤，而兄子無恙，慟哭不已，雙目頓盲，未幾亦死。兄則享福壽，多子孫，稱全社焉。命同相同，前三十年，事事皆同，命相有據也；一旦存心不同，一榮盛且多嗣，一盲殤且斬後<sup>4</sup>，命相亦何據耶？語云：「相從心生，命由心造。」有以<sup>5</sup>哉！

【註解】

- 1 坐蓐，音作入，義同臨盆，指婦女生產。  
。◎此事另見本書〈命同相貌同而行檢不同禍福立判〉。應屬一事，而出處不同。
- 2 入泮，音入盼。泮，古時學校。此指明清科舉通過州縣考試而錄取為生員。
- 3 俛，音義同「俯」。低頭認罪，自白其實情。輸，「輸誠」「輸血」的輸。
- 4 歿，音咬，夭折；前「殤」（音傷）字同。斬後，無後，斷子絕孫。後嗣的後。
- 5 以，憑恃、根據、因由、理由，道理。有以哉，意謂真有這麼一回事啊！

## 四一、粵劇名伶新馬祥所唱戒淫曲（報）

近年的作曲者，有警世意義的，首推十年前一部歌唱片，就是新馬祥所演的「沙三少」。新馬善唱南音，吳一嘯便撰了一支南音，使他在〈臨刑〉這一場作為主題曲之歌。這段南音，確充滿警世意義，值得一讚的。曲詞如下：

「唉！三少人一世，就要命歸西，我都係為花而死、為花迷。縱使牡丹花下甘為鬼，做到鬼時亦覺慘悽。父母生兒都係想把香燈繼，點<sup>1</sup>知道骨肉先去撈泥。自問一生情性曳<sup>2</sup>，居然害命、重<sup>3</sup>去奪人妻。因果循環非虛偽，血償血債天理難違。媽呀你眼淚流乾流到鼻涕，咪<sup>4</sup>開刀時候你始返歸；妻呀你為我傷心亦無也謂<sup>5</sup>，不如改嫁好過守空帷。奉勸世人唔好濟<sup>6</sup>，貪圖美色立心虧，慈母不應容縱個仔<sup>7</sup>。教育當然有問題前車可鑑應該係。亂葬崗頭我就瞓低<sup>8</sup>。風流誤我真唔抵<sup>9</sup>。唉！別矣人問世，此後我變成冤鬼夜夜悲啼。」

全曲造句，有因果意義，對沙三少所為卻有所批判，由新馬用苦喉<sup>10</sup>唱出，更覺動人，算是這部歌唱片最佳傑作。

【註解】

1 點，粵語，「哪、何、怎」的意思。此乃以粵語方言創作者。

2 曳，粵語，「差、劣」，小孩調皮、難調教。

3 重，復，又。

4 咪，粵語，「別」的意思；毋，不要。

5 亦無也謂，應係「亦無謂也」之倒裝，也沒什麼幫助、作用的意思。

6 唔好，粵語，不好，不要，別（表示阻止、禁止）。濟，應也是粵語。似是「這樣」「這麼」的意思。

7 縱，粵語，慣、寵。仔，粵語，兒子。

8 馴低，粵語，躺平、睡著；即安息。

9 唔抵，粵語，不值得，划不來，不甘心。

10 苦喉，猶云哀調、哭腔。

## 四二、因享齊人之福製造亂源（報）

明末流寇李自成和張獻忠，照他們的出身來講，都是不足有為的，雖然，李自成曾做他舅父馬賊高迎祥的裨將<sup>1</sup>，或者

有他作亂的本錢，但，張獻忠只是一個平凡不過的驛道上的小

卒，他竟能嘯聚數十萬之眾，究竟憑著甚麼本領呢？

追究根源，並不是他有甚麼「領導能力」，而是一個偶然的機會，造成他的惡勢力，這偶然的機會，也可以說是「女子之禍」。

原來，那時的交通梗塞，更談不上有甚麼通訊設備，所有通訊連絡，就靠著「驛遞」——一站一站的傳遞。這個方法，很早就實行了，唐代的驛遞，更辦得不錯，例如：楊貴妃遠在長安，卻可以吃到廣東的新鮮「妃子笑」——荔枝。誰知，明末的御史毛羽健，對這一有歷史性、恃以維持通訊的方法，卻主張把它裁撤，裁撤的原因，並不是裁汰冗員，節省公帑，而是為女人而起的。

事實是這樣：毛羽健是個好色之徒，他在京師做御史時，

曾娶了一個年輕美貌的小姑娘做妾侍，他對她的寵愛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其奈（猶怎奈，無奈），毛的結髮夫人，是個善妒的女人，她聽了這消息，憤恨不已，乘著驛使傳來消息，證實丈夫確在享「齊人之福」時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，把那個妾侍趕走。

毛失了愛妾，奈何他太太不得，卻遷怒於驛遞，待他以不是理由的理由，商之於科臣<sup>2</sup>劉懋時，劉懋為了逢迎他，說：「大人說得不錯，這幾十萬驛卒，除了送遞文書之外，終日遊手好閑，不事生產，徒耗公帑，實在是應該裁汰一些的。」於是，在他二人一唱一和之下，十多萬驛卒，頓時變了無業流氓，可是，當時朝廷又不想辦法照顧他們的生活，在徬徨無計之下，都鋌而走險做了盜賊。

當時，張獻忠也是被裁汰者之一，他原是個陰險狡詐的人，一時憤慨填膺，便起了作亂的念頭。其時，巨盜王嘉胤，正嘯聚賊眾，到處搶劫，張獻忠立即投之。後來，無端被裁的十幾萬驛卒，因與張有同事的關係，而張又自稱為「八大王」，聲勢越來越大，都紛紛投到他的賊營來，不消多時，張獻忠便成了二十多萬的盜首，縱橫中原，把明朝弄垮。

毛羽健為了一個姬妾，結果闖出這樣的大禍來，當是他當時所沒想到的事，「女為禍水，色為亂階」，可畏也哉！

【註解】

1 裨將，音啤醬，副使、偏將。

2 科臣，指科道官，乃御史下屬。

### 四三、少年宿娼吃醋俱遭慘死（正）

民國初年，西康省之最高行政機構，尚稱川邊鎮守使公署，主政長官為鎮守使，治康定縣（原名打箭爐，相傳為諸葛武侯征南蠻時，造箭之處也），其地依山築城，形勢雄勝，邑中居民，漢夷雜處。貨物有自西藏來者，則以藥材皮毛為多，自四川、雲南來者，以茶葉布疋；故市肆繁盛，萬商雲集，歌臺舞榭，隨處皆是。有東鄰里妓館者群女容冶，不待飾裝，狎客往還，通宵達旦，買笑盡歡，各如其願。惟其尤麗者，名「一枝桃」，識字能文，美貌無雙，顯宦名流，富商鉅賈，千金買笑，女亦出與周旋，佐酒論文，惓惓盡心，但有微辭相動，涉及非禮者，女則勃然改容，貞亮自持，不可干犯，遽辭而去。傳有欲親肌膚者，非萬萬金，莫能問津，因是女雖倚門賣笑而太璞

猶真。

是時有丁光前者，係鎮守使之師丁志虞老先生子，鎮守使極尊敬其師，故重用其子。又有王世遠者，係鎮守使姊子，使對其姊手足情深，故而丁、王兩小，少年得志，掌握邊局經濟大權，錢多勢大，各顯神通：丁謂使為渠之父一手造成，渠與使係師兄、師弟之輩；王則謂使為渠之舅父，渠與使乃骨肉至親；互持聲勢，各相雄長，漸而久之，賭市娼樓，投閑<sup>1</sup>取樂，為二人常臨之所矣。

始則丁過東鄰里，召一枝桃侑酒，才子佳人，一見鍾情，尤以丁之揮霍金錢，有若泥沙，早已使一枝桃利慾薰心，遂委禽焉。繼而王知其狀，造門往訪，目睹一枝桃麗容，神形相附<sup>2</sup>，求歡心切，女更柔情綽態，朱脣微啟，歛噓陳辭，恨相見晚，

掩袖流涕，礙難成歡，惆悵而別。王回私舍，惘兮不樂，迴腸喪氣，晝夜以思，必欲接歡而後甘心，惟被女所拒，只得藉金錢為媒，於是動用鉅款，先行鈎通其鴉母，在不久之時間，果然神效，亦得與女御焉。從茲一女兩男，彼歡此愛，而醋海之風波起矣。

王促女與丁疏，丁不許女與王接，女畏雙方勢力，誰拒誰迎，莫敢如何，惟有曲盡逢迎之態，冀博二人歡心；不料殺機由是而起。某夕，丁與女床第<sup>3</sup>之間，艷體橫陳，歡情正洽，忽聽戶嘈雜之聲，破門而入，丁與女驚惶之際，覓路逃走，遽爾，砰砰數聲，雙雙魂升情天<sup>4</sup>。治安機關聞警，出動大批人員捕拿兇手，旋將王世遠擒獲，一問方知死者係鎮守使業師之子，兇手乃鎮守使之外甥，當以人命事大，不敢隱諱，黎明乃

將王解<sup>5</sup>鎮守使公署，一時全城轟動，人山人海，擁赴鎮守使署前，一聆此艷情慘案之究竟為快。

鎮守使隨即升堂問案，判其外甥死刑，殺人抵命，罪有應得，原無足異，惟一班趨炎附勢者流，全體文武高級官員，相率趨前請赦，謂死者不可復生，生者宜從寬宥，願以性命相保。當時鎮守使於戚誼之情，本不願置其甥於死，惟因身屬軍政長官，亦欲藉昭大義滅親，俾示威僚屬，以一警百，勒令行刑，事後憑棺號咷慟哭，悲不忍聞，並為其師之子治理喪事。又因師止此一子，旋赴師前，勸慰節哀，終身願盡子職，以答師恩云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」世之好色好鬥者，懷此狎邪慘案，寧毋戒乎。<sup>6</sup>

筆者從政從軍，卅載有奇，近年退居林泉，餘閑日多，偶爾追懷少遊川、康，目擊此案真實，特走筆記之云。

【註解】

1 投閑，置身清閑境地。猶云偷閒，或趁空檔跑去。投，投注。閑，閒暇時間。  
2 神形相附，謂心神與形體都被那女子勾去。  
3 床第，音床紫，第，床上的竹席。床第指枕席之間或男女房中之事。

4 情天，語出唐李賀〈金銅仙人辭漢歌〉：「衰蘭送客咸陽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」後因以「情天」稱愛情的境界。此則用若「離恨天」。

5 解，音戒，押解、解送。  
6 懍，音廩，畏懼。此指懍然聞道此一慘案，豈無戒心？

## 四四、蕩婦情夫謀殺案終因情書獲罪（報）

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個罪行，是被犯罪學者稱為「譚

遜——費華德」的事件。這是一宗計劃周詳的謀殺。

兇手於晚上以力刀行兇，然後在黑暗中逃去。該名為費華德、二十歲的兇手，仍保留著他情婦給他的數十封情信。該情婦就是一九二二年秋末的一個晚上被謀殺者的太太。

譚遜當晚曾與妻子到戲院看戲，返抵家門時，兇案便發生。當譚遜太太照顧著她垂死的丈夫時，非常不安。

不久，蜚短流長，說譚遜太太有一情夫。有人說，他們知道這情夫是在「鐵行」輪船上工作的。

他們甚至提及費華德這個名字。但警方在搜查他的住所以前，沒有發現任何頭緒。後來警方在他的寓所發現了情信。

譚遜太太幾乎在每一封信裏訴說她對費華德的愛意，其中最重要的是——她在一封信內說，她曾將玻璃碎片放在粥中，

企圖謀殺丈夫。她在最後一封信的結尾說，「親愛的，下一次你一定要採取行動」。

費華德真正的做出來了。他從黑暗中跳出，將一柄鋒利的小刀，刺進譚遜的心臟裏。

譚遜太太已經將所有的情信毀滅，但費華德可能是在航海的悠長枯燥旅程中，需要那些信件自娛，所以保存起來。而蕩婦情夫終因情書獲罪。

【註解參考書目】

網路資料：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>（臺灣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，引用日期：2012年6月20日。）

網路資料：<http://dict2.variants.moe.edu.tw/variants/rbt/index.rbt>（臺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，引用日期：2016年2月5日。）

## 伍、軍事上殘暴嗜殺之因果報應：

### 一、坑降卒遂召自殺（感）

白起事秦，封武安君；與趙將趙括戰，佯敗而走，張<sup>1</sup>二奇兵以劫之，趙兵追造<sup>2</sup>秦壁，壁堅，拒不得入；而秦奇兵絕趙糧道，括自搏戰，秦軍射殺括，敗卒四十萬人，降。起曰：「趙卒反覆，恐為亂」。乃詐而盡阬殺之，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；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，趙人大震。其後秦使他將攻趙，多死亡<sup>3</sup>，欲白起代將；不肯行，固強，遂稱病篤。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，遷之陰密。出咸陽西門，秦王賜之劍自殺。白起曰：「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？」良久，曰：「我固當死，長平之戰，趙卒降者數十萬人，我詐而盡阬之，是足以死」。

遂自殺。

自古殺降，無有不身嬰誅戮者；況殺人至四十餘萬之眾耶？反躬自問，曰：「是足以死」。豈知萬死不足以蔽辜乎？

【註解】

1 張，動詞，張設，布置，埋伏。

2 造，造訪的造。追造即追到。

3 失亡，亡失。失敗逃亡。

## 二、坑降卒召失敗之原因（史）

楚，項羽坦率能御眾，烏江時尚有八千子弟隨從不忍去，繼秦而統治天下，並非不可能。奈新安坑降卒廿萬，火燒阿房宮三月，暴虐殘忍，卒召失敗。以視漢王劉邦之保存秦王子嬰，不焚秦紀（疑為秦宮之訛），不施報復之殺戮，對秦苛法廢除

等等，一得一失，雖其因素頗多，而一仁一暴，為其主因，證據顯然，不能否認，且漢由是而統治中國幾達四百載，項氏則及身自刎而亡，以殘暴奪取政權者可以警矣。

### 三、坑殺俘虜功不封侯自慚無功引刀自刎

#### （史）

漢朝李廣，原籍陝西省人，世代武勇，在秦朝即為將軍，而廣更具天才。到了漢文帝時，匈奴犯邊境，李廣從軍報國，大敗匈奴。到了孝景帝時，廣為主騎郎，羌人反，廣誘降八百餘人，盡皆坑殺。其後李廣一再出任將軍，屢擊匈奴，立功異域，但廣不得爵，官不過九卿；而其從弟<sup>1</sup>李蔡本極凡庸，卻

官運和爵位高出廣之上，且其所屬諸部將才能平凡，亦多以軍功封侯。李廣常仰天自嘆曰：「天乎！命耶！彼等庸才都得封侯；我李廣立功異域，豈不當封侯受爵耶？」王朔曰：「將軍可自己反省三思之，平生有無愧於心而不自安者乎？」廣曰：「過去吾鎮隴西，羌人反，吾誘降羌而坑殺八百餘人，到於今此心仍有未安。」王朔曰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咎莫大於行詐術，這就是將軍不得封侯受爵的原因了！」武帝時，李廣再隨大將軍衛青、驃騎將軍霍去病，參加出擊匈奴戰役，因迷失道路，落大將軍之後，恐遭議處，乃引刀自刎而死。

【註解】

1 從弟，音綜地，稱謂，稱堂弟。為同祖叔伯之子而年紀小於己的人。

#### 四、貪功黷武卒召夷三族（感）

韓信既破趙，收趙兵擊齊，齊聞信兵且至，以重兵屯歷下拒漢。漢王使酈食其（音利亦基），說齊降，乃罷歷下守戰備；與酈生日縱酒為樂。韓信聞齊已下，欲止，蒯通曰：「酈生掉<sup>1</sup>二三寸之舌，下齊七十餘城；將軍以數萬眾，歲餘乃下五十餘城；為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？」信然之，遂襲破齊。齊王以酈生為賣己，乃烹之。漢封信為齊王，旋奪其軍，徙封楚。後高祖偽遊雲夢，信入謁，令武士縛之。信歎曰：「天下已定，我固當烹」。陳豨（音希）反，上自將擊之，或告信與豨通謀，呂后誘信入朝斬之，夷三族。

王船山曰：「酈生說齊，齊已受命；而漢東北之慮紓，乃韓信一啟貪功之心，從蒯通之說，疾擊已降，而酈生烹。歷下

之軍，蹀血<sup>2</sup>盈野，慘矣哉！貪功之念，發於隱微，而血已漂鹵<sup>3</sup>也。信幸破齊，而自請王齊，而未央之誅<sup>4</sup>，已伏於此，且亦以其身斃於濼水之上。然則貪功而毒人，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斲<sup>5</sup>也。」

【註解】

1 掉，舉，鼓動。

2 蹀血，蝶血，形容殺人眾多，血流成河，遂踏血而行。

3 鹵通櫓；漂鹵，血流之多，足以使大盾漂浮起來。比喻傷亡極多。

4 未央，漢時的未央宮。此指韓信被呂后誘入宮中斬之。

5 讎，音義同「仇」，動詞，和；過不去。項，項上人頭的項，領，首領的領，皆指脖子。速，不速之客的速，招致也。斲，音卓，砍斷，斬割。

## 五、攻城誅及嬰孩他人亦殺其子嗣（感）

三國陸抗，遜之子，官都督。步闡<sup>1</sup>據城叛，抗攻陷之，誅及嬰孩。識者尤<sup>2</sup>之曰：「後世必受其殃」。抗死，晉滅吳。抗子機、雲事晉，宦人孟玖誣機將反，遂收機、雲，並伏法，三族無遺。

殺叛，似為用兵者不得已之事；然豈可不分首、從<sup>3</sup>。程普投人於火，即病癘<sup>4</sup>；癘，火毒也。陸抗誅及嬰孩，人亦殺其子嗣。所謂與自殺一間<sup>5</sup>耳。嗚乎<sup>6</sup>！陸抗為吳名將，其子機、雲均當時名士；一時濫殺，遂至三族無遺。殺業之可畏如此。

【註解】

- 1 人名。步，姓。
- 2 怨天尤人的尤，怨尤、責怪也。
- 3 首、從，音手、綜，主犯與從犯的合稱。
- 4 癩，音力，惡瘡、瘟疫。
- 5 間，同「間」，間隔、間隙的間，一間，謂差一點，差不多。自殺，自己去殺（如陸抗）、自裁（如程普）。
- 6 同嗚呼。

## 六、專造惡因而憚收惡果其殘忍可恨其愚可憐 （感）

《三國志》，諸葛恪，瑾長子也。孫權薨，子亮立。恪與滕胤、呂據、孫峻等，同受遺詔輔政。恪出軍圍魏新城，死傷塗地，大小呼嗟，而恪宴然<sup>1</sup>自若。孫峻因民怨，置酒請恪。將見之夜，精爽擾動，明，將盥漱，聞水腥臭；侍者授衣，衣

服亦臭。易衣、易水，其臭如初。峻遂殺恪，夷三族。峻遷丞相，多所刑殺，後病心痛，夢為諸葛恪所擊，發病死，以後事付弟琳<sup>2</sup>。琳誣滕胤、呂據，殺之，夷三族，權傾人主。琳意彌溢，侮慢民神<sup>3</sup>，斬道人。於是孫休與張布、丁奉等，謀而縛之，琳叩頭願徙交州，遂殺之，夷三族。

按：恪虐使其民，致死傷塗地，應受殺報。而峻貪位攬權，殺之不以其道，故亦受報。琳承峻餘殃未已之後，亟亟易轍蓋愆<sup>4</sup>，尚懼不濟；況更誣人夷族，滅法慢神，若惟恐惡報之不速者。至臨死乃宛轉乞命，何其愛己身之重，而視人命之輕耶？專造惡因，而憚收惡果，其殘可恨，其愚可憐。

【註解】

1 宴然，同「晏然」，平安無事，若無其事、處之泰然的樣子。

2 「琳」應作「緄」，下同。緄音瞋。孫

緄（231-238），詳《三國志》。

3 民、神，人民和神祇。其事可詳本書〈殘殺有惡報〉。

4 亟亟，音義同「急急」。易，改易；轍

，重蹈覆轍的轍；易轍，改圖、換路、另謀、改過。蓋，彌補，欲蓋彌彰的蓋。愆，音千，過失。

## 七、剋扣而貪財濫殺闔門受戮（感）

《唐書》，高駢，為劍南節度使，減兵衣食以自肥。密查所配給姓名，殺之，夷其族。有一婦方乳子，將就刑，曰：「且飽我子」，不可，使饑受戮也。見刑者<sup>1</sup>拜曰：「渠<sup>2</sup>以節使，奪戰士食。一日忿怒，淫刑以逞。我死當訴於天，使此賊闔門如今日也！」駢後為畢師鐸所囚，將見殺，有奮而擊駢者曰：「公陷人塗炭多矣，尚何云？」駢未答，仰首如有所伺。遂斬之。

按高駢信任方士呂用之，專行奸利，師鐸與用之有隙，引秦彥兵入，執駢，併其子弟甥姪皆殺之。嗚呼！高駢為崇文之孫，承簡之子，兩代愛民輕財，子孫乃始蒙其福蔭。何竟反其所為，貪財濫殺，以致闔門受戮？因果可畏哉！

【註解】

1者，疑為「時」之誤。見刑，猶被刑。

者而拜禱，殊無謂也。

見怪、見諒的見。若作「者」則見行刑

2渠，其，他，第三人稱代詞。

## 八、殺百萬人之黃巢不得其死（史）

盜賊之亂，何代無之，而盜賊之中，殺人之多，未有若唐末之黃巢，以殺人八百萬著稱，雖建號為齊，仍不能去盜賊之

名者，則以嗜殺故也。

按新、舊《唐書》均載：黃巢字巨大，山東曹州冤句人，精通文武，家世鬻鹽<sup>1</sup>，因而致富，至巢更以財雄一方，豪邁有大志，喜收養江湖亡命之士。時值唐僖宗乾符年間，內則闍寺<sup>2</sup>田令孜弄權，政以賄成，外則藩鎮李茂貞等跋扈，割據一方，皇綱解紐<sup>3</sup>，廢立由人。巢知天下必亂，遂與綠林豪傑，互通聲氣。及濮州人王仙芝聚寇作亂，數月之間，佔據曹、濮、鄭、汝、鄂、郢、安、隨等州，縱橫魯、豫、鄂各地，巢遂舉兵應之。仙芝後為招討使曾元裕所擊斬，巢遂兼有其眾，勢力反張，自號衝天大將軍，取洛陽，破潼關，進陷長安，僖宗廣明元年（公元八八〇年），僭稱大齊皇帝，在位十年，卒為李克用所破，其侄斬其首以降。當巢盛時兵力非不強也，徒以所

至殺斬無算，人民憤恨，群起為敵，而其親信得力部將朱溫等均知巢必無成，棄而降唐，勢因日蹙<sup>4</sup>。

另據野史所載：巢本秀才出身，以面貌凶惡，眉連一字，鼻孔三竅，晉京應試，錄取狀元，及僖宗召見，惡其相貌，遂遭斥逐。巢因此流落濮州，在僧寺寄宿，住持僧夜見鬼神登殿，唱錄遭劫者姓名，己亦在內，而反王之名即為黃巢，遂善遇之，乘間<sup>5</sup>告其事，乞貸一死，巢允之，並告以舉兵日期。僧性慈善，遍告寺中人，屆時走避，惟恃巢信任，欲覘其變，匿空心老樹中。及期，群盜嘯聚寺中，擁巢為主帥，行祭旗禮，昭告天地，巢四顧寺眾皆奔走一空，無人可殺，遂以老樹試劍代之，不意刃落適當僧首，不禁驚訝死生有定。遂送陷州郡，任意屠殺，兵勢甚銳，僖宗奔蜀，巢遂稱帝。其後唐用晉王李克用率

師討之，克用有義子李存孝，勇猛絕倫，巢軍大敗，被追至絕巢嶺，巢聞地名大驚，以為不祥，而進退無路，遂自刎。其侄以巢首級來降，克用以其臨危弑叔，遂戮之示眾。巢餘眾竄粵，為官軍追剿，覆滅無遺云云。事與正史，頗有出入，然吾粵清遠有黃巢坑，相傳為巢埋珠寶財物之地。清光緒中，張南皮之洞督粵，曾奏請開掘黃巢坑，取其財寶，以裕國用，朝旨報可。之洞派大員率兵監掘，卒無所獲，豈其早為人所篡取耶？如其事無徵信，則安敢冒昧入奏。民國時某武人亦嘗派人探掘，同一失敗。惟以余所聞番禺、三水等地亦有黃巢坑，究竟何處為真，未敢逆料，而此窮兇巨慝<sup>6</sup>，餘孽卒覆於粵，徒留寶藏，尚足禍人。巢後明末之張獻忠亦嗜殺，川人受禍尤烈，二者皆不得其死，後人可以憬悟<sup>7</sup>矣。

【註解】

- 1 鬻，音育，賣。
- 2 闍寺，音淹四，宦官。
- 3 解紐，音姐扭，失去維繫。
- 4 蹙音醋，縮減，窘迫。
- 5 乘間音成劍，趁機，趁空檔。
- 6 慙音對，凶惡。
- 7 憬悟，音景物，覺悟，省悟。

## 九、五代濫刑之果報（趙）

節錄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：

五代濫用極刑，視人命如草芥，動以族誅為事，然而執行刑罰之人，莫不橫死，且因此五代國祚亦均不永，此殆因果之顯著者歟。分述於下：

(一) 五代後梁，梁太祖朱溫以舊怨，使人族誅王師範於洛，師範設席與宗族飲，謂使者曰：「死者人所不免，然恐少長失

序，下愧先人」，酒半，命少長以次就戮。

(二)五代後唐，莊宗既滅梁，詔梁臣趙巖等，並族誅於市。又命夏魯奇族誅朱友謙於河中，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，見魯奇曰：「無致他人橫死」。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，既伏誅，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誅之，並誅滑州長劍等軍士數百人，夷其族。漢三司使王章被殺，有女適張貽肅，病已踰年，扶病就戮。是族誅之法，凡罪人之父母妻妾子孫，並女之出嫁者，無一幸免，非法濫刑，於茲已極，然而尤不及五代後漢之濫也。

(三)五代後漢，高祖劉智遠時，史弘肇為將，麾下稍忤意，即搃<sup>1</sup>殺之。隱帝時，李守貞等反，京師多流言，弘肇督兵巡察，罪無大小皆死；有白晝仰觀天者，亦腰斬於市；凡民抵

罪，弘肇以三指示吏，吏即腰斬。又為斷舌、斫筋、折足之刑。故相李崧之弟嶼，有僕葛延遇，乾沒<sup>2</sup>嶼資，嶼責之，延遇遂告崧、嶼通李守貞謀反，坐是族誅。何福進有玉枕，遣奴賣之江南，奴隱其價，福進答<sup>3</sup>之，奴即誣告福進，通於吳，弘肇輒治福進棄市，帳下分取其妻子，而籍其家財。此後漢朝京師方面之濫刑。

蘇逢吉為相，以天下多盜，自草詔，凡盜所居，本家及鄰保皆族誅，或謂盜無族誅法，況鄰保乎，乃但去族字。由是鄆州捕賊，使者張令柔，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。衛州刺史葉仁魯，率兵捕盜，有村民十數，方逐盜入山，仁魯並疑其為盜，斷其腳筋，宛轉號呼而死。劉銖立法深峻，左右有忤意，即令人倒曳而出，數百步，體無完膚。每杖人，雙杖對下，謂之合

歡杖；或杖人如其歲數，謂之隨年杖。此後漢朝藩郡之濫刑。

綜後漢之世，毒痛四海，殃及萬方，劉氏父子二帝，享國不及四年，張、史、蘇、劉諸人亦皆被橫禍，無一善終者，此固天道之報施昭然，不過此也。五代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各朝代諸帝，按《通鑑》及各史所詳述，各帝顯然均皆無後。其初或以養子繼承，其幸者亦僅二世而斬，迨最後必遭殺弑殆盡，或其子孫不知所終者，抑亦禍由自召也。

【註解】

1 搗音抓，鞭打。

2 乾沒，音干末，私吞他人財物。

3 筴，音吃，鞭打。

## 十、殺降者必不令終（感）

五代後唐，唐莊宗征蜀，以郭崇韜為招討使，所過迎降。

蜀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，求為留後，韜以節度許之。宗弼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，又與蜀人列狀，請崇韜鎮蜀。時魏王繼岌為行營都統，頗疑崇韜；韜無以自明，乃斬宗弼，及其弟二人，沒其家財<sup>1</sup>。蜀人大恐。莊宗遣宦官馬彥珪至蜀，視崇韜去就，彥珪矯詔魏王殺之。子五人，其二從死於蜀，餘皆見殺，所得皆籍沒。

殺降者必不令終<sup>2</sup>。況受有珍寶，許以節度，後反殺之以自明耶？然宗弼乘宗社傾覆之時，不惜賣兄求官，人頭畜鳴<sup>3</sup>，其受誅固宜。

【註解】

1 沒其家財，指家產充公。

2 令終，善終。令，善，好；令尊、令譽的令。

3 人頭畜鳴，罵人善惡不分、毫無智慮，說話好像畜牲鳴叫。猶云人面獸心。

## 十一、縱兵殃民子孫淪為乞丐（感）

《宋史》：曹翰征唐，江南主李煜降，州郡皆下，獨江州指揮胡則固守。曹翰圍之四月，力屈被執，翰殺之。縱兵取貲財，而屠其民。厥後曹彬則子孫顯榮累世；翰死未久，子孫有乞丐者。

## 十二、坑殺降卒後竟無子（感）

《宋史·田況傳》，契丹寇澶，略（音義同「掠」）得數百人，以屬田延昭。延昭悉縱去，因自脫歸中國，生八男子，多知名，況其長子也。況以進士平係州軍亂，阬殺降數百人，後卒無子。史臣曰：「況有文武才略，欲懲兵驕，乃阬降卒，弗忌陰禍，惜哉！」

田延昭之積善以貽子孫，原不異於于公、鄧禹、王祐、馮翁，而獲善報亦同。獨惜王欽若，田況，一引奸佞，譖忠良，一阬降卒，造殺業。享祖父之福，而不克紹祖父之德，有玷先人矣。<sup>1</sup>

【註解】

1 王欽若事參見本書〈慎刑積德子孫貴顯〉。

### 十三、恣情殺降卒召橫死（感）

《宋史·林廣傳》：林廣討瀘蠻乞弟，乞弟擁千人出降，廣發伏擊之。班師至闔（音文）鄉，疽發<sup>1</sup>，斷頸死。論曰：「廣輕財好施，長於料敵，然在瀘，以敕書招蠻，既降而殺之。又發其先冢<sup>2</sup>，此其過也。」<sup>3</sup>遄被惡疾死<sup>3</sup>，或殺降之報也。

按林廣固輕財好施，長於料敵，戰無不勝，以今人眼光視之，皆誅鋤異種，宣揚國威，非國內競爭殺戮同種可比。豈知恣情殺戮，欲求不招酷報，不亦難乎？故有才之人，更有德以主之，則可貴。無德而有才，必先害人，而終害己。

又《睽車志》載：紹興初，福建寇亂，提刑李稷臣，諭張義、葉百小等來降。稷臣疑葉終為變，取縛鐵柱，熾炭圍繞，葉呼曰：「我已降，何罪至此？」自後稷臣每獨坐，即見葉在

側，三年後遍體生瘡疤，狀如火灼，痛不可忍而死。殺降招報，史不勝書矣。

又《感應類鈔》載：王韶取熙河，殺戮過多，晚頗悔之，以因果問金山寺僧，僧言：「王法殺人，自是無心。」韶未敢信。時刁景純，精深佛學。韶復問之，刁曰：「但打得心下過，便無妨。」韶曰：「今自打過否？」刁曰：「打得過時，爾<sup>4</sup>自不來問也。」韶益不安。歲餘，疽發背，終日闔眼，謂：「斷頭截足人許多在前。」洞見五臟<sup>5</sup>死。按刁公數語，實精通佛法，令天下後世人清夜捫心，不容自昧。但明知韶心下打不過，而不教以懺悔救度，終是慈悲心不切耳。

【註解】

1 疽，音居，毒瘡。發，發作，發病。

2 發，發掘。先，祖先。先冢，祖墳。

3 遄，音船，速。被惡疾，生重病。

4 爾，你，爾虞我詐的爾。

5 指他自身五臟清晰可見。

## 十四、嗜殺受報惡果無窮（感）

《明史·譚淵傳》：譚淵驍勇<sup>1</sup>善戰，然性嗜殺。滄州破，燕王命給牒散降卒。未遣者三千餘人，待明給牒，淵一夜盡殺之。王怒，淵曰：「此皆壯士，釋之為後患。」王曰：「如汝言，當盡殺敵，敵可盡乎？」淵慙<sup>2</sup>而退。夾河之戰，南軍陣動，淵前搏戰，馬蹶被殺。

按嗜殺者必受報，惟一死不能償三千命債，惡果正無窮也。

【註解】

1 驍勇，音蕭永，勇猛。驍，良馬，以喻良將。  
2 慙，音義同「慚」。

## 十五、嗜殺者亡國亡身各有因果（感）

《明史·流賊傳》：李自成與大清兵戰敗，悉鎔所拷索金，及宮中帑藏器皿，鑄為餅。每餅千金，約數萬餅，載歸西安。清兵破潼關，自成走武昌，至通城九宮山略食<sup>1</sup>；山中村民方築堡，爭前擊之，自成腦中鉏<sup>2</sup>死。

張獻忠，陷武昌，錄男子二十以下，十五以上，為兵。餘皆殺之，浮髻<sup>3</sup>蔽江，踰月人脂厚累寸。欲渡洞庭湖，風大作，乃連巨舟千艘，載婦女焚之。入蜀後，詭開科取士，集於青羊宮，盡殺之，筆墨成坵冢<sup>4</sup>。坑成都民於中園，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。將卒以殺人多少論功，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。大清兵至漢中，獻忠猝遇於鳳凰坡，中矢墜馬，伏積薪下，禽<sup>5</sup>出斬之。

史稱歷代盜賊之禍，蓋未有若明季張、李之酷者也。獻忠殺人六萬萬，固為過甚之辭，然兩賊所殺，總在數百萬、千萬之多。使非清兵入關剿賊，則我漢種，將被二匪芟夷<sup>6</sup>以盡，未可知也。野史云：「明之天下，亡於流寇。其所以致此者，洪武季年，冤殺功臣至數萬人。永樂初年，冤殺忠臣義士亦不下萬人。漢高殺三大功臣，其後尚轉世以分其鼎。明二祖兩世慘殺如此，冤氣所結，安得不亡其國哉？」

【註解】

1 略，同掠；略食，搶掠劫奪以為食。

2 中音眾，擊中，被擊中。鉏，音義同「鋤」，鋤頭。

3 齧，音自，人或鳥獸帶有腐肉的殘骨。

4 坵，音義同「丘」。坵冢，墳墓。

5 伏積薪下，伏於積薪之下。禽，音義同「擒」。

6 芟夷，音山宜，殺戮。

## 十六、錢文敏公殘殺報（報）

常州多世族，如呂相國宮、楊狀元廷益、趙恭毅申喬、潘大中丞思矩，其子孫皆科第蟬聯，書香不絕。惟錢文敏公維城後人最彫零，今且絕嗣矣。相傳征苗之役，公以大司寇參贊<sup>1</sup>軍務，渠魁既戮，經略欲誅其壯丁，而宥其幼弱，質之公，公毅然曰：「孽種難留。」遂盡誅之，髻鬣<sup>2</sup>無遺。是峒（音洞）苗族遂絕。旋師未幾，公即斃，公子亦相繼歿，諸孫多殘疾者，錢氏之祀竟絕。

【註解】

1 參贊，指參預謀劃。

2 髻鬣，音條趁，稚齡幼童。

## 十七、肆意濫殺疽發背死（如）

王韶是宋代武將，率兵伐羌，屢獲大勝，不論老弱羌民，均遭殺戮，被殺者在萬人以上，致位樞密，晚年悔之，嘗遊金山寺，以因果問眾長老。皆言以：「王法殺人，如舟行壓死螺蚌，自是無心」，韶猶疑之。有刁景純者，前輩學佛。一日逢於寺，韶復舉前問，刁曰：「但打得賢心下過，便是無妨。」韶曰：「今自打得過否？」刁曰：「打得過時，自不問也。」韶益不自安。歲餘，疽發背，終日闔眼。醫者欲令開眸看眼色，韶曰：「安敢開？斬頭截腳人，有許多在前。」其後王韶病至洞見五臟而死。

顏光衷曰：「當其熱腸圖功時，不知也。一旦灰冷，真心

自現，不必問天證佛，已知端的<sup>1</sup>矣！」人於勢位炎赫，事業匆忙中，切須穩提住，平心一觀。

【註解】

<sup>1</sup>端的，音端地，究竟、詳情。王韶此事又見本書〈恣情殺降卒召橫死〉。

## 十八、殘殺成性卒召橫死（報）

歷史上之流寇以殺人為快事，然其殺人方法之奇特，名稱之奇妙，當推張獻忠。張獻忠為明末流寇，崛起延安，為一殺人不眨眼之混世魔王，所至之處，逢人便殺，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開亘古未有之殺局。

崇禎十七年，獻忠率寇陷佛圖關，破重慶，八月又陷成都，

統一全蜀，僭號「大西國王」，建元「大順」，尊文昌神為始祖高皇帝，是張曾開國稱王，人多忽之。彼治蜀時最恨文官和士紳，蜀中紳耆皆解至成都處死，一天之內，曾親殺屬僚二百餘人。又朝會時群臣拜伏，乃呼獒犬數十頭下殿，見被獒嗅過者即一一推出斬之，名曰「天殺」。旋又假託開科取士，遠近士子為逐鹿功名爭相赴試，集於試場，以兵擊之，約二萬二千餘人被難，較秦始皇坑儒之法尤辣。

在入蜀稱王前，曾流竄山西、河北，後陷亳州、廬州、六合等縣，將百姓盡斷一臂，男左女右，悉成殘廢為快。後又竄擾南京，為官兵所敗。轉陷漢陽、武昌，囚楚王華奎於豬籠內，沉溺江中。屠殺士民不下數百萬，浮尸蔽江，人脂逾寸。

張嗜殺成性，平蜀後仍不稍斂，復遣諸將分屠各州縣，以

殺人多少敘功。又惡士兵過多，徒耗軍糧，乃密派人員巡邏各營，見有酗酒、博奕、角射者牽出殺之。一日殺士卒達十餘萬人。彼嘗對人言：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德以報天，殺！殺！殺！」其鹵莽滅裂，毫無人性，一至於此。

一六四六年清兵入關後，由肅王統兵入蜀，張獻忠統十萬之眾從成都北進，抗拒清軍，終中箭而亡。

## 十九、清朝年羹堯殺降滅族之報（報）

羹堯字雙峰，滿洲漢軍鑲黃旗人，康熙進士。所謂八旗者，以顏色區別部屬，乃原始民族單純之標識也。清太祖努爾哈赤時，初分其族為黃白紅藍四旗，後闢地日廣，俘獲日眾，因於上四色外，復增鑲黃、鑲白、鑲紅、鑲藍四旗，名為右翼，以原日之四旗，改為左翼，是為滿洲八旗。故八旗成員，已非純粹女真本族。迨席捲東北全境，兼併東部蒙古後，歸附益多，又組「蒙古八旗」與「漢軍八旗」兩部，而漢軍八旗，皆明代漢人居住關外，包括官商與駐防戍軍，一概屬之，滿族所受漢文化，亦緣此而加深。入關之初，輒以漢軍置前線打衝鋒，除以漢制漢外，更利用其語言無閼，易與關內漢人融洽共處，迷亂耳目，減少敵視，以速一統之效，用心狡毒，此其一端也。

年氏之先，本為明官，文化水準，自較突出，降清後，其父祖皆仕虜廷。羹堯有兄名希堯，字允恭，精數理之學，官至工部右侍郎，一度來廣東為巡撫，旋坐事革職。然著有《視學測算》、《刀圭面體比例便覽》、《算法纂要總綱》等書，當一學者。明代自利瑪竇東來傳教，一時如天算、輿地、醫藥、數學等學術研究，在徐光啟、李之藻等提倡下，形成官場間互相傳習風氣，使清初科舉，不沿明代八股之陋，於經史外加試數理實科，則我國科學發展，未必如今之遠落人後也。

雍正為皇子時，陰謀攫奪皇位，暗中交結中外大吏，逾二十年之久，而年氏實為之謀主。加以時勢造英雄，西陲邊患，更加年氏聲望，西藏之叛，年氏以四川總督身份，率大軍克服之，而康熙三征準噶爾，不能摧破彼之主力，名為勝利，實則

未嘗奏功，反而轉餉<sup>1</sup>半天下，滿漢官兵，枕尸<sup>2</sup>相望者，視年氏為遜矣。其調年氏為陝甘兩省總督，繼任撫遠大將軍之位，悉以西陲之寄付之，亦當日形勢所迫成。然年氏之不負委任，實具幹濟之才，固無可置疑也。而是役殺戮之慘，又亙古所未見，準噶爾族及被脅從之回、羌各部，屠殺踰百萬以上，不但漠南無王庭，且無人跡，據汪景祺所記：「年公帷幄運籌，決機制勝，不敢留一賊以遺君憂。……臨陣斬獲者固無算，有擄其全部者，除賊首三人解京正罪，餘五十以下，十五以上者皆斬之，所殺數十萬人；其女子皆以充賞軍士，各省協助官兵歸伍者，咸擁夷女而去。西安府駐防八旗兵回鎮將士，除自獲外，大將軍復賞以夷女五百人」云云，則年氏之好殺成性，秉賦殘暴，亦躍然紙上矣。

年氏之驕蹇恣肆，固由雍正有意啟導之使然，如賜爵賜金，賜第賜園外，又賜世職，賜佐領，並諭各地督撫與京內公卿跪道迎接，矧<sup>3</sup>平回之後，更恃功無忌，遂悉如雍正「陽謀」預期，一一上鈎，卒以九十二款罪狀，賜死獄中，族為之滅，亦未始非殺降之報也。

【註解】

1 轉餉音轉響，轉運軍需糧餉。

2 枕尸，尸骸滿野。

3 矧音審，況且。

【註解參考書目】

網路資料：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>（臺灣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，引用日期：2012年6月20日。）



# 因果報應之理論與事實彙集

淨宗  


迴向偈  
願以此功德  
莊嚴佛淨土  
上報四重恩  
下濟三途苦  
若有見聞者  
悉發菩提心  
盡此一報身  
同生極樂國

倡印：道昇居士（黃柏霖）  
印贈者：台北地藏淨宗學會孝廉講堂  
孝廉文化網路電視台  
地址：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一六九巷二十三號十二樓  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六九五三二九二  
傳真：（〇二）二六九五九二一八  
電視台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九三二八二六二  
電視台：[www.xicity.com](http://www.xicity.com)  
承印者：耿欣印刷有限公司

黃柏霖警官〈感應篇彙編〉講座五週年圓滿紀念

恭印一四〇〇套